

#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12月號 總42期 No.42 DEC. 1986

美國法律史上第一案

## 王炳章 及 中國之春

控告

## 鄧力羣 及 人民日報

- 此案震動中共高層
- 中國政府就此案給美國的外交照會
- 人民日報在北美的機密曝光
- 江南遺孀崔蓉芝駁人民日報造謠
- 爲什麼人民日報動用豁免權

獨家發表：

改革派健將方勵之關於知識份子的講話

## 就中國之春控告人民日報案

# 向各界人士發出呼吁，尋求人力和財力支援 美國法律史上第一案，您的參與，將留下紀錄

各界人士：

中國之春控告人民日報一案，已引起各方矚目。雖然我們在本案中掌握主動，但我們仍面臨很多困難，極需各界同情、支持民主運動的人士，伸出援手，幫助我們打好這場官司。我們需要如下支援：

一、律師：目前我們只有一名律師，是帶有自願服務性質的，只收取少量的工本費。而被告至少已聘請五名律師和律師助理，陣容強大。雖然有否真理並非取決于律師的多寡，但在美國打官司，律師所整理的資料及辯論才能，對說服法官和陪審團有重要的作用。我們極需有正義感的律師和法律方面的人才，自願地幫助我們，與原來的律師配合工作，整理資料，出庭辯論，以取得該案的勝訴。

二、財力：我們之所以聘不起多名律師和大牌律師，是因財務拮据。在美國打官司是十分消耗金錢的。目前，律師只收取工本費，即已造成我們的財務困難。我們呼籲各界慷慨解囊，捐款相助。您的捐款，可獲減稅。

三、資料：我們需要的主要資料有：(一)鄧力群和人民日報過去歪曲事實的講話和報導；(二)人民日報為了政治目的按上級旨意而歪曲報導之內幕；(三)崔陳誹謗中國之春文章的刊出內幕；(四)人民日報內部人士因堅持真實報導而遭壓制、迫害之實例；等等。

四、證人：我們需要多方面的證人出庭作證如下問題：(一)人民日報報導的一貫片面性和歪曲性；(二)人民日報的某一作假報導；(三)中共某些領導人向出國留學生和代表團進行「中國之春由台灣國民黨津貼」的宣傳誹謗（此需要留學生站出來作證）；(四)中國政府外交官進行「中國之春由台灣國民黨津貼」的宣傳誹謗；(五)中共官方文件誹謗「中國之春由台灣國民黨津貼」（需見到該文件者站出來作證）。我們之所以需要(三)、(四)、(五)方面的證人，乃因被告日前辯稱，人民日報誹謗中國之春「接受台灣津貼」，指的是接受台灣人民的捐款。他們妄圖以此逃避誹謗之罪。此外，我們也需要過去卅多年中，因人民日報的不實報導而受到牽連和迫害的中國大陸人士，勇敢地站出來，充當證人，讓民主社會的人士認識中共專制喉舌的真相。

這是美國法律史上的第一案，您的參與，將會留下記錄，歷史將永遠感謝您對民主運動的貢獻！

中國之春編輯部一九八六年十月廿日



# 大陸要急起直追

## ——台灣成立反對黨的啓示

九月廿八日，台灣島上一聲響雷，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宣告成立。自此，台灣政治進入政黨競爭的階段，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民主的最高表現形式，可喜可賀！

反觀中國大陸，不但經濟上與台灣無法相比，政治上也已落後甚遠，別說成立反對黨，就連人們談論多黨政治的言論都難以發表。前不久，北大歷史系學生張曉輝和李裁安，就因批評一黨專政而遭受逮捕和秘密審判。

台灣成立反對黨，是台灣各界人士多年來共同努力的結果。這裡，有幾點啓示，值得大陸人士借鑒。

第一，國民黨曾有高層人士公開脫黨，宣佈另組新黨，對反對黨的成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五十年代，原國民黨人雷震等公開籌組中國民主黨，雖事敗被捕，但打開了台灣今天成立反對黨的通路。剛成立的民主進步黨的領袖費希平先生，也曾是國民黨藉的立法委員。中共黨內的中高級領導層，有一些有識之士，如胡蹟偉、王若水和于浩成等，都不為黨內保守派領袖所容。但是，雖然他們遭受排擠，却仍對共產黨表現出「第二種忠誠」，仍表示「忠於馬克思主義」，無一人敢於公開聲明脫黨，更不用說組織反對黨了（甚至不敢組織第二個共產黨）。在此，我們向共產黨的中高層有識之士大聲呼籲：做共產黨的「雷震」和「費希平」，政寫和創造中國大陸的歷史！中高層人物站出來，可對沉悶的政治局面造成衝擊。

第二，六十年代以來，台灣大批黨外政論雜誌的出現，是今天反對黨成立的先導。這說明，爭取言論自由，是爭取民主政治的第一步。遺憾的是，整個中國大陸至今尚無一本批評時政的黨外刊物。號稱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華民族，至今連嘴巴都被獨裁者管制着，實在可嘆！大陸經濟改革停頓不前，與沒有言論自由直接相關。我們建議，當前海內外各界人士，應集中精力，打破大陸官方對民辦刊物的禁忌，突破大陸民主化進程的瓶頸。

第三，台灣人民為民主而獻身的精神值得大陸人民學習。民主是爭

取來的。為了今天台灣的民主化，台灣人民前赴後繼，付出了很多代價。相形之下，大陸人民爭取民主的勇氣有待加強。最近，北大的兩名學生張曉輝和李裁安被非法拘捕，校園內竟無人公開站出來為他們申冤，其狀可悲！

第四，台灣當政者的容忍開放，值得中共領導人效仿。台灣反對黨的成立，固然是由於民衆的爭取，但也是當政者開明容忍的結果。以前國民黨的實力，將反對黨暫時鎮壓下去，是完全辦得到的。然而，這樣做，受損失的是國民黨和黨外雙方，無一方為贏家。民主就是容忍，中共的改革派，應效仿國民黨的開明派，學一點容忍異己的精神。共產黨愛說一句話：「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台灣進入政黨競爭的新發展，將對大陸產生巨大影響。

大陸人民要急起直追！

### 附：就民主進步黨的成立

### 中國民聯發出賀函，祝賀台灣民主化的新進展

民主進步黨全體建黨人士：

欣悉民主進步黨宣告成立。台灣成立反對黨，是台灣民主化進程的重要進展，對此，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民聯）表示祝賀。

中國民聯的宗旨是在中國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和多元。我們認為，民主是台灣海峽兩岸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因此，在台灣廢除戒嚴、開放黨禁，是中國民聯的一貫主張。中國民聯第一和第二次代表大會都曾為此而強烈呼籲。

制衡是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觀念。民主進步黨的成立，使台灣政治進入了政黨競爭的階段，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的最高民主形態。台灣民主化的這一進展，將給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以巨大鼓舞，並對中國大陸政局的演變起到促進作用。

祝願台灣民主政治步上正軌，並為整個中國樹立民主樣版。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總部委員會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日於紐約

中國之春刊頭係中國民主運動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墨跡

#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 507-6442  
(718) 429-6777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第一份民運刊物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號總四十二期·十一月一日出版

##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號總四十二期目錄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Y.

### 社論

3 口大陸要急起直追——台灣成立反對黨的啓示

讀者●作者●編者

6 口為「日本鬼子」辯護·漢人學胡語等 (加州)陳不平

歷史第一案：中國之春控告人民日報

9 口人民日報誹謗中國之春之內容 (本刊資料室)

10 口王炳章等控告鄧力群和人民日報的訴訟狀 (本刊資料室)

19 口被告之一——中國書刊社的辯護書(目錄) (本刊資料室)

12 口就人民日報被告：中國外交部致美國政府的外交照會 (本刊資料室)

13 口訴諸法律·粉碎謠言·討回正義

——王炳章等控告人民日報案綜述 (本刊記者·大陸留學生)周純青

22 口中國之春為什麼要控告鄧力群和人民日報 (本刊責任編輯·大陸留學生) 馳遠

22 口人民日報為何不敢對簿公堂  
——評中國外交部的外交照會 (本刊責任編輯·大陸留學生)張森

24 口從崔蓉芝的來函看控告人民日報案 (中國民聯)林樵清

25 口附：江南遺孀崔蓉芝女士的來函

26 口人民日報代理商透露該報在美銷售機密 (本刊資料室)

27 口人民日報銷路為何如此之慘? (中國大陸留學生)李延杰

### 兩岸風雲

29 口中共重提「精神文明」·博士後研究與李達哲獲諾貝爾獎·

中國第一家非國營銀行開業·蔣經國先生提出自由民主統一中國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程瑞雲等

### 特稿

33 口當代青年知識分子的社會職責——方勵之在北京大學的講話

### 向海峽兩岸建言

36 口中共的先從生活上搞臭可以休矣!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朱彩萱

40 口魯迅是人不是神 (美洲)柯奇

64 口用彩票聚集游資創造萬元戶 (中國大陸留學生)楊漫克

44 口中國大陸的教師地位問題 (澳大利亞)示真

77 口傳播事業要百花齊放 (中國香港留學生·法國)林動動

53 口請中共不要忘記「無為而治」 (美國)麥高

### 人物專訪

50 口新聞自由的準則——訪問姜敬寬先生 (美國)莫利人

52 口論「怪」其實「不怪」的哈公

——記怪論作家哈公 (美國)李目

## 編者的話

本期控告人民日報誹謗罪一案，相信會吸引每一位讀者。各位讀者在讀完有關報導和資料後，有何感想，請寫出來寄給我們，以便彙總發表。我們更需要各位讀者提供人力、財力和資料方面的支援，以打贏這場官司。

國內改革派健將、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先生關於知識份子的講話，胆大言實，頗具啓發性，本刊特此推荐。

自本期起，開闢「兩岸風雲」專欄，扼要報導、評論海峽兩岸的近期重要事件，每篇短文不超過一千字。我們歡迎大家往本欄投稿。

由于發表人民日報案的資料，大批稿件延遲發表，本刊向作者表示歉意。

## 下期預告

控告人民日報案的理響將持續一段時間。下期我們將發表一些法律專家和中共問題專家對本案的分析和評論，并報告最新發展。

中共著名的開明理論家李洪林先生，在前些日子訪美期間，曾在哥倫比亞大學發表了「四個主義在中國」的精彩演講。本刊下期予以全文發表。

中國民聯總部關於留學生政策的民意調查已經結束，下期公佈結果。

下期還將刊登王炳章先生分析中國政局演變的專文：「大一統的中國：從癱瘓走向解體」，敬請留意。

## 連續專題 ■ 文革·評毛·「五·一六」問題(之四)

(本刊資料室)

### 民運報導

68 □ 中國民聯重慶支部成立宣言 (國內) 中國民聯重慶支部

### 台灣專欄

69 □ 台灣的憂患 (台灣旅美作家) 阿修伯

71 □ 寄望于台灣黨外 (美國) 周立仁

70 □ 中共何時在自由、民主上超越台灣? (台灣移民·美國) 華仁

### 民族文化

73 □ 從「女權主義」一詞說起 (中國大陸研究生) 張源

75 □ 中國文化的女性優勢 (中國大陸留學生) 楊漫克

### 人權論壇

48 □ 理想中的證詞和呼聲 (中國大陸新移民) 天弓

### 法治論壇

46 □ 中共不懂法治ABC (美國) 楊倫

### 宗教專欄

81 □ 從「宗教事務管理局」看中共的宗教政策 (美國) 余森

### 留學生園地

83 □ 城市住房一席談 (中國大陸陪讀家屬·加拿大) 曹嫻嫻

85 □ 東京的人力市場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 高今航

□ 樣板戲與雙百方針 (中國大陸留學生) 朝開騰

86 □ 戰爭、政治與電影 (中國大陸留學生) 陳林

### 文藝園地

43 □ 政治笑話若干則 (國內) 秦恒

49 □ 夜(詩) (國內) 聶紫

67 □ 寒冬與盛夏(詩) (中國大陸留學生·澳洲) 孤子

88 □ 二十號街的囚徒(小說) (中國大陸留學生·加拿大) 南星

90 □ 油菜子的戀史(小說) (中國大陸旅美作家) 雪城



由於讀者來函過多，許多不及刊載，敬請讀者見諒。  
來函希力求精簡，最好不超過三百字。短小精悍的文章不但容易閱讀，也易切中時弊。只是短文不好寫，還望讀者們能儘量多下功夫。

## 為「日本鬼子」辯護

國內大學紀念九·一八，海外為之呼應。我却是個「反潮流」者，反對派人士。為什麼要反日呢？一個國家想吞另一個國家是歷史上的常事。

說日本人殘忍，中國人很仁慈嗎？春秋時，秦國活埋趙兵四十萬！中國不侵略別國嗎？成吉思汗打到俄國，打到歐洲，對俘虜用酷刑！日本人侵華的事，是往事，勉強原諒他們算了。因為他們殺死的中國人還不算太多。對中

華民族的摧殘還不算太大。那麼誰殺得中國人最多呢？那些不必點名的人們，在「土地改革」中先殺「地主」後迫死資本家。先殺國民黨舊政府留下的人員，後殺無數共產黨員于文革中。這些獨裁魔王是「國共皆殺」。迫害知識分子不在話下。殺害了多少中國同胞的數字自然是保密，東條英機在九泉之下有知也甘拜下風。

在國際上，若有誰敢動日本僑民一下，日本政府會作出強烈的反應。我在加拿大遇到一位東埔塞華僑，她親口敘述喬森潘那些殺人王如何欺負、搶劫華僑。華僑們衝去大使館，跪下求救，那些工作人員掉轉頭不理。中國人不幫助中國人，却去幫東埔塞人——一個殺人王來殺中國人。華僑們對此心如刀割。那位東埔塞華僑講起時即淚下。我心酸、我慚愧。

在北美讀書時，一個朋友經常對日本女同學有念頭，我對他說「專心讀書」少搞「性攻擊」。朋友答：「我常思念要報國仇，暫時還未找出更有效的方案。」

我所遇的日本朋友們，他們是很「崇洋」，很跟隨西方的潮流——「美國化」，思想也很民主，大家相處甚佳。本來，全人類就應相親相愛，和平共處。中國會侵略別國，也被別國侵略過，侵略中國的并不只是日本一個國家，不應對日本人特別仇恨。殺害中國同胞的人，儘管是道地的中國人，同樣有罪，殺的中國人越多的就罪越大，如上文已指出。一個國家防外敵是對的，誰是下一個侵略者？沒有人能預言，如何防止民族的災難？

我想唯一救國之路是改變那能讓暴君和昏君的不民主的社會制度。

（中國大陸留學生）阿昆於加拿大

## 永遠珍藏中春

我剛從國內到美國，從同學那裏看到貴刊十月號（總四十四期）的雜誌，十分喜愛。尤其是北大「九·一八」紀念活動文選更讓我愛不釋手，一遍又一遍地讀它，直到那些從北大大學心裏湧出的激清流進我的心底。若不是同學急著要回，我真想把這期永遠珍藏在身邊。

（中國大陸留學生）藍霞于麻省

## 愛國不再是虛榮

正像你們在《中國之春》雜誌上寫的「來到海外，才能真正體會到什麼是愛國」。

來到新大陸，看到的、聽到的，和過去幾十年完全不同。過去聽慣了「社會主義必將戰勝資本主義」，看夠了「資本主義是腐朽、沒落的社會制度」。但到了美國，才知道事實並不是這樣。拿美國和中國相比，一眼便可看出中國的貧窮和落後。我因此開始思索一個問題：中國的前途在哪裏？中國的改革能否成功？

值此之時，一位老華僑向我推荐了「中國之春」。這本雜誌使我深受啟發和鼓舞。從字裏行間，我不難看出你們憂國憂民的情懷，也深為你們為中國民主化所做的努力而感動。說來也可笑，在大陸時總覺得愛國是一件很虛榮，或者說摸不着的東西。但到了美國，特別是在看了「中國之春」後，我却有了應為國為民盡自己應盡責任的使命感。

大陸研究生孫進華于芝加哥

## 漢人學胡語

看了貴刊三十八期第三十七頁「要改變制度」一文，文中說到我們這些從大陸出來的人是：「又窮、又懶、又詐。」還說我們對公家東西不愛惜，做事不負責任，但却能言善道等等……還說有一些做生意的人，一聽到是大陸出來的都不肯雇用……

我想問問你們，難道你們不是從大陸出來的？登這樣的東西對你們有什麼好處？侮辱了包括你們在內的所有大陸人。難道真是：「漢人學得胡人語，爭向牆頭罵漢人」？請好好自省。

(中國大陸留學生) 陳不平於加州

## 為何如此對待同胞？

看了中春第三十八期「要改變制度」一文，我對紐約揚揚公然誣蔑同胞非常氣憤。他對新移民和學生的評價是「又窮、又懶、又詐」，實在是無稽之談。我在澳洲碰到的大陸新移民和學生個個都是吃苦耐勞，他們初到異鄉他國，克服許多困難，如交通不便，語言不通，尤其是許多自費生，他們白天上學，晚上打工，不僅要獨立維持生活費還要付出昂貴的學費，真是做到兢兢業業，一刻不停。而許多華人老板却還要剝削他們，如學生晚上在餐館洗餐具，同樣的工作，華人餐館只給五元一小時，甚至有更低的，洋人餐館每小時七元多，也有八元到十元的，雖然要扣一點稅，但是政府規定學生一年收入不滿五千元可以退稅，而學生讀書時間長，一年收入都不會超過那麼多，所以基本上稅都可以拿回。這樣在洋人餐館打工的工資等于華人餐館打工的一倍半以上，可見

華人老板剝削之狠，不知揚揚是否屬此種老板。揚揚感嘆，中國人今天怎麼變成這個樣子，我看應該慨嘆的是：華人老板為何如此對待自己同胞。

(中國大陸留學生) 中華於澳洲

## 迴響的沉思

陳不平先生、中華先生大鑒：

請你們息怒。本刊發表的文字并不全然代表編者的觀點。我們一直致力於的是把「中國之春」雜誌辦成一塊開放的海內外言論的園地，兼容并蓄，百態雜陳，而不是輿論一律和定于一尊。這是我們身在民主國家，學習民主運作，培養民主性格的努力的一個部份。我們的努力，希望能得到讀者的理解和支持。

對於揚揚先生「要改變制度」一文中的許多觀點，我們并不同意。對大陸出來的同胞加以「又窮、又懶、又詐」這樣簡單化的標籤，是荒謬的。「懶和詐」無異是人性的弱點，但是新移民和留學生初來乍到異國時的「貧窮」又何罪之有呢？這樣的三點一綫式地概括無異暴露出了作者的一種自視優越的心態。

我自己也是一個從大陸出來的留學生，讀到這些文字時的心情和感受與你們並沒有兩樣。但這畢竟是一種對大陸出來人的觀感，它不會因為你感到受了侮辱就停止了存在。因此，對這種情況我們應當知道。

此外，在氣憤之餘，我們是否也應當做一點反省：想一想我們自己身上背着那些「因襲的重擔」？想一想長年在專制政體下的生活使我們的人性受到了哪些扭曲？至少在我們一部份大陸出來人的身上是存在有那種「有便宜得沾便沾，有洋工能磨就磨」的毛病吧？此外

，對人不信任，深存戒心，為達個人目的，不擇手段等等，不也是我們許多人身上的通病嗎？中國之春「留學生服務部」為介紹工作與僱主接觸時，也聽到了一些對大陸出來人的惡評。我們從一個封閉的、專制的、吃大鍋飯的國度，來到西方世界這個自由的、開放的、充滿競爭的社會，從思想觀念到行為規範都需要做一些調整的。我想起了少年時代讀的「卓婭日記」中的一段話：不要因為有人看不起你而叫喊吧！一個人對自己的功夫越多，他對自己的信心就越大。也許我們可以以此共勉。

最後，謝謝你們的迴應和反響，并希望繼續聽到你們的意見。

編者

## 對「建國」兩字的意見

常常在報章上讀到「自從建國……」的詞句，也有人說：「毛××建國有功……」。所說的「建國」，當然是指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但是，「建國」二字代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不妥當，也不合這兩個字的真正意思。

中華民族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很長久。我們的祖先，早已立國了。中國是什麼時候建國的？黃帝，三代，夏商周，還是秦呢？歷史學家的意見或者未統一，但無論怎樣說，都不能說中華民族在一九四九年建國。歷史上，中國或稱漢，或叫唐，這都是當時政權的名稱。也曾經有分裂成許多國的局面，但統一之後，我們便稱是秦「朝」或晉「朝」，表示一個統一的政權建立，歷史學家並不說統一中國的天子「建國」。歷史上的許多「開國功臣」，是建立某一朝代（或者分裂局面某一國）的功臣，

而不是說建立中國的功臣。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都是政權的名稱。要說建立，便用「建政」二字，不可用「建國」。我們的國家是祖宗建立的，雖然政制時有不同，或是分封諸侯，或是中央集權帝制，或是共和，也曾是割據局面。最高領袖，多是漢民族，也曾有別的族。政權也換了很多次。現在，大陸的政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政」。

我向「中國之春」編輯部提議，今後有人來稿用「建國」二字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成立，請改為「建政」後才發表。

(華僑) 傅令堯於澳洲

## 評毛是歷史使命

對毛澤東評估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使命，是中國人民百餘年來反封建反獨裁和解放鬥爭的繼續，它關係到中國的民主和法制能否實現，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的一項長期複雜而艱巨的鬥爭。

不幸的是，我們民族的弱點被毛澤東在評水滸時所言中，那就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

歷史的觀念在新的民主運動中應該被反省：我就不理解為什麼對岳飛的被害和南宋的滅亡秦檜應該比宋高宗負有更大的責任，為什麼鐵面無私的包青天為犯罪的天子揮揮龍袍上的塵土就代表了人民的最高願望，為什麼吊死了崇禎的景山公園的大樹也要被鐵鏈加身。沒有對封建的舊觀念的否定，沒有人民意識的覺醒，就不可能有什麼成功的民主運動。

來自大陸的移民向陽花於美國

## 中春聳人聽聞乎？

謝謝您們九月十九日的來信。能像貴刊這樣熱心對待讀者來信的刊物和團體實在不多，令人欽佩！

以下簡單談談我對貴刊的看法：(1)絕大多數美籍華人教授，對大陸情況僅知皮毛，却以權威自居，不能令人信服。(2)內幕新聞很明顯係捕風捉影，為了表示準確可靠，往往點名道姓。標題常聳人聽聞。照片與所加的說明往往不相符。(3)文藝作品不高明，尤其是小說，水平太差，與其如此，不如選登大陸已發表的佳作。(4)王炳章的文章以及在各大學的演講，倪育賢的信與發言，蔡可風等的文章，持論中肯，用語平實，資料確鑿，分析縝密，是這幾期的精華。(5)介紹美國宜着重其政治制度和司法獨立、教育制度等。風土人情、民族性格之類的，可以免了。貴刊篇幅有限，選稿宜從嚴。

大陸訪問學者 劉國安 美國德州

## 辯論有益

能讀中春的人，應是有相當學識之人。肯讀中春的人，應都是關心國事之人。能及肯為中春寫片言隻字的人，應都是更熱心國事之人。

中春自卅五期以來，很為進步，我認為僅就中春讀、作、編者欄中，可證明中春主旨是民主、自由及多元……等，其中如江超明、晨全中、洪振沅、李婉柔、李台彥，尤其遇羅錦與黃鳳祝先生諸君子等的辯論。在報刊中這樣的辯論，才更能引人愛護，也才更能辯出真善美，也才是與國事有益。

中國大陸移民 李立行於美國

## 只許州官放火的「官商」

看了四十期上王炳章論述經濟改革的文章，很受啓發。但對「官商」的看法略有不同意見。

中共的官僚特權階層現在還稱不上是「技術官僚」。他們對經濟規律可以說是一無所知，而且官僚氣十足。經商的結果只能是一團混亂。中國的官僚統治傳統也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做官的發財可以，人民絕對不行。

我對中共的城市經濟改革原本也不抱什麼希望，因為現在中共還沒有這個能力。中國要改革，首先必須改革共產黨。道理很簡單，靠一個黨是不能使中國進入現代化的。不知中共的領導人是否有這個認識。

像我這一類人，可以說把自己最寶貴的光、精力都獻給了共產黨，但得到了什麼呢？我不圖什麼，但他們連最起碼的「尊重」和「公平」都沒給我！

中國大陸留學生 李民於加州

## 「用語問題」

貴刊第卅五期江超明先生的不要對共產黨採取視態度，我個人也反對他的觀點。但晨全中先生在卅七期寫了卓見，故我不寫了。晨全中用「你老弟」一詞，也許晨是江浙寧波一帶人吧！如四川人的格老子，廣東人的細佬，江西人的老表，似都是地區習俗用語，應非看不起人之意，換言之是親近之意。假如晨是江浙人，似會同意我的看法。

華僑李開文於檀香山



中共  
保守派

鄧力羣任中宣部長期間

# 人民日報誹謗中國之春之內容

记得也是在1982年7、8月份吧，他读到上海的《解放日报》就曾刊登一篇错误文章所做的自我批评，又马上找来原文细看。他说，把人们之间交往的礼貌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逻辑上是不通的，实际上，只能起到淡化正在开展的“五讲”“四美”活动的作用。但对于大陆上有些青年人为台湾的虚假繁荣所迷惑而产生的错误观念又不能为他所容忍。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他在一家香港杂志上看到有人盲目地吹嘘台湾现状，感到十分气愤，第一次同我激动地讲，台湾到底什么样子，我们过来人最了解。国民党在大陆时的作为你们都知道，逃到台湾后更变本加厉。山东某个中学的校长，带领一批学生随蒋军到台湾。后来这一批学生发觉上当，纷纷要求返回家园。在威胁利诱皆告失败后，台湾当局下令在黑夜里逮捕这些尚不到廿岁的青年人，装在麻袋里全部投入了大海。当时我正在金门采访，同知道这件事的朋友谈起无不掉泪。对于台湾的特务统治，他更是深恶痛绝。他说吴国楨当年就是因为反对特工进入军队同蒋经国发生冲突，继而排挤离开台湾的，从而对吴先生的人格产生景仰。但是，聪敏过人的江南既然对此有切身的体验和认识，为什么就没有躲过暗杀呢？我想这除了用他本人对美国法制的迷信，从而放弃警惕来解释外，更主要的是由于他的对手的没落和凶残。这是江南生前所没有想到的。（二）

## 江南先生印象记

崔陈

江南时时关怀着祖国的命运，对于我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种种改革是心悦诚服、欢欣鼓舞的。最让他敬佩的是两个“文明”口号的提出。他说，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乃至一个人，光有丰富的物质享受，即物质文明是不行的，还必须要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王宝钏坐寒窑，物质生活很低，精神生活却是充实的，同相府里的千金小姐生活相比，前者显然是幸福的。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得天独厚的基础和条件，因而物质文明的建设速度也应快于西欧、北美地区。他的这一真知灼见，已经为愈来愈多的事例所证实。他还不止一次地同我讲，“不管国民党怎样吹，还是不如共产党好，通人情。大陆今天为这个开追悼会，明天为那个平反昭雪，真了不起。老蒋杀了那么多人，制造了那么多冤、假、错案，何时认错！他从来没有忏悔过。”可以说，江南同我们是自觉但又不是盲目地保持着一致的朋友。对于台独分子对他的奉承和拉拢，江南嗤之以

鼻，坚持不同他们来往。对于以王炳璋等人搞起来的“中国之春”，他曾著文嘲讽，说在美国的土地上结不出中国的民主之果，指出他们接受台湾津贴进行所谓的“民主运动”，是对中国现代史的莫大讽刺，说穿了他们是抛弃大陆的妻女另寻新欢的伪君子，是借爱国之名，行敲诈华侨之实以中饱私囊的江湖骗子，是一群名利熏心，搞政治投机的政治娼妓。

鼻，坚持不同他们来往。对于以王炳璋等人搞起来的“中国之春”，他曾著文嘲讽，说在美国的土地上结不出中国的民主之果，指出他们接受台湾津贴进行所谓的“民主运动”，是对中国现代史的莫大讽刺，说穿了他们是抛弃大陆的妻女另寻新欢的伪君子，是借爱国之名，行敲诈华侨之实以中饱私囊的江湖骗子，是一群名利熏心，搞政治投机的政治娼妓。

说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崔陈「江南先生印象记」一文（左上），借江南先生之口，对「中国之春」进行辱骂和诽谤，阴影部分为辱骂内容，下为有关内容的放大。

# 王炳章等控告鄧力羣和人民日報的訴訟狀

## 誹謗罪

### 哥倫比亞特區高等法院（民事庭）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五日）

原告：

▲王炳章

通訊處：（略）

▲黃奔

通訊處：（略）

▲宗繼祥〔編者按：此原告已撤出〕

通訊處：（略）

▲汪倫

通訊處：（略）

被告：

●人民日報

通訊處：中國北京金台西路二號

或經下列人員轉

●中國書刊社

通訊處：（略）

●鄧力羣

通訊處：（略）

●秦川

通訊處：（略）

●崔陳

通訊處：（略）

●李莊

通訊處：（略）

1. 本案的法律依據為哥倫比亞特區法典第十三章第四二三條。在此條法律下，被告直接或通過其哥倫比亞特區代理人，在哥倫比亞特區定期出版、發行報紙，並向購報者收費。在此條法律下，被告在此地區為訂戶供應報紙，並收取報費。此外，在此條法律下，被告對原告造成了民事侵權性的傷害。

2. 原告王炳章是一名醫生，也是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領導人。中國之春是一個致力於加強中國的民主和改進中國人權狀況的團體。他是一個外科醫生，一九七一年畢業於北京醫學院。一九七九年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派到加拿大蒙特利爾市的麥吉爾（McGill）大學進修，一九八二年得到哲學博士學位。同年他到美國，自此獻身於動員中國大陸留學生及學者、華僑而促進中國民主及人權狀況的事業。他一直是在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領導人，《中國之春》雜誌是這個小團體出版的刊物。

3. 原告黃奔是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積極份子，自香港移民到美國，預計於一九八六年歸化為美國公民。他擁有三家中國餐館。

4. 原告宗繼祥〔編者按：此原告已撤出，故略。〕

5. 原告汪倫係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積極份子，由大陸避難來美，現為美國公民。

6. 被告《人民日報》係中國共產黨機關的知名報刊，報上每天均註明「由北京金台西路

二號人民日報社出版」。該出版社由訂閱或出售《人民日報》以及刊登於該報的廣告而獲利。

7. 被告中國書刊社是一個根據加利福尼亞州法律而成立的盈利有限公司。總公司座落在加州三藩市二十四街二九二九號，郵區號碼九四一〇。中國書刊社在哥倫比亞特區及全美各地通過發行《人民日報》，為該報延攬廣告和徵求訂戶而獲取利潤。

8. 被告秦川，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係《人民日報》社社長，資料顯示，他是中國北京的居民。

9. 被告崔陳，是一篇題為「江南先生印象記」文章的作者。該文刊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報》，該份報紙曾發行於哥倫比亞特區。江南係著名作家劉宜良的筆名。崔陳文章的英譯文見附件一，中文原著見附件二。

10. 劉宜良（江南）是華裔美籍作家，在其著作中，以及在三藩市某一中文報紙發表的多篇論文中，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持批判態度的。大概在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劉宜良在其三藩市住宅的汽車房中遭到華人槍手暗殺。該事件曾在本轄區及美國其他地區廣為報導。

11. 被告李莊是《人民日報》的總編輯。

12. 被告鄧力羣，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部長，對《人民日報》刊登的消息負有責任。

13. 《人民日報》之所以發表該文，是被告《人民日報》以及其他被告人，試圖使本轄區和美國其他各地的讀者，了解它所宣稱的下述情況：

① 劉宜良在其著作中，曾對王炳章博士

及其團體中其他人士等所從事的「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加以詆毀，並斷言在美國的土地上結不出中國的民主之果；

② 王炳章博士的所謂「民主運動」，是受台灣政府津貼進行的；

③ 王炳章博士及「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其他人士是「拋棄大陸的妻女，另尋新歡的偽君子」；

④ 王炳章博士及「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其他人士是「藉愛國之名，行敲詐華僑之實以中飽私囊的江湖騙子」；

⑤ 王炳章博士以及「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其他人士是「一群名利黨心，搞政治投機的政治娼妓」。

14. 在《人民日報》署名崔陳的文章中藉劉宜良之口的所有指稱都是不真實、不公平、不準確的，是對王炳章博士及「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其他人士名譽的誹謗。

15. 該文中下述的各項不真實的指稱，對於王炳章博士從事醫學生涯的聲譽，以及做為促進中國民主，改善中國人權狀況的運動領導人的聲譽，都造成了傷害；

① 劉宜良在其文章中，曾宣稱王炳章博士及「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其他人士是「拋棄大陸妻女，另尋新歡的偽君子」；

② 劉宜良在其文章中，曾宣稱王炳章博士是「藉愛國之名，行敲詐華僑之實以中飽私囊的江湖騙子」；

③ 劉宜良在其文章中，曾宣稱王炳章博士及「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其他人士是一群「名利黨心，搞政治投機的政治娼妓」。

16. 在上述文章第十五段的不真實報導中，所謂「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其他人士，乃涉

及到積極從事「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黃奔、宗繼祥和汪倫。熟悉這幾位人士的人會知道或已知道，所謂王炳章博士及民主運動的其他人士，指的就是這些人士。

17. 上述第十五段的不真實指控，對被告黃奔、宗繼祥和汪倫經營餐館的聲譽甚為有害。

18. 《人民日報》文章中的下述不真實報導，竟斷言王炳章博士與「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有關人士黃奔、宗繼祥、汪倫犯了道德敗壞罪；

① 劉宜良在其文章中宣稱王炳章博士及「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其他人士是「拋棄大陸妻女，另尋新歡的偽君子」。

② 劉宜良在其文章中曾宣稱：王炳章博士及「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其他人士是「一群名利黨心，搞政治投機的政治娼妓」。

19. 劉宜良在其文章中曾錯誤地報導，以王炳章博士為首的「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是受台灣津貼進行的所謂「民主運動」，意圖向讀者灌輸，並已灌輸：王炳章的民主運動是受到過去以蔣介石為首，現在以其子蔣經國為首的台灣中華民國政府的財政津貼，而蔣氏父子則曾是劉宜良在其文章中的批判對象。

20. 被告崔陳、《人民日報》、中國書刊社、人民日報社社長秦川、總編輯李莊、及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鄧力群，明知道上述指控不真實、不公正、不確切、而且是帶誹謗性的，他們全然不顧這些報導是否真實，全然不顧其不公正、不確切，及其誹謗性質，蓄意害人地發表了上述誹謗性的報導。

21. 中國共產黨（對誹謗案負有責任的《人民日報》、崔陳、李莊、和鄧力群等均屬於該黨）認為，做為「中國之春」民主運動領導人

的王炳章從事的活動是反革命和反黨性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前駐美大使章文晉（中共黨員，對該黨負有責任）曾稱王炳章博士為叛徒。《人民日報》把王炳章博士及「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其他人士視為政治敵人，要通過宣傳儘量予以詆毀。為達到此一宣傳目的，《人民日報》便絲毫不顧事實地對王炳章博士及「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其他人士進行指控。

22. 被告們所做的上述不實指控，有意識地企圖損害原告的名聲及其在職業上的信譽。貶低他們的尊嚴，使他們備受奚落、蔑視、嘲弄、羞辱和困擾。

23. 發行於哥倫比亞特區及美國其他各地的《人民日報》假劉宜良之口而做的上述不實指控，對原告人自然造成了直接後果：使原告人名聲和職業信譽遭受嚴重損害。由於蒙受人身羞辱並繼續受到奚落、蔑視和嘲弄，他們在感情上受到了巨大的創傷。

24. 上述誹謗性指控的進一步後果是：原告在遭受名譽上損害的同時，又遭到經濟上的損失。

因此，原告敬祈法院判給各項賠償如下：

① 分別並聯合判決每個原告對各被告及所有被告的勝訴，賠償損失費共一千萬美元；

② 分別並共同判決每個原告對各被告及所有被告的勝訴，並判給懲罰性補償費共一千萬美元；

③ 判給各個原告本案的訴訟費，其中包括律師費用；

④ 判給各項款額的利息；

⑤ 法院認為應予賠償的其他款項。

要求陪審團：原告要求要有陪審團出席各案的審判。

就王炳章等控告鄧力羣和人民日報案

# 中國外交部致美國政府的外交照會

(八六)部條字第一七三號

美利堅合眾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謹向美利堅合眾國駐華大使館致意並申述如下：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國外交部曾就王炳章等人在美法院控告中國人民日報及有關部門負責人，藉以進行反對中國政府的政治活動一事，向美方提出過交涉。然而，時至今日，王炳章等人的上述活動未能得到制止，中國政府對此表示遺憾。

中國政府重申，美國政府允許中國公民在美國領土上公然從事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是完全違反公認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中國政府嚴重關注此案的發展。

此外，中方提請美國政府注意，中國的政治制度具有與別國不同的特點，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是全中國的領導核心，人民日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行使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的宣傳、教育職能，中國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和重要文件均通過它發表。人民日報的財產歸國家所有，其經費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撥給。根據公認的國際法準則，人民日報理應在美國法院享有主權豁免。中國方面認為美國法院無權受理此案。

中國政府再次要求美國政府迅速採取有效措施，制止王炳章等人在美國從事反對中國政府的政治活動；同時將中國政府的上述立場轉告美有關法院，並促使其立即撤銷對人民日報和中國有關部門負責人的訴訟，以免此案事態惡化，損害兩國關係。

順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印）

一九八六年五月六日於北京

# 訴諸法律 粉碎謠言 討回正義

## 王炳章等控告鄧力羣和人民日報案綜述

●本刊記者●（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周純青

### 歷史第一案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五日，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哥倫比亞特區高等法院，接到一份不尋常的民事訴訟案：王炳章、黃奔、汪倫等人控告鄧力羣和人民日報誹謗罪。

在美國法庭上，控告一個外國共產黨的黨報，這在美國法律史上，還是第一次。一九七八年，美國法院曾接到一個控告蘇聯諾沃斯提新聞社的案子。因諾沃斯提社被法定為蘇聯政府的一個機構，被告動用外交豁免權而使美國法院未能受理此案。然而，這一次是控告一個外國共產黨的機構——人民日報是眾所周知的中共中央機關報，案情發展如何，將對美國今後的司法產生影響。

### 一貫性的誹謗

說清這「歷史第一案」，還要從頭談起。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西單民主牆和民辦刊物運動被壓制之後，王炳章等中國大陸留學生和民運人士，在北美創辦了「中國之春」雜誌，發起了新的海內外配合的民主運動。

。民主的火炬又被舉起來了，她立刻凝聚起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面對中國之春提出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要求，面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新發展，中共黨內保守勢力驚慌失措。

如何對待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興起，中共黨內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見。有的開明派人士認為，應該容忍民主運動，應該肯定參與中國之春運動的留學生和華僑的愛國熱忱，至少，不要輕易給中國之春扣帽子，不要一開始就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可是，中國黨內的保守派人物，尤其是控制意識形態的胡喬木、鄧力羣及其追隨者，對任何「離經叛道」的言論和行動，都抱着極端敵視的態度。他們連黨內的開明派人物王若水、胡績偉等人都不能容忍，怎能容忍中國之春的民主要求？

中共黨內的極左派或保守派，對待任何異己的政治力量，歷來都採取捏造罪名、人身攻擊、生活上搞臭等手段，以圖把對方打倒。而對政治對手的政治主張，或避而不辯，或斷章取義地加以歪曲。如四人幫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就捏造了「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的

罪名，並在生活作風上，給劉少奇、鄧小平栽了不少臟。

中共黨內極左派（保守派）們，對中國之春運動的打擊策略，也是「捏造罪名、人身攻擊、生活上搞臭」這一套。

請看中共黨內極左派（保守派）的一些作法：

▲每一批公費留學生在出國前幾乎都要接受這樣的「預防教育」：（一）王炳章和中國之春份子是被台灣國民黨收買的，他們拿國民黨的錢，幹着叛國的勾當；（二）王炳章等人拋棄了國內的妻子，在海外另求新歡，甚至說什麼國民黨使用了美人計；（三）王炳章等人過去是紅衛兵，歷史上就「有問題」；（四）王炳章等人欺詐華僑，貪污捐款；（五）中國之春雜誌是在台灣印刷的，等等。

▲中共保守派向出國的中國大陸官方代表團同樣進行上述的「出國教育」；

▲中共保守派命令中國的外出人員和留學生出國後不准閱讀中國之春雜誌，不准與中國民聯進行接觸；

▲中共保守派不止一次地在黨內下達文件

，誹謗中國之春是台灣國民黨出錢支持的；

▲中國駐各國大使館、領事館的某些官員，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秉承中共保守派的旨令，不問斷地在中國大陸留學生中散佈上述謠言。他們寫給留學生的信件，有的已轉到中國民聯總部，白紙黑字，不容抵賴；

▲中共黨內極左派人士，指使他們在海外的某些幫閒文人和御用報刊，不斷撰寫造謠文章，說什麼「王炳章在搞中國之春之前曾密訪過台灣」；「王炳章等人貪污華僑捐款」；「中國民聯是暴力團體」等，極力把中國之春打成國民黨。

中共保守派份子對中國之春的造謠誹謗，由於次數太多，範圍太廣，我們在此不一一列舉。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報——中共中央機關報，刊登了署名崔陳的文章，借作家江南之口，把中共保守派對中國之春的誹謗，加以系統化。這篇文章的遣詞造句，達到了登峯造極的程度。

### 事實駁倒謠言

有一個現象值得特別注意：儘管中共保守派份子對中國之春一貫不遺餘力地誹謗，但他們却拿不出一件事實。他們拿不出所謂「中國之春接受國民黨津貼」的證據，拿不出「中國之春貪污華僑捐款」的事實。他們使用的一貫武器，是「無中生有」。

那麼，真正的事實是什麼呢？

▲負責出版中國之春雜誌的中國之春公司，是在美國紐約州註冊的非盈利機構，受到美國法律的約束和保護。中國之春的賬目，由持有美國執照的職業會計師管理，做賬符合非盈

利機構的要求，帳目可以呈上美國法庭接受檢查；

▲中國之春公司在美國的所做所為，皆遵循美國的有關法律；

▲參與中國之春工作的人員，都有一定的獻身精神，並非視錢如命的庸碌之輩。如果為了金錢，他們大都可以找到其它賺錢更多的工作。拿王炳章先生來說，他在中國之春公司中是授薪最高的，每月工資不過才一千美金，其生活水準，在北美是偏低的。王炳章本人在美國的報稅表，是其收入的憑證之一，並可呈上美國法庭接受檢查。大家可以想一想，憑王炳章先生的資歷和學位，他難道不可以垂手得到一份更舒適的工作嗎？要不是愛國情懷和爭取民主的理想，他何必過着如此清貧的生活並備受誹謗攻擊呢？

▲中共保守派的某些人士一直拿王炳章等人的私生活做文章，以達到詆毀王炳章等人的目的。這是中共極左派打擊政治異己的一貫作法，凡是有一定水平的人，都不會受到其詆毀宣傳的影響。其實，王炳章先生的私生活早已公開，並無值得攻擊之處。其國內的前妻（也是一名醫生）早已通過正式的法律手續與其辦理了離婚手續。前妻且早已另嫁，組織了新的家庭。雙方志不同、道不合，分道揚鑣，各奔前程，此乃人之常情，中共保守派在此問題上有什麼文章可做呢？

事實上，中國之春在財務上是清白的，是與台灣國民黨當局扯不上關係的。中國民聯的經費來源是：（一）盟費；（二）雜誌銷售費；（三）民聯成員的企業收入；（四）各界捐款。自從中國之春公司被批准為減稅的非盈利團體之後，捐款一直較為穩定。

### 謠言重覆變事實？

雖然中共黨內保守派人士拿不出任何事實和證據，但他們對中國之春的造謠和誹謗却始終不遺餘力。這是因為，一切獨裁者都相信戈培爾的一句名言：謠言重覆多次就會變成事實。

中共保守派對中國之春不停頓地造謠中傷，的確起到一定的破壞作用。一些留學生對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的背景產生懷疑，對民聯望而却步；某些海外華人學者和教授，對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一直存有戒心。還有些專門向中共獻媚的幫閒文人，故意向中共提供「中國之春是國民黨出錢資助」的假信息，以換取中共當局的青睞……

其實，中共保守派的某些人士把中國民聯打成國民黨的做法，已使自己陷於不能自圓其說的矛盾之中。因為，中共近年來一再向台灣國民黨發出統戰微笑，對國民黨人禮貌有加，既然你認為中國民聯是國民黨「出錢支持」的，是國民黨的「一部份」，那麼，為什麼不向國民黨的這一「部份」統戰呢？你統戰國民黨的一部份而打擊另一部份，有誰會相信你的統戰誠意呢？這大概是中共統戰收效甚微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 訴諸法律，粉碎謠言

對於中共保守派人士及其追隨者不負責任的造謠和誹謗，中國民聯曾多次提出澄清、警告和批駁，然而，一切努力都沒有起到制止作用，誹謗之聲愈來愈烈，以至發生人民日報直接攻擊王炳章和中國之春的事件。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刊文點名誹謗王炳章

先生和中國之春，很快造成惡劣影響。王炳章先生在國內的親屬，遭受到極大的壓力和歧視。那種滋味，我們相信鄧小平、楊尚昆、胡耀邦先生的親屬是完全能夠理解的。他們被毛澤東和四人幫整肅時，社會上有幾個人敢埋味他們的親屬呢？

由於中共黨內極左派份子的流言蜚語和造謠中傷，連參加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人士也受到牽連。

黃奔先生是在上海出生、香港長大、美國受教育的愛國華僑（見中國之春第四十一期對黃先生的訪問），他負責中國之春雜誌在華盛頓的銷售工作，是公開的中國之春成員。他開了數家中國餐館，是事業有成的飲食業青年企業家。黃奔先生交際廣泛，待人豪爽，出手大方。由於流言蜚語，他常遭到背後的指指點點，名聲和生意都受到一定影響。

汪倫先生負責中國之春雜誌在舊金山的銷售、廣告工作，是當地人所共知的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汪倫先生是廣東中山縣人，屬於文革中長大的一代。文革後期，他九死一生，游水到了澳門，後經香港來到美國。一九八四年底人民日報撰文誹謗中國之春時，汪倫先生在舊金山一家華語電視台工作，是舊金山華人社區大家熟悉的人物。中共黨內極左派人士對中國之春的造謠中傷，也在舊金山華人圈子流傳開來，使汪倫先生遭受到不必要的困擾。

在一切努力都未能制止謠言與誹謗之後，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王炳章等人決定訴諸法律，與人民日報和中共極左派的新代表人物鄧力群對簿公堂，辯明是非。

控方包括王炳章、黃奔、汪倫等人。的確，人民日報在誹謗中國之春時，並非限定王炳

章先生一人，而是用了「王炳章等人」的字眼——這是打倒一大片的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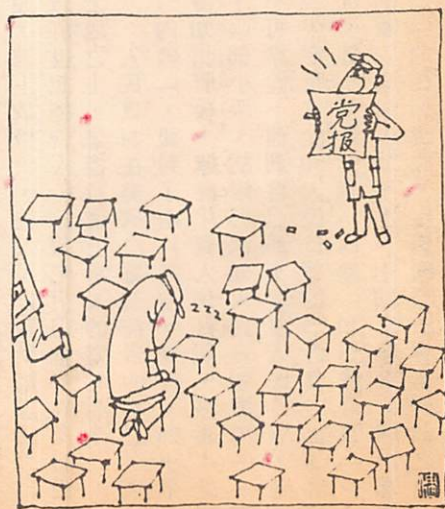
## 鄧力群等犯了誹謗罪

在美國的民主社會，言論自由受到法律的保護，各種政治觀點，哪怕是「奇談怪論」，都可以表達。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借用言論而造謠、誹謗某個法人，也是法律所不容許的。這裡，關於言論自由的問題，有一個重要的理念值得提出，那就是，評論觀點是絕對自由的，但捏造事實是絲毫不能允許的，是要負法律責任的。比如，人民日報可以批判中國之春的觀點多麼多麼的「錯誤和荒謬」，但不能毫無事實根據地捏造什麼「中國之春接受台灣政府的津貼」和「敲詐勒索華僑」等。後一種情況發生時，便構成了誹謗罪。對於普通人，只要報導事實，即構成誹謗罪。判定對於公眾人物（Public Figure）（例如常見報的知名人士）的誹謗罪，要困難一些，除了證明被告所講的並非事實之外，還要證明被告的用意是不良的。

這裡，人民日報的誹謗文章，滿足了全部的誹謗罪條件：

第一，所講述的都是捏造；  
第二，其用意不良。因為（一）江南先生從未寫過這類文章（見江南遺孀崔蓉芝女士的親筆函），而人民日報却捏造什麼「江南著文」云云，硬是借江南先生之口罵人；（二）人民日報誹謗文章的口氣、用詞，是十分惡意的，如「江湖騙子」、「政治娼妓」等語，其惡意性非常明顯。

這就是說，即便法庭判定王炳章先生等人屬於公眾人物，人民日報的誹謗罪也能成立。



空對空

況且，黃奔先生和汪倫先生都不能算是公眾人物，判定人民日報的誹謗罪就較為容易了。

王炳章等人既然敢於採取法律行動，心理就已經做好了在法庭上接受一切考驗的準備，包括公佈個人的財務情況及中國之春的賬目調查。他們的心胸是坦蕩的，中國之春的財務是清楚的，中國民主運動的事業是正義的。

人民日報呢？它要在法庭上免於被判誹謗罪，就必須呈上貨真價實的「中國之春接收台灣政府津貼」的證據，呈上王炳章等人「敲詐華僑、貪污華僑捐款」的證據，並在此之前，呈上江南先生撰寫此類文章的證據。

然而，人民日報胸中有數，它是拿不出這種證據的。如果真的對簿公堂，人民日報造謠的真相就會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外國新聞媒介就會顯著報導……於是，它使出了最後一招——要求在美國法庭享有外交主權豁免（見中國政府致美國政府的外交照會和本刊的評論）。

## 打擊極左派，聲援改革派

王炳章及中國之春人士提出控告鄧力群和人民日報之際，正是中共黨內主管意識形態的保守派大將胡喬木、鄧力群等人十分猖狂的時候。他們對抗改革、破壞改革的種種行徑，不但為海內外自由民主之人士所不齒，也為共產黨內的改革派、開明派人物所痛恨。他們發動的清除精神污染，雖然遭到廣大知識份子的抵制，但由於黨內保守勢力之強大，他們仍然獲得了實質性的勝利，那就是，他們把人民日報開明派的代表——總編輯胡蹟偉和副總編輯王若水罷了官。鄧力群當時任權力甚大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他罷掉胡蹟偉、王若水的目的，就是為了更有力地控制黨的喉舌——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誹謗中國之春的文章，就是在胡蹟偉、王若水被撤職、鄧力群加強了對人民日報的控制之後刊登出來的。

一九八五年上半年，趙紫陽為首的經濟改革派，在經濟改革中遭到挫折。陳雲、胡喬木、鄧力群和熊復等中共黨內保守派，抓住改革中出現的問題，竭盡全力向趙紫陽反撲，使改革派處於很困難的境地。那時的中宣部長鄧力

群，真是趾高氣揚，春風得意！

如何打擊中共黨內鄧力群等極左派的氣焰？如何聲援黨內的改革派？如何為胡蹟偉、王若水鳴不平？這時，有人提議：以正規法律手續控告鄧力群和人民日報，抓住鄧力群犯錯誤的把柄，給中共黨內開明派反擊鄧力群等提供炮彈，對鄧力群施加壓力。

一場硬仗打響了。

### 案子震動中共高層

這是人民日報創刊以來，第一次吃上官司。走筆至此，感慨萬千，人民日報早就該受些懲罰了。

一九五七年，人民日報是反右的急先鋒，人民日報的文章，冤死了不知多少有良知的知識份子；

一九五八年，人民日報帶頭鼓吹共產風，致使幾千萬人死於非命；

一九五九年，人民日報帶頭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等中共耿直之士，給他們送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大帽子；

一九六四年，「四清」運動興起，人民日報又帶頭鼓吹階級鬥爭論，打擊一大片；



—你說壞了！



—我！……



—機器肯定沒毛病！



—原來是它……

測 諜 王大光

這是國內諷刺蘇共黨報的漫畫它不也挺適用於中共黨報嗎？

一九六六年，人民日報一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使得許多人被關入牛棚。在文革中，人民日報今天點這個名，明天點那個名，把劉少奇、陶鑄、鄧小平打入十八層地獄；

一九七五年，人民日報又充當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打手。鄧小平再次成為人民日報的受害者；

華國鋒掌權後，人民日報又成為洋躍進的鼓吹者……一直到現在，人民日報仍不斷放出暗箭，傷害無辜。胡喬木發表批判人道主義的長文，刊文中傷中國之春，就是例證。

問一問中共元老，哪一個沒有受過人民日報的害？問一問中國的知識份子，有多少人被人民日報搞得家破人亡？

問題不在人民日報的工作人員，他們絕大多數人是迫不得已的。問題出在人民日報是中共的宣傳工具；問題出在於在中國沒有新聞和言論的自由；問題出在中共自己建立起來的那個不合理的制度……

我們想，在鄧小平先生被批鬥、被關入牛棚、被下放勞改、被人民日報誣陷誹謗之時，或許也想控告人民日報吧？但他身在不自由的土地之上，怎能行使正常人的權利呢？

人民日報在美國法庭被控告的消息，通過「內參」，報到了中共高層。據說，鄧小平在得知此情後，連聲斥責人民日報「愚蠢！愚蠢！」「鄧小平、胡耀邦深知人民日報報導的一貫不可靠性（他們自己都不愛看人民日報，他們多半從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內參」上了解情況。鄧小平最愛看「內參」和「體育報」），國家安全部也報不上「中國之春接受國民黨津貼」的任何證據，在與國際法專家磋商之後，中共高層認為不能與中國之春對簿公堂，遂決



定動用政府名義，以外交關係惡化相威脅，向美國施加壓力，要求給予人民日報以主權豁免。

據說，對於北京政府的外交照會，中共內部人士意見並不統一。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公開在外交函件中宣稱「黨政一家」，恐怕會造成不良影響；然而，由於事態嚴重，當局也就管不了那麼許多了。

## 美國國務院的態度

中國之春控告人民日報一案，被「香港南華日報」、「遠東經濟評論」及「華盛頓郵報」等海外新聞媒介挖出之後，這些報章雜誌的記者，向美國國務院查證，詢問美國國務院的立場。綜合各家報導，美國國務院有如下表態：(一)證實已知道此案；(二)證實已收到中國外交部的照會；(三)表示不干預此案，因為美國的司法是獨立的。

美國三權分立，互相制衡，是重要的建政原則。美國國務院的上述答覆，是預料中的事。

中國政府在其外交照會中，要求美國政府制止王炳章等人的活動。這一要求說明，中共某些領導人至今對美國的社會制度一竅不通。在美國，只要你不違法，你可以享受到各種自由。獨裁政體反對派的領袖和骨幹人物，很多以美國做為活動基地，只要守法，美國政府並不干預。迫使馬可仕下台的菲律賓反對派領導人艾奎諾夫婦，南韓金大中等，都是例子。

到目前為止，美國政府對中國之春的合法活動，包括控告鄧力群和人民日報一案，並未進行任何干涉。



## 勝了第一仗

王炳章等人控告的對象包括鄧力群、人民日報社、人民日報社當時的主要負責人、誹謗文章的作者崔陳，以及負責人民日報在北美印刷、推銷的公司中國書刊社。

被告之一中國書刊社聘請律師，向法院遞交了一份申辯書，辯稱：不但人民日報應享受主權豁免，而且中國書刊社也應享受豁免。被告要求哥倫比亞特區高等法院不受理此案。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原告王炳章等人的律師羅伯特·艾克曼先生 (Robert Ackerman) 與中國書刊社的律師，第一次在哥倫比亞特區高等法院之上層槍舌戰。最後，法官索爾茲曼 (Solzman) 先生宣判：中國書刊社不能免於起訴，哥倫比亞特區高等法院決定受理此案。

中國之春打勝了第一仗。  
至於人民日報是否應享受主權豁免而免於

起訴的問題，該法院正在審理之中，尚無最後結論。

## 我們希望庭外解決

人們或許要問：為什麼控告人民日報案一事，中國之春並未主動向新聞界披露，而是歷了近一年，才由外文報刊挖出新聞，向外報導？答案是：中國之春始終尋求庭外解決之途。中國之春爭的是真理，只要鄧力群和人民日報從這一造謠誹謗事件中接受教訓，只要中國之春討回了正義，此案並非一定要在公堂上解決。

中國之春曾向人民日報遞過信息，希望通過下述途徑的一種，將此案庭外解決：

- 一、人民日報刊登一更正啟事，指出關於中國之春的報導不實；
- 二、人民日報在海外報刊登一廣告，指出關於中國之春的報導不實；
- 三、人民日報給中國之春一正式函件，指出關於中國之春的報導不實；
- 四、人民日報賠償中國之春一些金錢及律師費；
- 五、中國之春在人民日報上刊登一篇文章，字數與「江南先生印象記」相仿，澄清事實真相。

然而，中共某些領導人最顧忌的是「面子」問題，他們硬着頭皮頂着，同時在全球努力搜尋中國之春「接受台灣津貼」的「證據」。中國之春知道，中共最在意「面子」問題。為了給中共一點「面子」，為了給中共一個台階下，中國之春又向人民日報提出了庭外解決的最低條件：由「江南先生印象記」的作者崔陳先生寫一簡函，說明「在寫該文時未詳細查證資料，因而造成疏忽。」這是由崔陳承擔

責任的處理方式，凡是有理性、有良知之人士，都可以看出，中國之春是通情達理的。然而，連這最低最低的庭外解決條件，被告也未能接受。

人民日報和鄧力群等人，爲了「面子」問題，真是太不理性了。我們在這裡願意勸上幾句：如果真的開庭審判，中國之春及證人們將向全世界一個一個地揭露人民日報有史以來的造謠事件，那麼，人民日報將無地自容。那時的「顏面」損失，恐怕要比現在嚴重得多了。中共的有識之士，還是深思一下，尋求與中國之春的理性妥協吧！

正是因爲中國之春一直通情達理地尋求庭外解決，所以，我們始終向新聞媒介保密此案。我們擔心，一旦新聞公開，中共更加礙於「面子」問題，庭外解決的機會將會減少。另外，中國之春也認爲，此案爲一司法案件，不是新聞事件，我們不願將它過分政治化和過分新聞化。然而，中國之春的誠意未被鄧力群和人民日報接受，他們動用政府的力量，向美國政府發出照會，施以政治壓力。中共某些人徹底將此案政治化了。做爲受害者的中國之春，我們只能面對人民日報的不智選擇。

我們不得不佩服外國新聞記者的新聞挖掘力，他們每時每刻都在窺視着白宮、國會和法院，他們的新聞觸角無處不至。在此立案十個月之後，他們終於把此案挖了出來，並從美國國務院獲得證實。香港和美國是一個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社會，新聞界被稱爲「第二政府」和「無冕皇帝」，他們不聽令於任何政府機關和人士，他們終於將此案公佈於世。

## 被告軟弱無力的自辯

被告鄧力群和人民日報礙於「面子」問題

而不願庭外解決，但由於自知證據不足，因此，不得不開始玩弄文字遊戲，想利用詭辯術而溜之大吉。

被告辯稱：人民日報誹謗中國之春一文中「他們（指中國之春——編者）接受台灣津貼」的台灣二字，並非特指台灣國民黨官方，而是指台灣人民。被告聘了五名律師和律師助理（每小時律師費一七五美元），花了數十萬美金，查遍了海內外（尤其是台灣）的中文報刊和中國之春雜誌（并譯成英文），終於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秘密和事實：在中國之春運動初期，台灣一些民間人士和民間團體，曾給中國之春捐過款。此點，中國之春雜誌也報導過。於是，被告辯稱，人民日報說的「台灣津貼」，乃指「台灣人民」的捐款。他們想以此證明：人民日報並未造謠，誹謗罪不能成立！

多麼軟弱無力的辯解！誰都知道，此處「津貼」的涵義，是錢來自官方。個人及民間團體支持中國之春，只能叫「捐助」。

此外，中共保守派人士對每一批中國大陸公費留學生和出國代表團，都宣傳什麼「中國之春是台灣國民黨出錢辦的」。中國駐外使領館的某些人也不斷向留學生和華僑灌輸此類觀點。人民日報在面臨法律制裁時，竟想否認這種誹謗，以此溜之大吉，這是不能服人的。

## 我們的有利條件和困難

在此案中，中國之春的有利條件是：

- 一、正義在我們一邊；
- 二、有很多華僑、大陸新移民和留學生的支持。

在此案中，我們的困難有：

- 一、律師力量單薄：我們只有一名志願服務的律師艾克曼先生，他同情中國民運，只收

我們的成本費。困難在於，他缺乏法律助理，本人對中國事務缺乏深入了解，在整理資料方面，碰到不少問題。

二、財力缺乏：正是由於財力很有限，我們請不起多名律師和大牌律師，甚至有時連付律師成本費（如律師的旅費）都出現困難，不得不拖些時日。如果像人民日報造謠的那樣，「中國之春是由台灣政府出錢支持的」，那麼，以台灣近四百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可以和中國大陸一百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對抗一番的，至少，我們可以請上十名大牌律師。可惜，這只是謠言和誹謗而已，我們的經費實在太拮据了。

三、資料不足。

四、中國之春事務太多，花在此案上的精力有限。

我們呼籲大家在人力、財力，特別是在律師業務上，支援中國之春打勝這場官司。

## 被告的有利和不利條件

鄧力群和人民日報的不利因素爲：

- 一、拿不出證據；
- 二、沒有民心的支持。

但是，被告也有他們的有利條件：

一、可動用中國政府名義，使案情複雜化，將之搞成一樁外交事件和一場政治風波，并向美國方面施加壓力；

二、可動員國庫的財力，與中國之春較量。目前，被告已聘請了強大的律師陣營，花了幾十萬美金的人民血汗錢，與中國之春進行糾纏。被告律師當前的戰略是：與中國之春打消耗戰（如不厭其煩、無止無休地提問原告各種各樣的問題），以便在財力和精力上拖垮中國之春。

中國之春面對的，不只是鄧力群和人民日報，而是一個強權的專制政權。中國頑固派人士可以動用整個政權和你拚鬥！

三、被告可通過各種影響，使美國最後承認人民日報的豁免權，以便免於法律制裁。

## 正義的勝利

王炳章和中國之春要爭的，是正義、是真理，賠不賠款並不重要。截至目前，整個案件的主動權操在我們手中。我們可以自慰地說，

在道義上，中國之春已取得了勝利。鄧力群和人民日報理屈辭窮，不得不動用外交主權豁免，以逃避美國法律的制裁。在某種意義上講，動用主權豁免等於說：「我犯了法，犯了罪，但我是外國政府，請不要懲罰我。」如果鄧力群等握有「中國之春接受國民黨津貼」的真實證據，何不借此機會走上公堂，將中國之春一舉擊碎？

付諸法律的目的，就在於討回正義、討回公理。鄧力群和人民日報的表現已經表明：正義在中國之春一邊。

現在，鄧力群已經離開中宣部長之職，人民日報也已換了新的領導班子。我們願新班子從誹謗中國之春案中接受教訓，使人民日報多為「人民」講些話，而不要單純做什麼「黨」的喉舌。

這個案子還會持續一段時間，哥倫比亞特區高等法院還沒有最後裁決人民日報是否應該享有外交主權豁免。我們願借此再次向人民日報呼籲，不要再枉花中國人民用血汗掙來的寶貴外匯了，庭外解決的門仍然向你們敞開着，還是讓我們體面地和解吧！

編者按：控告人民日報誹謗案的被告之一——中國書刊社的辯護書長達二十八頁，本刊由於篇幅所限，無法全文刊登。人民日報的辯護意見已由中國外交部的照會予以表達。為了讓讀者了解被告辯護的立場，現將其辯護書的目錄譯出。新聞界人士或法律界人士若有興趣，可向哥倫比亞特區高等法院調卷細覽，其卷號為：民事訴訟案 No. CA 8645—85。

在哥倫比亞特區高等法院首次開庭審判中，被告之一中國書刊社的下述辯護被法官駁回，法院決定受理此案。這意味着，中國之春已勝了第一回合。

## 哥倫比亞特區高等法院（民事庭）

原告王炳章等  
對  
被告人民日報等

民事訴訟案 CA 八六四五—八五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四日

被告中國書刊社請求法院根據12b  
條款規定不受理本案的幾點理由和  
根據的備忘錄（目錄）

### ● 歷史案例綜覽 ● 申辯理由

- 一、根據外交主權豁免法，被告可以免受起訴，因此本案不應受理。
    - A. 人民日報有權不受本法院的司法裁決
    - B. 中國書刊社和各被告個人同樣具有人民日報所具有的豁免權
    - C. 允許原告維持該案訴訟，有違外交主權豁免法的宗旨。
  - 二、根據特區法典 13—423 節，該法院沒有此項司法權，因此本案對於被告中國書刊社的起訴不應受理。
    - A. 特區法典 13—423 (a) 3 節中並沒有該項司法權
    - B. 特區法典 13—423 (a) 4 節中也沒有該項司法權
  - 三、中國書刊社不知道、並且也無權更改人民日報的內容，因此本案不應受理。
  - 四、原告黃奔、宗繼祥和汪倫先生所指控的人民日報並沒有提到他們的名字，因此對於他們的投訴不應受理。
- 附：克里斯多芬·諾耶斯的證詞

中國書刊社辯護律師  
尤金·撒揚 (EUGENE THEROUX)  
(簽字)  
湯瑪斯·皮爾 (THOMAS PELLE)  
(簽字)

# 中國之春爲何控告鄧力羣和人民日報

本刊責任編輯（中國大陸留學生） 馳 遼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成員王炳章、黃奔和汪倫在美國法院控告人民日報案，最近由新聞媒介公諸於世。人們一定很想知道，中國之春王炳章等人爲什麼要控告鄧力羣和人民日報？膽子小些的人，也許會說，人民日報是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中國之春怎麼敢控告人民日報？

## 鄧力羣和人民日報

### 犯了誹謗罪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在開點名攻擊王炳章和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文章題爲「江南先生印象記」。作者崔陳，係中國民航總局駐舊金山辦事處官員，後被證實爲江南提供過重要情報（見「九十年代」雜誌八五年二月號）。崔氏假藉已遇害的江南先生之口，在文章中用盡辱罵、下流之詞（此事已由江南先生遺孀崔蓉芝女士嚴正否認，見本刊崔蓉芝女士來信），對王炳章先生等人和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大肆誹謗（內容見本期第九頁）。人民日報社通過在美國正式註冊的代理商——「中國書刊社」，在美國從事商業活動，印刷發行其報紙，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政策，既應受美國現行法律的保護，也應受到美國

法律的約束。王炳章先生等人，根據法律條文，向美國哥倫比亞特區高等法院，正式控告鄧力羣和人民日報，指其犯了誹謗罪，並要求賠償。

王炳章等人指出，鄧力羣和人民日報在如下幾個方面犯了誹謗罪：

- ① 指中國之春接受台灣國民黨津貼；
  - ② 指中國之春敲詐華僑；
  - ③ 指從事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人士爲政治娼妓；
  - ④ 指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人士爲偽君子 and 江湖騙子；
  - ⑤ 用「王炳章等人」之複數稱呼，傷害所有參與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人士。
- 以上①②兩點純屬謠言；③④兩點爲惡意的人身攻擊；第⑤點爲株連他人。

## 維護民主運動的名譽

一九八〇年，中國大陸民主運動受到壓制。一九八二年底，中國之春毅然接過民主的旗幟，以海內外配合運作的形式，延續了中國民主運動的薪火。

從中國之春民主運動誕生之日起，中共黨內的一部分保守僵化勢力，便立即對她進行了

封鎖、打擊和圍剿。他們指使海外某些由中共支持的報紙和幫閑文人，對中國之春進行過許多無聊的造謠、中傷和誹謗；他們強令封殺一切有利於中國民主運動的消息；他們向所有留學生和出國人員進行「出國教育」，嚴禁他們與中國之春接觸，並散佈各種謠言；他們在國內多次下發內部文件，禁止閱讀和傳佈有關中國之春的消息，視之爲洪水猛獸；他們甚至迫害與中國之春有過聯繫的人士。概括起來，他們散佈的謠言和採取的手段不外乎如下兩條：

- ① 指中國之春在經濟上受台灣國民黨的資助；
  - ② 從生活上把中國之春發起人王炳章搞垮。
- 我們不禁遺憾地感嘆：三年多來，中共黨內的保守勢力，在面對一個小小的中國之春時，只有製造經濟謠言、生活謠言等狎玩小技之能事，而從未敢嚴肅地在政治觀點上，與中國之春對壘。這種事實本身，便足以說明一個更確鑿的事實：中國之春所倡導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和多元」的主張，是正義之聲，是符合中國政治發展前途和中華民族利益的，是共產黨內保守僵化勢力所不敢正視，亦不敢公開反對的。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以此五項政治目標，來促進中國政治向光明的一面發展，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面對中國政治的現實格局，我們一直全力支持中共開明領導人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政策，並對之進行了有力的配合。反觀中共保守派對民主運動的態度，氣量狹隘，頑冥不靈，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對於中共保守派的毫無根據的誹謗，中國之春曾提出多次的警告。然而，他們一直置若罔聞。爲了維護中國民主運動的聲譽，爲了徹底戳穿中共保守派的謠言，迫使其從政治觀點

上來和我們較量，王炳章等人決定採取法律行動。

## 幫助共產黨樹立法治觀念

法治是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為之奮鬥的目標之一。可喜的是，中共改革派中的有識之士，也不斷提倡健全「法制」的觀點（請注意不是「法治」）。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不斷發展壯大，正是因為我們懂得在自由民主社會中，法治觀念的重要性。中國民聯在世界各國的一切政治活動，均嚴格遵守所在國的法律。我們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的人民應享有言論、結社和出版自由等條款，多次向中國政府提出中國之春在國內出版發行的申請。然而，此舉受到中共保守派的無理拒絕。

中共建國三十七年來，一直以「人治」代替「法治」，對現代國家的法治精神缺少基本的理解。中共的領導人可以任意改變解釋和頒佈各種政策，任意修改和歪曲。

人民日報名為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但是，過去，人民日報總是作為共產黨某一派別整肅另一派別的工具。人民日報創刊以來，不知陷害了多少正義忠良之士和無辜的人民群眾。不論目前在位還是不在位的中共領導人，都在不同時期內，被人民日報打擊誣陷過。鄧小平先生文革初期和後期先後兩次被批判，都是人民日報充當先鋒，這類例子不勝枚舉。這一點，試問中共領導人能夠否認嗎？

對於人民日報所犯的錯誤、罪行和應負的法律責任，在中國不正常的政治環境中，從來沒有人敢於在法庭上公開控告它。因為中國的法庭，同樣是共產黨維護其一黨自身利益的工具，而非獨立的社會裁判機構。因此，鑒於人

民日報在美國經過法律程序出版發行，我們決定在美國的法庭上，控告其誹謗罪。中共不是自己在鼓吹要樹立「法制」觀念嗎？那就體驗一下什麼是真正的「法治」吧！我們要告訴中共領導人，在民主與法治健全的國度，胡亂造謠，違犯法律是不行的。我們要開下一個先例，使中共保守派領導人的大腦中，長出一些「法治」的細胞，增添一些法律的常識。只有訴諸法律，才能使中共保守派有所醒悟。

其實，在民主法治的國度中，控告政府、政黨和新聞媒介，本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並沒有什麼可驚、可詫的。通過司法程序監督執政者，是民主與法治精神的內涵之一。

## 打擊保守派極左氣燄

我們去年控告人民日報之際，正是中共保守派囂張之時。八四年以來，以胡喬木、鄧力群為代表的中共保守派理論權威們，大肆扼殺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胡績偉、王若水等人民日報的開明派先後被撤職、開除；中共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李洪林被鄧力群逐出京城，遠放福建。面對極左勢力的猖獗反撲，發揮在海外的特別制衡作用，聲援國內的民主力量，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自中國大陸開放以後，便在海外華人社區和新聞媒介上形成一種特殊輿論壓力。當然，中共保守勢力有時並不理睬，我行我素，香港反對大亞灣興建核電廠的百萬市民簽名運動，並未能使中共決策有絲毫改變。儘管如此，海外輿論壓力，已經形成，且有不斷強大之勢。本刊在海外採訪過三十多位教授學者，他們一致表示，海外可以形成影響力，幫助中國進行改革，遏止極左政治勢力再度抬頭。我們之所以要控告鄧力群本人，一方面是因為他是中共

宣傳部長，對人民日報誹謗一案，應負直接責任；另一方面，因為鄧力群極端保守僵化的政治態度和他所控制的意識形態領域，對中國的改革和民主化進程造成嚴重障礙。只要這些左撇子在台上一天，中國人民、中國的政治就無一天寧日，反精神污染之類的文革小演習，就會不斷地演下去。我們就是要發揮影響力打擊國內極左勢力的囂張氣焰，並不斷給中共黨內的開明派向胡喬木、鄧力群等保守派的進攻，提供砲彈。

## 杜絕誹謗積習

### 唯有依靠法律

在中共保守派的主使下，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財源出自國民黨之說曾泛濫一時，至今未得平息，一些不了解真相的人，至今仍被中共的宣傳所迷惑，使中國之春民主運動蒙受了很大的經濟和政治損失。

中國之春之所以能夠以一貫獨立的政治立場，在艱苦的環境下，得以生存三年多之久，是海內外正直之士為民主的目標無私捐助的結果，它說明民主已為愈來愈多的中國人所認同，任何謠言、誹謗是打不垮中國之春的，現代民主的大趨勢，是任何舊勢力所難以阻擋的。我們在此，向所有支持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人士再一次表示至誠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不負責任的謠言、誹謗，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積習之一，亦為中共保守派在政治鬭爭中所慣用。為了挽回所蒙受的損失，為了維護民主運動的名譽，我們今後將在必要的時候，對各種謠言訴諸法律，方能徹底解決問題。也讓中共保守派以及那些慣以謠言誹謗為能事的渾渾噩噩之輩懂得什麼叫法律責任。這是我們在民主社會的生活中體會出的道理之一。

# 中共黨報為何不敢對簿公堂

## ——評中國政府的外交照會

(本刊責任編輯) 張 森

中國之春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遭到人民日報的誹謗性攻擊後，為捍衛自己的權益和尊嚴，訴諸法律，向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高等法院民事部提出起訴，以誹謗罪控告人民日報及其負責人。此案本是一民事案，即中國之春王炳章等人對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及鄧力群的訴訟案，但由於北京政府的強力介入，而使案情複雜化，從而引起中外各有關人士的關注。

### 不懂美國法治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曾于一九八六年五月六日就此案通過美利堅合眾國駐北京大使館專門向美國國務院發了一個外交照會，對美國政府至今未能制止王炳章等人「在最高法院控告中國人民日報及有關部門負責人」的「反對中國政府的政治活動一事」表示遺憾。中國政府「要求美國政府迅速採取有效措施，制止王炳章等人在美國從事反對中國政府的政治活動；同時將中國政府的……立場轉告美有關法院，並促使其立即撤銷對人民日報和中國有關部門負責人的訴訟」。

北京政府的這份外交照會清晰地表露了中共某些領導人根本不理解美國的法治精神，不懂得美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北京政府歷來是，并且至今仍然是，黨政不分，立法、司法、行政不分的政制。而這套政制長期運作的嚴重後果之一，即使得在這套政制中生長的、以此為生的官員根本不懂得民主政治、法治政制的基本原則和精神，誤認為自己那種專制政體的政制是天經地義合理的、正確的，認為行政應該干涉司法，決定裁決或判決，黨應該干涉政、領導政，天下都應是這樣。中共前任領袖華國鋒不正是在法院做出判決前就預先肯定地告

訴外國記者「四人幫」不會被處決嗎？

美國是一個民主和法治的國家。在美國的民主政制中，立法、司法、行政三者截然獨立分開，相互制約、制衡，行政沒有權利干涉司法。因此在美國的政治制度中，白宮和國務院是無權「採取有效措施」促使「有關法院撤銷」某個訴訟案的。

中國政府的外交照會中強烈要求美國政府「採取有效措施，制止王炳章等人」的起訴。這裏，它忽略了重要的一點，即在法治國家中政府無權、因此也不能制止任何人的起訴。起訴是基本人權之一，是受到損害的一方依法維護自己權益的權利。如果這種權利可以受到政府的「有效」「制止」，那麼這種權利實際上已化為烏有。因為每當受害人希望訴諸法律來維護自身時，政府總可以找到種種「有效措施」來制止他向法律伸手。而如果政府能有「有效措施」制止受害人的起訴，那麼實際上就無法依靠法律來保護自己。中國政府要求正說明，在中國，行政機構往往「「有效措施」制止人民的起訴。法律在「且不說那部法律是否可以真正保護人民，正（正義），但人民往往看得見而摸不着。因為當他向法律伸出手時，政府能夠伸出第三隻手來將他制止。當然起訴者并不一定是有理者，并不一定能獲得勝訴。誰是誰非，矛盾雙方應不應該訴諸公堂，這是司法部門的事，法庭自有公斷。但起訴則是一種公民的權利。如果一起訴就扣之以「反政府」、「反革命」的帽子，那麼還要公堂做什麼？還要法律做什麼？中國社會長期的悲劇就在于虛設的東西太多，黨和政府干涉的東西太多。每當中共某一派別有某種政治需要時，法律則往往被拋在一邊。紅頭文件上的政策可以從中央到地方暢通無阻，但法律却未受到應有的尊重。至于法院，更是

有黨委的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中共建國三十多年來，司法從來沒有享受過獨立地位，法院不是一個嚴肅的公堂，而是宣讀一個判決書的劇場。正是由於三十多年來習以為常，甚至可以說五、六十年來這樣做慣了，久聞不覺其味，以至才做出用外交照會的辦法干涉美國法治原則的事情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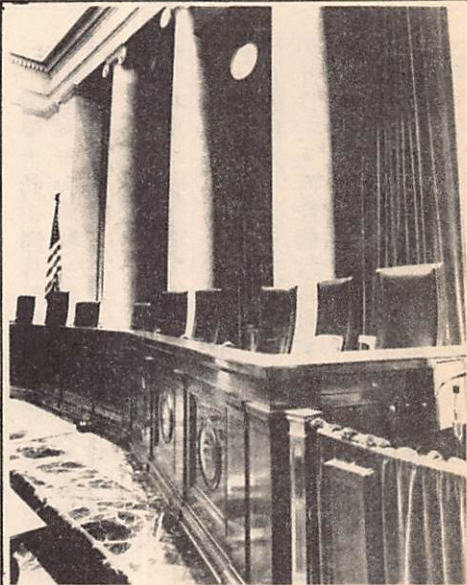
## 理屈妄借豁免

中國政府的外交照會的中心意思是辯稱人民日報理應在美國法院享有主權豁免。

主權豁免是國際司法案件中某方主權國家可以享有的二種權利，人民日報能否享有主權豁免另作別論，但是至少中國外交部的這一態度明確表明：人民日報不敢與中國之春對簿公堂。如果中共當局有充分的事實證據可以證明「中國之春是接受台灣津貼的所謂『民主運動』」，「中國之春是借愛國之名，行敲詐之實以中飽私囊的江湖騙子」，「是一群名利薰心，搞政治投機的政治娼妓」，那麼它在美國的法庭上能夠證明這些不是一個絕好的打擊中國之春、取得全面勝利的大好機會嗎？如果它能在美國的法庭證明這些，世界的報紙輿論將會以顯著的版面、標題報導中共的勝仗，這樣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把中國之春搞垮了嗎？為什麼機會來了又退縮了呢？

提出豁免權只能說明：鄧力群和人民日報自知理虧，人民日報所謾罵的那些不實之詞，是毫無事實根據的，一旦到了公堂，拿不出任何證據，便會無地自容。在國際司法案中，主權豁免往往是不不得已才用的一塊擋箭牌，對於一般案件，政府是不輕易訴諸主權豁免的。我們常看到，政府人員從事不名譽的行為被人當場抓住，再也找不到第二條路時，才求諸豁免。

美國司法權完全獨立。這是美最高法院內法官的坐位，威嚴肅穆。



免權。訴諸主權豁免等於告訴公眾：我再也沒有其它的方法了，請給我一個體面的退路吧！除此之外，我們還能想出什麼理由來解釋人民日報要訴諸主權豁免呢？

## 黨政是合是分 完全實用主義

衆所周知，人民日報是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然而它却要求像政府機構一樣，享受主權豁免。北京政府的外交照會指出：「中國的政治制度具有與別國不同的特點，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是全中國的領導核心；人民日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行使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的宣傳、教育職能，中國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和重要文件均通過它發表，人民日報的財產歸國家所有，其經費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撥給，」因此，「人民日

報理應在美國享有主權豁免。」這裏，中共當局公然宣稱，它之所以要求人民日報享受主權豁免的理由是黨政一家。它告訴外部世界，中國是和別的國家不一樣的，世界其它國家政是政，黨是黨；但在中國，黨即是政，政也是黨，二者本是一碼事。因此黨報也就是國報。國家機構可以享受主權豁免，那麼黨的機構也應該享受主權豁免。如果是這樣，那麼使人不可理解的是為什麼中共政體要在同一事物上掛上兩塊招牌呢？政黨可以執政，從而成為執政黨。但即使在成為執政黨之後，政黨仍只是政黨，國家乃是國家。美國的共和黨、英國的工黨執政後，難道可以說共和黨就代表了美國政府，工黨就代表了英國政府嗎？難道可以說共和黨主辦的報紙、工黨主辦的報紙如果在國外受到起訴時也可以享受主權豁免嗎？

更為矛盾的是，北京政府在其外交照會中公然堅稱中國政治制度具有黨政不分的特點的同時，却在國內外大張旗鼓地宣傳黨、政分家。這就使人產生了極大的迷惑，不解中共究竟是要黨、政合一，還是要黨、政分家。正是在這種實用主義原則的指導下，人們今天再次看到了中共的兩面做法。一方面，中共大放空氣：黨、政分家；一方面，在外交照會中它又堅持黨、政一家，黨報即國家的報紙，黨報受到了控告也應享受主權豁免。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黨、政的問題在中共某些當權者手中就像兩張麻雀牌，想分開打出去時就分開打出去，想合成對子打出去時就合起來打出去。這裏，哪裏還有什麼「政治制度的原則」？

## 中國之春在幫中國

北京政府的照會不止一次污蔑王炳章等人

在美國進行所謂「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也就是反革命活動。王炳章等人的活動概括起來說也就是兩點：(一)創辦「中國之春」雜誌；(二)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民聯)。中國之春是一份報導時事，評論、研討中國現狀，主要反映中國留學生心聲的雜誌。留學生們熱愛這份雜誌，除爭相傳閱外，還積極為中國之春撰稿，反映自己的要求和看法。中國之春的很多合理建議和主張，已被中共改革派所採納，這怎麼能叫反政府呢？實際上中國之春在不斷地幫助中國進步和改革。

中國民聯是一個旨在在中國海峽兩岸推動實現「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和多元」的團體。它批評一切違背這些原則的言行，支持有利於民主事業的一切努力，包括國內正在進行的經濟改革和正在醞釀的政治改革。如果說一批評政府的某項政策，就要給扣上反政府和反革命的帽子，那麼中國何時才能進入民主的現代化社會？中國共產黨不是一貫鼓勵、支持人民給黨提意見，幫助黨和政府改進工作嗎？對於人民的意見不是實行「言者無罪，聞者是戒

歷史第一案：中國之春控告人民日報

## 從崔蓉芝來函看控告人民日報案

(中國民聯)林樵清

在整個中國之春控告人民日報的案子當中，江南先生的遺孀崔蓉芝女士給中國民聯一位成員的信，是頗令人矚目的。

人民日報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刊登崔陳所寫的「江南先生印象記」中說，江南先生曾「著文嘲諷」過中國之春和王炳章等人(詳細內容見前面的文章)。這在法律上來說是一個「確定事實」，也就是說人民日報已握有

「的政策嗎？怎麼人民一真的批評起來，就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呢？」

中國民聯除了推動中國的民主運動，還在國外學習和工作的留學生和出國人員做了大量的具體服務工作。中國駐外大使館口說要幫助、照顧在海外的中國公民，但是留學生們有了具體的實際困難，由于身份和條件所限，他們幫忙的又有多少呢？留學生們隻身一人到海外來學習，首先會遇到的是找房子、找工作、選學校等一系列問題。在這方面，有目共睹，中國民聯對留學生們提供的服務要遠遠超過中國官派的駐外使館。中國民聯服務的是普通的小老百姓，因為他們是我們的同胞。難道中國民聯的這些幫助和服務也是反政府的活動嗎？留學生們在美國學習，自然都希望多學些知識。讀完了博士自然希望有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一段鞏固、深入研究時期。中國民聯支持留學生們讀博士後，希望他們多學一些，鞏固、扎實一點，難道這也是反政府的活動嗎？留學生們在國外學習很辛苦，家屬出來伴讀本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好事，又不要中國政

確實的證據(HARD EVIDENCE)，才可以如此肯定。而我們當時也認為，人民日報可能已確實握有這樣的證據。因為一個自稱是：「

行使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的宣傳、教育職能，中國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和重要文件均通過它發表……。」(見外交照會)的報紙，刊載這樣一個消息，自然是胸有成竹，文章在握，才會如此肯定。

但奇怪的是，我們查遍了江南先生的遺作

府花一分錢。中國民聯為留學生們呼籲伴讀，難道也是反政府的活動嗎？

正是由于這樣一些活動，中國民聯得到留學生們的廣泛支持和擁護。

中國之春對人民日報的控訴本起源于人民日報首先對中國之春運動及其人員進行言無實據的誹謗。每一個受到誹謗的人都有反駁、自衛的權利。這怎麼談得上反政府活動？難道「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荒謬邏輯還要延用到中國以外的土地上來嗎？中國之春是在美國註冊的合法團體，她的行動不是合法、合理，美國自有法律來檢查和約束。中國政府又有什麼權利要求美國照中國的標準來「採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呢？人民日報的所做所為如果理直氣壯，就不用麻煩上級領導發什麼照會了。公堂對簿，挺胸面斥中國之春不是最能令人信服的、最有力的制止嗎？

人民日報，如果你們認為沒有造謠，就請從外交照會的擋箭牌背後走出來，勇敢地步上法庭吧！

，自始至終並沒有看到江南有過「著文嘲諷」的記錄，但又怕一時疏忽，有所遺漏，於是乃動員中國民聯世界各地的分部去幫忙尋找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却都找不到。我們又以為，崔陳有他的獨家資料，我們不容易找着，為了求證，我們的一位對江南有研究的成員乃直接寫信給江南的夫人崔蓉芝女士，希望知道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因為還有誰能比他的妻子更了解他？更能知道他的言行？

沒多久，崔蓉芝女士回信了，信中明白說道：「崔陳在『江南印象記』一文中有許多不實之處，至於嘲諷『中國之春』的文字更是無中生有……。」(見附圖)至此，我們才確定



江南根本沒有「著文嘲諷」過中國之春和王炳章等人。人民日報只是假借江南的口來打擊中國之春而已。但如此卑劣的造謠，所用的語句又如此的惡毒，實在已構成了誹謗罪。中國之春是一個追求法治的團體，於是乃向法院正式提出控告。

人民日報為什麼要假借江南之口來攻擊中國之春？因為那時正值江南被害後不久，案情正引入勝地一步步向外揭露，形成了一股江南熱，只要是提到江南，都格外引人注目。人民日報乃趁此機會強行將話塞入江南口中而來大罵中國之春，事實上這是完全強奸死者之意的。但罵人總要有點根據，怎麼能夠無中生有地造謠亂罵？在國內造謠誰也拿它沒有辦法，但到了國外還這麼做，就讓人覺得氣憤不平而必須與之對簿公堂了。

在法庭上，人民日報必須拿出江南曾經「著文嘲諷」的證據，因此，人民日報在審判度勢之後，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尋求外交豁免了！

只是江南先生何其不幸，生前慘遭國民黨謀害，死後又遭共產黨強奸，中國政治在這兩黨的把持和玩弄之下，真不知要伊於胡底？誠如崔蓉芝女士在信中所說的：「我也清楚地了解政治的複雜性，統治者會用盡一切力量去保障他們的利益，但我決不氣餒，我有的是信心、是事實、是真理、正義。」

崔蓉芝女士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但她在論及人民日報刊載的「江南印象記」時，仍毫不猶豫地說出了事實的真象，批駁了人民日報的謠言。就像她所說的，她有的是信心、是事實、是真理、正義。

我們在此再次向崔蓉芝女士致上我們的同情和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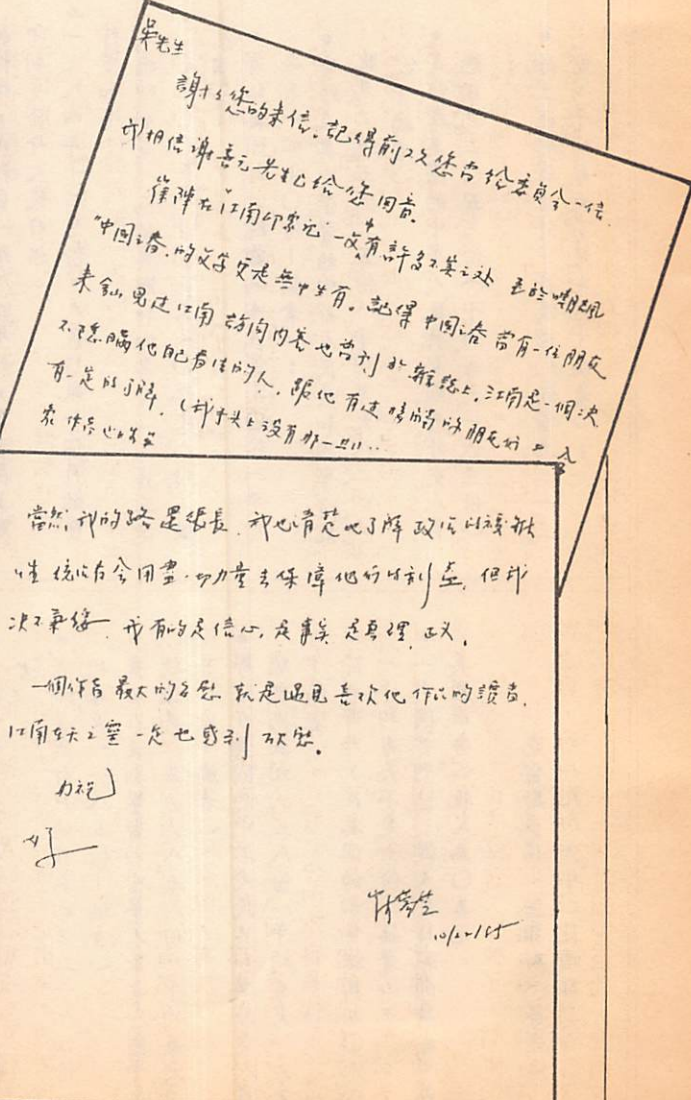
### 附：江南遺孀崔蓉芝女士致中國民聯吳先生函

吳先生：

謝謝您的來信。記得前不久您曾給委員會一信，我相信謝善元先生已給您回音。

崔陳在「江南印象記」一文中有許多不實之處，至於嘲諷「中國之春」的文字更是無中生有。記得中國之春曾有一位朋友來金山見過江南，訪問內容也曾刊於雜誌上，江南是一個決不隱瞞他自己看法的人，跟他有過接觸的朋友們，都會有一定的了解。（我手頭上沒有那一期的中國之春，但有一點印象作者也姓吳：……是您嗎？）

李怡給我信件的拷貝，很不清楚，有一次一個朋友要我給了他。我在想反正雜誌上都登



圖片說明：崔蓉芝女士信函影印件

的很清楚，留也沒意義。

江南去了，是一個不能改變的事實，雖然直到今天我尚不願接受這事實。這一年來，讓天下人知道這事實的真象，讓人們認識真正的江南，是支持我渡過這最艱難一年的最大力量。

當然我的路還很長，我也清楚地了解政治的複雜性，統治者會用盡一切力量去保障他們的利益。但我決不氣餒，我有的是信心，是事實，是真理、正義。

一個作者最大的安慰就是遇見喜歡他作品的讀者，江南在天之靈一定也感到欣慰。

好  
匆祝

崔蓉芝

一九八五、十、廿二

人民日報北美代理商向法庭透露

# 每日零售僅六份●創下辦報世界紀錄

## 人民日報在美機密公開

編者按：在法庭審理中國之春控告鄧力群和人民日報一案中，人民日報在北美的代理商克雷斯多芬·諾耶斯先生，曾向美國哥倫比亞特區高等法院遞交一份宣誓書，透露了中國共產黨黨報在北美一些鮮為人知的機密。令人震驚的是，人民日報在北美（美國及加拿大）每日平均零售量僅有六份，多數為免費贈閱。可見人民日報根本沒有什麼讀者。每日僅六份的零售量，大概已創下中外辦報的最低紀錄。人民日報白白浪費這麼多人民的血汗錢，實在令人痛心疾首。

以下是克雷斯多芬·諾耶斯先生宣誓書中涉及人民日報的有關部分。

### 克雷斯多芬·諾耶斯宣誓書

(摘要)

▲我的名字叫克雷斯多芬·諾耶斯 (CHRISTOPHER NOYES)。

▲從一九八一年起，我一直是在「中國書刊社」

(CHINA BOOKS & PERIODICALS INC.) 的董事長。該社是依照加利福尼亞州的法律組建、獲准而合法存在的。

▲根據「中國書刊社」與中國北京人民日報社的協議，我自一九八四年起，負責在美國印刷及發行人民日報。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份，人民日報一個月的發行量如下：

●總印刷量(包括美國和加拿大)：共三三〇〇〇份(平均每天一〇九七八份(編者)；

●寄給美國訂戶總額為四五五七〇份(平均每天一四七〇份(編者)；

●寄給在美國學習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總數為二五五六二五份(平均每天八二四六份(編者)；

●寄給在美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人員總額為五〇五三份(平均每天一六三份)；

●除上述郵寄者外，在美國的銷量為二一三份(平均每天不足七份(編者)；

●「中國書刊社」從人民日報的廣告收入為：〇美元；

●人民日報寄往、銷往哥倫比亞特區的情況(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份之一個月的情況)：

(一)訂戶寄出總數為八三七份(共有二十七名訂戶(編者)；

(二)寄給居住在哥倫比亞特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之總數為三九六八份(每天寄一二八份(編者)；

(三)寄給居住在哥倫比亞特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人員的總數為二五七三份(每天寄八十三份(編者)；

(四)在哥倫比亞特區的零售量為：〇份。

▲一九八四年人民日報的全年發行量如下：

●總印刷量(包括美國和加拿大)為：三三九八四二份(平均每天九三一一份(編者)。

●寄給美國訂戶總額為四三二六九四份(平均每天一一八五份(編者)。

●寄給在美國學習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的總額為二五六八五八份(平均每天七〇三二份(編者)。

●寄給在美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人員的總額為五九六五八份(平均每天一六三份(編者)。

●除郵寄外，在美國的零售額為二〇六八份(平均每天不足六份(編者)。

▲「中國書刊社」從人民日報的廣告(包括美國廣告)收入為〇美元。

克雷斯多芬·諾耶斯(簽字)  
一九八六年二月四日

# 人民日報的銷路為何如此之慘？

（中國大陸留學生·本刊評論員）李延杰

由於和中國之春的關係，我有幸看到控告人民日報案的一些文件。現就人民日報的銷路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人民日報是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是中國最重要的一份官方報紙，按照北京政府致美國政府的外交照會中的說法，它「行使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的宣傳、教育職能，中國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和重要文件均通過它發表」。這麼重要的一份報紙理應受到海外中國人（包括留學生）的重視。

然而，人民日報對海外中國人有沒有吸引力呢？這可從人民日報在海外的發行情況略見一斑。

中國人到了海外尤為思鄉，誰人不關心祖國的發展和變化？在海外看不到中國的電視，聽不到中國的廣播，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中文的報紙和雜誌。然而令人吃驚的一個事實却是，海外的華人和留學生們很少有人願意看人民日報，儘管人民日報可以通過向中國使領館索取而免費得到。據我所知，在我們留學生當中，只有那些想瞭解中共政策動向的人，才注意閱讀人民日報。海外華人中，只有對中共有研究興趣的人，為了看看中共又在宣傳什麼，才訂閱人民日報。

讓我們看看人民日報在海外的發行情況究竟怎樣吧！我們試以北美地區為例。

人民日報在北美地區的代理是設在美國舊金山的中國書刊社。根據中國書刊社董事長克

里斯多芬·諾耶斯在控告人民日報案中的證詞，人民日報在北美的零售量每天竟不足六份！銷售情況之慘淡令人吃驚，心痛。想當初，中共官員不遠萬里從北京趕來美國主持人民日報開展海外業務的開張大禮，想不到營業如此悲慘，真不知中共當局對此有何感想。

人民日報是中共的一個龐大的宣傳喉舌，職工近二千人，每天忙碌不停，編輯、印刷、發行，耗資甚巨。為了宣傳，中共不計血本。雖然它在美國的零售量每天不足六份，但其空運版在北美地區（包括美國和加拿大）的印刷量却每天近萬份。其中百分之七十五寄給了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約百分之一點八發送給了在美國的中國外交官，約百分之十二點七寄給了對中國問題有興趣的學人，零售量僅佔百分之零點零六，其餘的報紙則成了廢紙一堆。以上是一九八四年的數字。一九八四年是人民日報在海外開展業務的第一年，花了巨資進行宣傳。一般而言，生意剛開張總是比較興隆的，因大家要看個新鮮。可是，人民日報開張後，零售量如此之慘，真令人咋舌。這麼低的零售量，大概已創下了中外辦報的歷史紀錄。

資本主義國家中，報紙如果賠錢則無法生存，廣告是其財政的重要來源。而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在北美的廣告收入竟是零，也就是它完全靠中國政府的資助。也許正是因為這樣，它才可以不計成本地贈送，不計成本地把送出去的報紙丟入垃圾堆。中國勞動人民的辛辛

苦苦的勞動血汗就這樣付之東流。這就是人民日報的「經費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撥給」的結果。有了「大鍋飯」便不在乎浪費，但真正遭殃的是廣大的中國工農大眾，我們對此感到十分的義憤和痛心。

如果你瀏覽一下紐約唐人街的報攤，你會發現中文報刊真是五花八門。僅是日報，就有「人民日報」、「世界日報」、「星島日報」、「美洲華僑日報」、「北美日報」、「大公報」、「文匯報」、「明報」、「中報」、「華語快報」、「聯合日報」……筆者問過唐人街的幾個報紙較全的華文報攤，答案是：以零售為計，最多的是「聯合日報」（據說在唐人街每日可零售數千份）；其次為「星島日報」；第三為「世界日報」（該報全美銷量為第一）；第四為「中報」。而「人民日報」每天只是擺上去，拿下來，平均每日賣不掉一份。一提到「人民日報」，報攤老闆就搖頭。

為什麼人民日報沒人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點可以說明，立場並非單一的原因。上述提到的報紙，「世界日報」傾向國民黨，為右報；「華語快報」、「星島日報」、「聯合日報」立場較為超然；「中報」、「美洲華僑日報」被認為是親共的左報。但不管左、中、右，哪份日報都比人民日報的銷路好。

我在波士頓讀過書，我們樓裏住着很多中國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訪問學者都回國了，人民日報還往他的信箱寄。下課回到宿舍樓常見到數份人民日報在樓道的地板上被人踏來踏去。我所認識的留學生中，只有少數幾位看人民日報的大標題，或看看劉賓雁等人發表的文章。多數人收到人民日報，都放置於屋角。

人民日報為什麼受到如此待遇？這是因為，它僅是黨的「宣傳工具」，它反映的是中國

## 樣板戲與雙百方針

(中國大陸留學生) 朝開牆

共產黨掌權派在各時期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報導事實和反映廣大中國人民的甘苦與心聲。正因為它只是一種「工具」，因此必然缺乏新聞的獨立性、客觀性和公正性。真實的現實可以不說，不真實的可以大加報導。畝產十三萬斤的消息是從人民日報發表的，十五年趕英超美也是在人民日報上公佈的。由於中共領導人的不斷更替，因此人民日報的調子也在不斷變換。「四人幫」的旨意曾在人民日報上長時間佔據大量篇幅，批判資本主義，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呼聲曾在人民日報上狂噪一時；然而事隔不久，號召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呼聲又在人民日報上咄咄逼人。正是由於人民日報充滿了矛盾，翻雲覆雨，因此才在人們心中失去了威信。中共自己說過：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而報紙的銷售量直接標示着這家報紙的威望，它幾乎像溫度表一樣準確，可以說報紙是一種社會政治的溫度計。在國內，政府可以下令各基層單位每週必須有固定的時間組織大家學習人民日報（如果大家都喜歡看，還要什麼組織學習？），但在國外，各報紙都一樣，供求關係完全受讀者市場的影響，政府不能施加任何干涉。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日報的吸引力受到了烈火的真金的考驗。

當然，中共當局單為自己的黨報在國外的銷售現狀感到羞愧是不夠的，（如果連羞愧都沒有，那麼就更令人驚訝了）重要的是如何改進。只要人民日報能說真話，說實話，客觀、公正，及時反映廣大勞動人民的心聲，海外版能夠反映廣大華僑、留學生的心聲，那麼人民日報的銷量自然就會上升。你不贈閱，大家也會搶購。我倒建議人民日報和中國之春通過這場官司來一個和平競賽：看誰的銷量多，看誰更受讀者的歡迎！

想不到四人幫倒台後十年，樣板戲在大陸死灰復燃，且有流行的趨勢。樣板戲作為一種表演藝術，不管成功與失敗，應聽其自由發展、存亡。但是，樣板戲作為一個特定時代的產物，其意義已遠遠超出了藝術的範疇。難怪巴金在聽了幾段「樣板戲」後，上床竟然做了一個「文革」噩夢。夢見自己重入牛棚，文革挨鬥日子依稀就在眼前。巴金的感受說明，樣板戲乃文革罪惡的一個怪胎，就像納粹黨歌一樣，聽了只能叫人毛骨悚然。然而大陸一部分人却健忘得很，唱者表演得津津有味，聽者鼓掌高呼「再來一次」，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民族性格的一個悲劇。

發生一起重演樣板戲悲劇的後果倒不見得十分嚴重。但我們民族正在上演一齣具有諷刺意義的更大的悲劇。這場悲劇就是目前雙百方針的重新出籠。

卅年前，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熱愛自由、民主，追求真理的知識分子，聽了以為中共真的要實踐奪取政權前許下的諾言，於是紛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家的話還沒說到一半，以毛為首的中共一夜之間就推翻自己的諾言，把雙百方針說成是爲了引蛇出洞，是一個陽謀。在這個陽謀的殘酷迫害下，成百萬的知識分子因說了一兩句真話，便妻離子散，關進牛棚。不幸的被糟蹋至死，稍幸的戴着帽子被專政十幾年。今天這段血淚史僅由中共一句「當年打擊面過大」而被輕輕抹掉。一九七八年，健忘的人民，聽信了鄧小平的「發揚民主，解放思想」的諾言，來到西單牆，貼出了要求民主的大字報。並將

鄧小平保駕重上權力的寶座。然而，當鄧小平自認大權在握，便立即下令逮捕民運人士，封閉西單牆，取締民刊，在憲法中取消「四大」，其手法與當年毛的陽謀何其相似乃爾。

今天中國大陸，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在經濟上的改革基本陷入停滯後，受到保守派的重重壓力。在這走頭無路的情況下，爲了尋求新的出路，不得不重施故技，再次推出「雙百方針」的老把戲。樣板戲實際上只是雙百方針的惡果：我花開放百花殺。雙百方針也爲文革的產生埋下伏筆。那麼，雙百方針的重新推出，難道不會引起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人民重溫舊夢嗎？雙百方針的陽謀在知識分子和中國人民心靈上烙下的傷痕是怎麼也不可能痊癒的。那麼，雙百方針難道不應像樣板戲、納粹黨歌一樣被歷史所拋棄？

拋棄雙百方針，那我們需要什麼呢？需要真正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和多元。在戰國時期，因爲有真正自由的局面，才有真正的百家爭鳴。當今的西方民主社會，因爲自由受到法治的保護，才有百家、千家的共存。在中共的四個堅持統治下，試問何來真正的百家爭鳴？雖然現在改革派的鼓吹者溫元凱、劉再復、宋龍祥等一再公開抨擊中共「繼承了頑固的封建觀念」，堅持着「和現代化極不相符的獨裁」，誰又能肯定這種有限的輿論能持續多久？誰又能保證他們再不會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正因爲我們忘不了那場「雙百」的噩夢，並警惕陽謀的重演，所以要大聲疾呼，還我自由、人權，讓樣板戲、雙百方針到毛澤東紀念堂中鬼鬼去吧！

# 中國第一家非國營銀行成立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馬燕

中國第一家非國家銀行十月中正式在四川省首府成都成立。

這家取名為「滙通合作銀行」的銀行並不像現存的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那樣是為國家聚財的機構，而是對儲蓄戶和股份持有人負責的銀行。它所經營的業務除通常的銀行業務外，還有與之有關的服務性項目，如可行性研究和風險分析等。

四川是趙紫陽總理工作過多年並試行改革的發源地，因此自然經濟改革的步伐較其它省份為大。中國自解放以來，銀行一直是國家壟斷。但幾十年的實踐經驗證明，銀行由國家壟

斷並不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經濟改革中如何打破這種壟斷？滙通合作銀行邁出了大膽的嘗試性一步。中國人民目前的財力情況，不可能以私人銀行的形式突破這一壟斷局面，因此合作銀行是一個好方式。從這點上講，「滙通合作銀行」的產生，不能不說是中國經濟改革中一個可喜的新事物，它打破了國家的壟斷，活躍了金融市場，為新中國銀行系統的多樣化開創了先河。

合作銀行產生後將會產生與其它國家銀行競爭的局面。過去全國統一利率的情況可能被打破。在國外生活過的人都知道，美國（其它國家亦然）的銀行沒有統一的利率，一個銀行

一個樣，隨時變動，大家競爭，因此金融市場活躍。合作銀行產生後，中國政府是否也能允許其利率自定，並且隨市場而波動呢？海內外對這個問題正拭目以待。

合作銀行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對存戶和股份持有人負責，而不是對政府負責。這樣既可以真正為人民服務，又可以靈活、及時地對市場作出反應，從而能加速資金的流動、周轉，使金融業更好地為各產業服務。

我們歡迎中國經濟改革能繼續向縱深發展，並希望它能取得可喜的成果。

## ●兩岸風雲●

# 「自由民主」取代「三民主義」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秦俠

本月台灣形勢急轉直下，繼民主進步黨在台北突然成立之後，國民黨在蔣經國的「忍讓」精神指導下，迅即採取應變措施，開放黨禁、解除戒嚴令，台灣已向民主化邁進了一大步。

值得一提的是：國民黨反對中共統戰之口號的改變。蔣經國九日在台北發表的雙十節祝詞中，首次公開地向台灣的民眾提出了「自由民主統一中國」的口號，而未用過去幾年來一

貫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

儘管蔣經國在祝詞中仍以「共匪」稱呼中共，稱台灣是「絕不妥協的反共堡壘」、「反共到底的立場絕不改變」，但口號的變化說明蔣經國意識到，不僅經濟發展可以抵抗中共統戰壓力，政治的發展更能爭取人心，穩定台灣政局。大陸與台灣民主化程度差距越大，大陸對台灣人民的吸引力就越小，台灣的離心力就越強。所以，對於「自由民主統一中國」的口

號，不知中共做何感想。如果中共也敢喊出同樣的口號，并付諸實踐，我相信統一將不成為問題。

不得不承認，口號的變更說明了國民黨已經開始正視現實，靈活施政。「自由民主統一中國」口號一出，等於把中共統戰的球踢了回去。蔣經國認識到：「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想必鄧小平先生亦有此感想吧！

# 博士後研究與 李遠哲榮獲諾貝爾 化學獎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晨曦

一九八六年諾貝爾化學獎與物理獎已於十五日揭曉，柏克萊加州大學華裔美籍科學家李遠哲，與另兩位科學家共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李遠哲是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上第十五位獲得諾貝爾獎者，也是柏克萊加大化學系第七位得諾貝爾獎的教授。在華人中，他是第四位得諾貝爾獎者，前三位得諾貝爾獎的華人是李政道、楊振寧和丁肇中。

李遠哲一九五九年畢業於台灣大學，一九六一年於清華大學研究所畢業。一九六五年，李遠哲取得柏克萊加大化學博士學位，六五至六八年，分別在勞倫斯實驗中心和哈佛大學研究。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四年，在芝加哥大學任教，一九七四年重返柏克萊加大。李遠哲在一九七九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研究院院士，一九八〇年膺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並於今年三月由雷根手中領取象徵最高榮譽的「國家科學獎章」。

李遠哲最主要的貢獻，在於他是全世界利用分子束儀器研究化學反應基本現象的學者中，成績最突出者。李遠哲在學術研究上取得這樣重大的成就，猶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謝大家給我的鼓勵  
李遠哲



最新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博士

「這是他的天才加勤奮的結果。柏克萊加州大學的薛佛爾教授說，李遠哲結合了兩種特質——聰明，並且留意細節，鮮有科學家集這兩者於一身。李遠哲經常告訴同事，「在科學研究上，先天的聰明不算什麼，後天的努力却非常重要。」李遠哲在柏克萊加大作研究時，他每天早上大約十點鐘去學校，晚上僅回家吃頓晚飯又回校工作，直到半夜才離開，有時甚至廢寢忘食地一直工作到凌晨一、兩點才回家。正如台灣中研院院長吳大猷所說，李遠哲的得獎，再一次證明：中國人只要能有很好的學習和研究環境，就會有很高的學術成就，不在其他先進國家之下。台灣的基礎教育好，這對李遠哲日後的學術研究生涯極有助益。李遠哲的得獎，也是對中國大陸的一個挑戰，大陸

擁有十億人口，為什麼至今出不了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大陸的教育、科研制度與環境究竟有些什麼缺陷，難道不值得中國政府認真加以思考嗎？

李遠哲是在博士後研究階段，獲得他最重要的發現的。可見，博士後研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訓練階段。在美國取得重大成就的華人如楊振寧等，如果當年拿到博士學位後，不做博士後研究，繼續深造他的專業，就不可能在後來作出重大的貢獻。中國政府收緊留學生政策，作出限制博士後研究的決定，是不明智的。中國政府既要送科技人員出國學習，又不讓他們再進入實際研究階段繼續深造，使他們學有成就，這是留學生政策上得不償失的做法，對國家的長遠發展是沒有好處的。

# 中共重提精神文明

(中國訪問學者)

程瑞雲

今年八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於北戴河召開了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

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問題，中共是在一九八二年初開始提出的，當時將精神文明建設和物質文明建設相提並論。但當時所提的精神文明建設，主要內容是「五講」、「四美」、「三熱愛」，沒有與改革開放直接聯繫起來，因而收效甚微。

今年四月以後，中國大陸出現了比以前較為寬鬆的局面。七、八月間，大陸一些城市舉行了精神文明建設研討會，針對精神文明與改革的關係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許多專家學者指出，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人的素質，是要改變人們思想中的舊觀念，培養現代

意識。精神文明建設應該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相輔相成，並服務於中國實現四化的總目標。趙紫陽總理今年七月在接見南斯拉夫「新聞周報」總編輯時曾明確指出，我們有一條方針，叫做一手抓物質文明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這就是說人們的精神境界、價值觀念和文化素養，要能夠適應改革和開放的新形勢，同時又能防止和抵制在新形勢下出現的新問題。這為六中全會集中討論精神文明建設作了輿論上的準備。

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吸收了上述專家學者討論的觀點；同時，它也是中共改革派與保守派達成妥協的產物。近年來，中共在實行經濟改革中，出現了一些困難和頓挫，反對改革的

改革中，出現了一些困難和頓挫，反對改革的

保守派，利用這一機會，向改革派發起進攻，攻擊改革派只抓物質文明建設，忽視精神文明建設，甚至把社會上的不正之風，也說成是改革與開放造成的惡果。從而逼使改革派放慢改革的步伐，把已經列上議事日程的政治體制改革往後推，而把意識形態提到首位，重新來搞精神文明建設。

中共這次重提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既強調必須是促進全面改革和實行對外開放的精神文明，又強調必須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精神文明，這是中共最近重提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基本指導方針。為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劃清界綫，六中全會的決議特別強調了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並進一步闡明，要在大力推進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創造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批判繼承歷史傳統而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的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 毛澤東主義在國外

(香港) 曾立民

「面向東方，學習毛澤東思想，走中國革命的道路。」這是已故緬共主席德欽·丹東(德欽·巴登頂)向全黨發出的號召。

一九六四年，緬共中央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制定了「贏得戰爭，奪取政權」的路綫，這就是所謂的「六四路綫」。在這條路綫指引下，一大批主張和平談判，搞合法鬥爭的緬共中央委員和基層幹部被斥為修正主義。其中最

著名的有哥特(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巴克(中央辦公室主任)，他們和屬下許多幹部被丹東主席親自下令槍斃或拘捕。被槍斃的還有曼德禮人民報總編吳拉和多阿瑪的兒子、學生領袖哥丹昌。曾任仰光大學學生會主席後投緬共的××，也被迫逃出中央根據地向政府投誠。在毛澤東「黨內鬥爭是社會階級鬥爭反映」的理論指導下，緬共中央對待「修正主義」和「

右傾分子」的政策是「撤職、逮捕和處死。」這就是勃固山區中央根據地著名的「整風運動」。

經過整風後，緬共中央革命軍反而節節敗退，根據地日益縮小，德欽·丹東主席和他的繼承人德欽·辛主席先後犧牲。前者被自己的警衛排長開槍擊斃(一九六八年)，後者戰死沙場(一九七五年)。至此，緬共的根據地除了東北軍區外，幾乎全部失陷，中央根據地也不復存在。

緬共原是身為「德欽黨」成員和反英「我緬人」組織領袖的昂山將軍和德欽梭等人所創立。昂山將軍是緬共第一任總書記，也是抗日「反法西斯自由同盟」的主席。在抗日戰爭中



中共一貫支持東南亞共產黨極左派。圖為東共領袖波爾布特（右前）一九七七年訪問北京。他的政權殺死了近半的柬埔寨人。

，緬共和同盟內的各民主黨派並肩戰鬥並取得勝利。抗日勝利後因為昂山將軍主張國民議會制、由各黨派民主競選和制定聯邦憲法，以致和黨內的斯大林主義者德欽·梭（紅旗派領袖）以及毛澤東主義者德欽·丹東（白旗派領袖）發生衝突。結果，德欽·梭自組第三國際緬

甸支部（被稱為紅旗黨），德欽·丹東堅持獨立自主的緬甸共產黨（被稱為白旗黨）到農村建立根據地。昂山將軍堅持留在自由同盟內以反對殖民主義、爭取國家獨立、普選國民會議席，以建立民主政府，同英政府展開合法鬥爭。雖然，英政府採取強硬措施，在各地逮捕愛國者，昂山領導的自由同盟及時發動全國總罷工並造成武裝起義的聲勢，英政府眼見大勢所趨只好同意談判。

昂山以自由同盟主席身分和英國首相艾德禮舉行會談，一九四七年一月廿七日於倫敦簽定了昂山——艾德禮條約。英政府同意由緬甸人民自行決定獨立問題。同年四月全國舉行普選，自由同盟獲勝，立即籌組內閣和派遣制憲會議議長吳努赴倫敦談判，英國承認緬甸正式獨立并承認「緬甸聯邦憲法」。不幸的是被殖民主義者收買的走狗乘昂山將軍和內閣部長開會時衝進會場，用衝鋒槍橫掃，昂山將軍和六位部長當場倒斃在血泊中……

至今，昂山將軍仍然是舉國上下包括政府在內一致公認的國家和民族的英雄、聯邦共和國的締造者，其地位不亞於中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

二次世界大戰時，身為緬軍總司令、共產黨總書記和自由同盟主席的昂山將軍，並沒有死守馬列教條，他所追求的是一個真正獨立、自由和民主的國家。在反英——抗日和戰後的反殖民主義鬥爭中，他始終是一個不屈不撓的戰士和領袖。他拒絕接受斯大林和毛澤東等的教條主義；提倡民主、自由和法治並成為後人效法的典範。所以從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到一九六二年軍人政變前，緬甸聯邦所實行的是受人歡迎的議會民主制度。

軍人政變以後，奈溫將軍的軍人獨裁和「

社會主義路線」破壞了民主。因此大批的愛國青年和民主人士投向緬共，希望能推翻軍人的獨裁統治，使得緬共的武裝力量一度空前壯大。但由於緬共堅持毛澤東思想，對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對外排斥異己；只圖建立一黨專政的國家，以新的專制代替舊的專制，所以逐漸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最後遭到失敗。另一個斯大林主義的緬共（紅旗黨）更是眾叛親離，主席德欽·梭被捕判處絞刑，力量隨即瓦解。緬共當中確有許多優秀人物，但由於堅守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教條，思想僵化，不能接受民主的新思想，結果縱然有為國為民的理想，也不能達成願望。相反，即使取得勝利，也會像斯大林和毛澤東一樣建立一個專制和殘酷的新政權。

毛澤東主義（或稱毛澤東思想），不僅在中國，在國外也證明是行不通的，因此，中國憲法上「四個堅持」中要堅持毛澤東思想是十分愚蠢的。「中國之春」主張評毛批毛是對的，中國民聯「二大」文告中反對定馬列主義為一尊也是對的。任何主義都不可能是絕對真理，只有兼容並蓄的多元化理論和民主思想才會接近真理，也更容易糾正錯誤和偏差。毛澤東主義在本質上和斯大林主義一樣，是獨裁專制的封建主義的新包裝。從哲學上說是反科學的，是宗教狂熱式的崇拜主義。一旦離開對人民思想的控制，它就原形畢露，站不住腳了。

毛澤東主義（思想）不僅給中國造成巨大災難，在國外尤其是東南亞各國如印尼、緬甸、馬來西亞、泰國、柬埔寨、菲律賓等地區也給當地人民和國家帶來無可估量的災難和損失。因此，揭露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外的失敗和對其謬誤進行批判，意義是重大和深遠的，對促進中國的民主運動也是有益的。



# 當代青年知識份子的社會職責

## 方勵之同志在北京大學的講話(摘要)

編者按：方勵之，男，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是國內著名的敢言敢聞的改革家。

方勵之被某些人譽為當前中國青年的四大導師之一。其他三位導師是：金觀濤——《自然辯證法》編輯、《走向未來》叢書副總編輯；溫元凱——中國科技大學副教授、化學系主任；李澤厚——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方勵之近年來在國內很多場合發表了一系列極具啟發性的演講，大大鼓舞了青年學生們對自由民主的追求。本刊下面發表的，是方勵之於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四日在北京大學的演講(摘要)。當時，北大轟轟烈烈的九·一八愛國民主運動遭到官方鎮壓，校內一片沉寂。方勵之的講話，像春風一樣，溫暖了北大同學們的愛國之心。

方勵之今年上半年曾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訪問、進修。

本刊向提供方勵之該篇講話的人士表示感謝。我們希望廣大讀者繼續向本刊提供有價值的國內資料。

原整理者按：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四日，北大無線電系學生會請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作了題為「當代青年知識份子的社會職責」的報告。到會學生約三百人。報告後，有的學生說，方敢講真話；有的說，方的觀點比我們學生中最激進的觀點還要激進。還有的學生說，這下子我們放心了，紀念「九·一八」得到了肯定，「一二·九」走着瞧吧！

為了使領導同志了解方的這次報告的主要內容，現將報告紀錄摘要如下。

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來講，要對社會有所推動。這個推動的一個主要方面，就是把我們的本職業務做得比較出色，有一些新的貢獻。如何做好？需要我們在學習、工作方面都要突破一些框框。比如說，我們在學習、教育方面不夠強調創造性，這是跟我們的整個傳統有關係，跟我們近三十年的教育方針有關係。中國

至今做不出具有獲諾貝爾獎金水平的工作，不能不是個遺憾。我們左鄰右舍都有得諾貝爾獎金的，就是我們這裏沒有(笑)。如何形成我們沒有創造性、沒有得諾貝爾獎金的？我們要思考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當然有我們自己的責任。比如大家經常說中國人不太團結。另一方面，有個環境問題。我們很多去過國外工作過的人，無一例外的看法就是同樣一個人在國外工作效率高得多，而在國內工作效率就低。就我自己來講，在國內是一的話，到了發達國家就是五。中國人不比外國人笨，為什麼做不出工作呢？嚴濟慈也常跟我說，回國以後不能做什麼事。我想這的確同我們的社會環境有關係。這個社會原因使得我們不能充分發揮我們的聰明才智。所以，講社會職責，我們在座的人就要爭取一個能使用知識份子發揮聰明才智、提高效率的環境。

最近黨代表大會對科學的提法稍微全面了一點。終於承認科學也是一個精神文明。現代科學是和現代文明一起發展起來的。現代文明是一個全面的觀念，不僅僅是生產方面的。生產所以能上去，是和社會觀念的改變、傳統的打破、很多束縛被拋掉聯繫在一起的。明年要開六中全會，討論如何建設精神文明的問題。這個問題知識份子有相當大的責任，因為我們有相當大的發言權。中國以前總是希望知識份子做些具體事情，少管社會問題。你只管拉車，別的不管。這是不對的，這同我們知識份子的傳統是違背的。在西方就不一樣，不僅要有非常好的專業知識，同時又關心社會的全局，才稱得上叫知識份子。中國實在缺乏一種知識的意識或叫科學的意識，一個具體表現就是知識份子沒有形成一股影響社會、影響全局的力

量。沒有形成這種力量是社會不發達的一個標誌。社會發達的標誌之一就是知識份子能夠對社會發展有發言權、有相當的影響力量。精神文明本身就要形成知識份子的影響力。在西方，戰後四十年來知識份子的力量越來越強，越來越充分地影響社會發展。比如六十年代的污染危機等，都是知識份子呼籲社會、政府注意，就解決了這些問題。他們的知識份子就形成了社會責任感。八月份，一個世界科學大會邀請我去，呼籲裁軍問題，當然我沒去囉！因為我們國家不明白這裏的奧妙（笑），而且並不希望知識份子參與這種問題（笑）。但是對於中國也是一樣，知識份子對社會是負有責任的，我們想到這個問題。

西方國家有各種各樣的危機，我們的國家是否也有危機呢？實際上也是有的。我們作為知識份子要看到這種危機，而且要說出來。擺在我們面前的教育，就是一個危機。雖然發了教育改革的文件，報紙上也是轟轟烈烈說得非常好，但實際上並沒有解決問題。真正要解決問題的關鍵是你給多少錢（鼓掌）。重視不重視最後落實在錢！楊振寧先生說中國重視什麼問題都賦予哲學味道（笑、鼓掌）。什麼叫重視呢？就是報紙上登「現在我們要重視教育」，領導人找幾個教師代表去吃頓飯（笑，鼓掌）。這種「哲學重視」，我想是少一點好。實際上我們的國家領導還未重視教育，還限於這種「哲學重視」的領導，沒有科學的領導。

我認為現行的工資政策關於知識份子部分是完全錯誤的（鼓掌）。知識份子在中國幹了三十年，明碼降價（鼓掌）！大家知道，教授最高的工資解放初期是三百四十五元。大家注意，那時買雞蛋是二分錢一個（笑）。現在最高工資大概是二百五十到二百六十元，至少

了三分之一，但雞蛋漲了多少了（笑、鼓掌）！這叫明碼降價！那麼今天老知識份子拿的錢是否降到二百多元呢？國家說不降，這叫保留工資。我知道復旦大學蘇步青教授就非常發火，說我們幹了三十多年，現在給我們保留工資，就像給資本家定息似的（笑）。非常可氣！知識份子為什麼不能發揮作用，這是一個重要原因，沒有錢就沒有能量，怎麼做事情？對此，我們中年知識份子體會更深一些。前不久我寫過一個「內參」，其實我不想寫「內參」，只是我的意見他不敢登，就反映成「內參」了。錢偉長先生在光明日報上批評高校教師多、學生少，應大大提高學生的比例。我不贊成這個意見，我認為他沒有說出實質問題。我的意見光明日報不敢登，登了「內參」。我的意見是：比例比西方是低，西方往往是一比十，甚至是一比二十，可是我拿多少工資？我們教師的工資比美國少一百倍，比歐洲少五十倍，若按拿多少工資教多少學生同西方比，我們是一比一百！中國的知識份子待遇，不管你是縱着看、橫着看，都是極小點（笑、鼓掌）。縱着看我們降價了，如蘇步青教授錢少了。橫着看，不比發達國家，就比周圍發展中國家，同樣是最低點。像這種問題，一定要去呼籲，見什麼人都呼籲，不管它有用沒用（鼓掌）。有的人老是說得天花亂墜，最後說一句：你們知識份子要理解現在的情況。我覺得不能夠理解（鼓掌）！知識份子就要這樣站起來，這樣說一些話，才能夠推動社會。

知識份子的社會職責就是推動我們這個社會的發展。現在講理想、紀律。所謂理想，就是我們知識份子對社會要有責任感，要想知道如何推進我們的社會發展。這就是所謂理想的最主要内容，而不是想到幾萬年以後如何如何（鼓

掌）。至於幾萬年以後如何？我作為研究宇宙的也不能預言太遠（鼓掌）。重要的是想現實有哪些問題需要解決，或者看得見的將來需要解決哪些問題。我們每一個同志是不是很關心社會問題、社會情況、社會發展，我覺得這是理想。

我們現在沒有理想、紀律問題？的確有。這也需要我們知識份子來改變。所謂理想，不需要外人灌輸，要我們來解決。知識份子本身代表了社會的精華，應當是代表社會的理想。現在說的所謂缺乏理想、缺乏紀律的原因！這正是需要我們去推動的——到底是什麼？有的人說是因為對外開放，我認為這一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凡是去過國外的人，只要是不願意說虧心話的，都不能不說外面的紀律、秩序、道德、文明比中國高（鼓掌）。很多人以為國外是自私成災，從微觀上你舉一個事例當然是有的，但你要從宏觀角度看，那相對來講的確是比中國文明，不能不承認。很多人說西方人很空虛。是有空虛的人。但是不是整個社會的人都是空虛的呢？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他們的社會中有很多知識份子非常有責任心、責任感。他們經常討論知識份子應當有什麼責任、什麼樣的道德，那是非常嚴肅、非常認真的，絕不比我們過的那個組織生活要差。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我們現在理想抓不到了，紀律混亂了的情況呢？原因是在我們內部。重要的是很多領導人就不尊重紀律。我舉一個現實的例子。最近在美國召開了有大陸和台灣兩方參加的有關加速器的學術會議。我想當然應該是從事這項工作的一些學者、專家去。可是代表團去了十多個人，我們科大就去了一個人。去的人中很多根本就不學物理的，跟加速器一點關係都沒有。這算守紀律嗎？包括

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在裏頭（鼓掌）。我就不知道他幹嘛去？（哄笑）如果說紀律問題，這才是最嚴重的紀律問題（鼓掌）。不守紀律就是腐敗！（熱烈鼓掌）大家以後接觸社會，這種腐敗現象極其多，要整頓紀律先得從上面整起（鼓掌）。現在社會風氣不好，黨風不正是最根本的問題，特別是一些領導同志本身風不正。所以需要我們知識份子在這裏起作用。我不管他是張百發，我就要到處說（鼓掌）。這種人如果在西方，有這種事，趕快回來辭職！（鼓掌）這些事就是需要我們做的事，我們看到這種情況就不能放過。有的人不敢說，其實大家都說，他就沒有辦法（鼓掌）。這是理想、紀律薄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這些年我們關於什麼叫共產主義的宣傳存在很大問題。我覺得在我們的理論體系中、宣傳中最大的毛病，就是把共產主義宣傳得太有排他性，或者說比較狹隘，實質上也是比較淺薄。我也是共產黨員，我追求的東西不是那麼狹隘的東西。我們追求更合理的社會，那應是多樣化的，不是排他的，包容着人類一切精華的。這些年宣傳的排他性，造成我們現在文化上的貧血症、精神上的貧血症。這幾年的宣傳裏頭，好像什麼東西都是自有共產主義以後、或者共產黨成立以後、或者說四九年以來，才是最高、最高，以前呢？都不行。這是最可怕的一種宣傳。如果要加帽子，這才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我們現在教育青年要有理想，說到一些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英雄，這是可以的。但你不要把別的人給貶一下。以前那些英雄，例如文藝復興時代出現的巨人，他們的價值不比你現在這些人的價值低。可是我們宣傳時，最後總要加一句：歷史局限性（鼓掌）。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這就

造成我們文化上的貧血。我們現在把以前的都給革了，只從四九年算起，當然非常淺薄。「文化大革命」一來，更什麼也沒有了，前面否定了，現在否定了，這倒真是空空虛虛了（鼓掌）。作為共產黨人，我們應當有一種胸懷，就是包容所有的各種各樣的思想。對各種各樣的文化，特別是精華，我們都應當吸取。我很主張大學裏頭要有多樣化的思想，多樣化的流派。如果我們一切都是單一的、是排他的、狹隘的，必然造成沒有創造性。創造性一定是在多樣化的、寬容的環境裏。我們現在的確還有相當一部分人、相當一部分勢力仍然用這種排他性的、狹隘的東西指手劃腳，還打着一個旗號——叫做「馬克思主義」。但我們要說，你不是馬克思主義，你那個起碼連杜林還沒有達到（全場笑）。杜林是一百年前，你就是一百年後。這種東西我就要徹底揭露他。對這些人，你要說，我就抽你的。對這種情況，我們就要發揮知識份子對社會的職責。我們作為知識份子要站出來，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就失去了職責。

學生問：紀念「九·一八」是不是我們知識份子應該做的？

方答：要紀念「九·一八」當然是正確的（鼓掌）。我早在八一年就寫了篇東西，說應當紀念南京大屠殺。但沒有一家報紙敢登（鼓掌）。所以這種事我做得比你們早得多（鼓掌）。有人說紀念「九·一八」會影響國家的政策，影響我們和日本的關係，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對的（熱烈鼓掌）。日本每年八月六日都在廣島舉行一次紀念大會，而且每次都請美國人來，大罵美國人一通，並沒有影響到日、美的伙伴關係，做生意照樣做得非常厲害。我覺得該罵的時候就罵，該做生意做生意，這是兩回

事（熱烈鼓掌）。致於罵兩句中曾根，日本都有人罵，在中國罵有什麼了不起的？（鼓掌）問：在目前高壓、非民主制度下，政府對你無可奈何，但別人這樣也可以嗎？

答：我想這個說得似乎不是特別準確，不是完全沒有民主，關鍵是要靠你去爭取。第一要學好，要有一定的業務底子（笑），然後你再去說話。我勸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本職搞好，你變成有一點影響了，然後再去說話（鼓掌）。

問：如何評價紀念「九·一八」的社會效果？

答：對安定團結影響如何，趙紫陽最近在紐約答得還可以，就是說政府對這件事情也沒有支持也沒有反對。我覺得政府對這件事情這樣做，當然不會影響到安定團結。有的同學表態這種態，有的同學表態那種態，我想都是可以，就是說，一個活躍的社會並不表示它是不安定的；如果是死氣沉沉，反而是隱含着什麼問題（鼓掌）。

問：我們應追求建立一種更合理、更公道的社會，而這種社會不一定是我們已經設想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答：實際上到現在我們也沒有任何正統的或非正統的理論來說明我們將來到底是什麼。原來我們說「社會主義」，現在說「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什麼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也只有名詞（笑）。

問：你講的「環境」的具體內涵是什麼？是否用「制度」、「體制」來代替更確切？

答：剛才實際已談到這個問題。

問：請問你如果在科大是否會這樣講？  
答：我在科大可就比這兒更隨便一點。因為在這兒畢竟條件不完全一樣。

## 中共的

# 「先從生活上搞臭」

## 可以休矣！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朱彩萱

記得卅餘年前，由「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席卷全國。而當我仔細研讀胡風的全部「反革命罪行」時，却發現主要罪證是胡風和他的朋友之間的私人通信。而在這些信件中，胡風及其「伙」的最大「罪惡」是發洩了對幾位黨員文人如何其芳等等的積怨。因此，我對聲討胡風及其「伙」的「反革命罪行」的目的和採用的方式多年來一直大惑不解。但胡風的另一條「罪狀」，却使我對胡風此人從內心感到鄙視和厭惡。即「胡風曾在日本，從事了兩年不可告人的勾當」。究竟是何種「勾當」，材料中却不再解釋，不知道是因事屬機密不可洩露呢？還是中共確實無從「內查外調」，不知底細。但中共却在宣傳材料中配以圖畫作為註釋。解釋這句話的插圖是：以日本某市某街為背景，胡風手持酒瓶，爛醉，趴在地上。而胡風身後

的背景，顯然告訴讀者那是日本的風化區。因此，多年來胡風在我心目中，只是一個酗酒狎妓、形骸放蕩的「墮落文人」。而中共只是不願揭人「隱私」，因而「手下留情」。

在聲勢更為浩大的反右運動中，揪出了「丁、陳反黨集團」。首惡分子即是那位蜚聲海內外的女作家丁玲。這位舊社會的反叛女性，革命烈士胡也頻的遺孀，投奔延安，為「革命文藝」立下汗馬功勞，曾獲得「斯大林文學獎」的殊榮。究竟她為什麼忽然反黨？反黨的事實在何處？在鼓噪一時的批判聲浪中，却語焉不詳。然而，有人揭發了一件事實并公諸全國，無疑使熱愛丁玲的千萬讀者對其義憤填膺。這就是：在胡也頻屍骨未寒之際，丁玲便與另一位男士「姘居」，且此男士是國民黨特務。按照中國的傳統觀念，死了丈夫的寡婦如能殉情，最為貞烈，更何況胡也頻乃烈士也，丁玲如

能夠殉情，自應被譽為「為革命而視死如歸」。即使要再醮，亦須待三年重孝之後。而丁玲竟在先夫屍骨未寒之時，與人姘居，活活勾畫出一幅淫蕩婦人的嘴臉。更何況胡夫竟是特務！殺夫之仇，本應不共戴天。丁玲却竟能投懷送抱。可視為當代潘金蓮，無恥之尤！

名詩人艾青也淪為右派，他的詩催動讀者的心扉。一首「大堰河」，使他成為一代青年崇敬的詩壇奇才。這位「新中國的熱情歌手」，何以竟會反黨？具體罪行何在？在鼓噪一時的批判聲浪中，又是一個語焉不詳。然而，有一條罪狀却無疑對艾青是致命打擊：艾青恃仗錢財，追逐和玩弄女性。為了賞心悅目，當時的各大雜誌上照例配以漫畫。漫畫的左方是一位妖冶的女性在奔跑，身後則是頭大身短、雙腿細小的艾青在狂追，艾青的身後則是外圍內方的開元通寶滾滾相隨。讀者一目了然，也恍

然大悟，自己心目中這位脫塵不俗、才華燦爛的詩人原來却是個「流氓」，一種被欺騙和愚弄的憤恨心情油然而生。

以上三位中國近代文壇的巨擘，都在中國廣大讀者的心目中遭到了唾棄。讀者對他（她）們政治上的罪惡不甚了了，他（她）們却從生活上搞臭了。

「卅年風水輪迴轉」，一九八〇年前後，文藝界鄭重為此三人平反昭雪，推倒了強加在他（她）們頭上的栽贓誣陷之詞。洗瀾冤情、恢復歷史真實之後，此三公原來是高風亮節、道德文章的偉君子。讀者此時不禁拍案驚呼：當初竟不疑黨報黨刊血口噴人，竟被欺騙廿餘年。好厲害的「先從生活上搞臭」！



她（他）們為何滿面愁容和倦容？  
上圖為丁玲女士，下圖為丁與丈夫陳明。



中共歷史上曾有所謂克敵致勝的「三大法寶」，而這個「先從生活上搞臭」無疑是開國卅餘年來戰勝對手的一大法寶。當年批判「高饒反黨集團」時，除聲討高崗的鬧獨立王國之外，還要特別「嚴肅指出」：高崗此人喜歡樓着女人跳舞！偉大領袖發動文革，要打倒劉少奇，而百姓們不解朕意，在文革初期多倫為「保皇派」。於是乎，從高層內綫透露出劉少奇生活「荒淫無恥」的內部資料，說劉少奇先後討過多少個老婆，並列出圖表；又有劉少奇經常在辦公室裏，把王光美抱在自己大腿上等等動細節。至于王光美的生活作風，那更是「馬尾穿豆腐」，提不起來。小百姓們對中共高層的「路綫鬥爭」無法理解，但對此類資料還不

至于不懂。販夫走卒們聯想起自己的清苦生涯，甚或有人窮得終生無法娶媳婦，而這個劉少奇却在那裏走馬燈似地換老婆，能不高喊「打倒」嗎？

大陸吹起「改革風」後，這個「先從生活上搞臭」似乎仍未被改革。有時甚或愈演愈烈。此乃因為十年動亂之後，動輒給人扣上反革命帽子的作法已大失人心，而「先從生活上搞臭」却正符合「清除精神污染」的要求。

中共玩弄這一法寶，有時令人哭笑不得。譬如數年前轟動一時的「卓長仁等劫機案」。我們在這裏不討論卓長仁劫機「投奔自由」是對是錯，但卓長仁等把偌大一架飛機，一百餘名乘客，劫持到南韓去，無疑是一樁嚴重的政治事件。全世界都在關注着中共當局的反應。好了，經過數日沉默之後，中共當局發表了一個數百字的簡短聲明。除要求南韓還機還人之外，還特別不惜筆墨，說明卓長仁和他的姘婦「長期非法同居，道德敗壞」。

男女非法同居在西方不勝枚舉，有人認為這樣作可以在婚前考驗雙方的適應能力，以便合則留，不合則去。也有人終生只同居，不結婚。也有人婚前絕不同居。各人好惡不同，環境不同。是非曲直，一言難以蔽之。但西方人的觀念，視此為個人私生活，他人不得干涉。非婚同居雖然與中國的傳統觀念不相符合，但中國大陸上近些年來，或明或暗的婚前同居，也為數不少，一般人也並不願干涉此類個人私生活。但武裝劫機事件却非同小可，這却是世人談虎色變的大事。每有劫機事件發生，當事國的官員們便忙得團團轉，公民們每日必定動看電視、報紙，甚至不相干的其他國家也見義勇為，協助解決。

一方面是舉世矚目的政治大事，牽扯到一

百多名乘客和微妙的國際關係；一方面是個人自願選擇的私生活方式。這樣兩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却被中共當局硬扯到一起去了。中共當局如此掂不來輕重，簡直令人哭笑不得，真個是「狗尾續貂」！而且，僅以同居來斷定「道德敗壞」，那末，世界上「道德敗壞」的人不嫌太多了嗎？

退一步說，中共當局即使要把卓長仁等從生活上搞臭，也可以由與卓長仁在一起工作的人，以個人名義發表文章。怎麼可以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的方式來揭人隱私呢？針對南韓發表官方聲明，對中國而言是第一次。這個聲明遲了數日才公諸于世，可以想像中共官方層層討論、字字斟酌，但還是鬧出了這個「狗尾續貂」的笑話。這一事實是否說明，對異己分子一定要先從生活上搞臭，已經成爲全黨上下根深蒂固的一項基本政策？

不久前，十九名大陸青年分別從廣東等沿海地區北上山東，購得一隻破船，漂泊到南韓，并要求到台灣定居。各國人士關注的焦點乃是南韓如何處置，如何能在錯綜複雜的外交關係中，處理得既合乎國際慣例，又不致于加劇和中共當局的緊張關係。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跑來跑去，已司空見慣，這次因南韓的被迫介入增加了戲劇性。至于這十九名青年，均屬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并無引人注目之處。但中共當局却明確宣佈，這十九人都是「罪犯」，台灣當局要接受的將不是一批「義士」，而是一批「不良分子」。這十九人斷然否認，斥責大陸當局是憑空捏造。弄得旁觀者一頭霧水。反觀中共的指證，的確也沒有說出什麼滔天大罪。而既然這十九人多是罪犯，又爲什麼聽任其公然購船駕出公海？要知道，中共的「無產階級專政鐵拳」舉世聞名。旁觀者稍作推敲，便

對中共說話的真實性產生懷疑。本來目的是給這十九人臉上抹黑，結果却適得其反。依我看，如無確鑿證據，切忌給他人臉上抹黑。尤其不要經常用男女之間的事，或某人若干年前曾拿過別人兩本書、幾十塊錢之類的瑣事，把人搞臭。否則，只令人感到你自己格調低下。如果是中共自己派出的留學生，發表了與中共當局觀點相悖的言論，中共當局也一律如



法炮製。譬如你在十年前、廿年前曾和某個女孩子過份親熱，甚或發生過「不正當的兩性關係」，等等。於是密鑼緊鼓，熱鬧一時，自以爲可以把對方搞得無地自容，其實，嚴肅的讀者希望了解的是雙方的政治觀點。那種謾罵式的攻擊無疑會令讀者反感。至于從個人私生活的角度攻擊政治對手，在現代文明社會已極少有人採用。除非你是菲律賓前總統馬可仕，曾搜刮貪污民脂民膏供嬌妻揮霍，才有揭露的必要

。社會并不需要用桃色新聞來污染政治，一個嚴肅的政治大黨，也不要把自己降低到黃色小報記者的地步。

在中國大陸上，發掘、編造、誇大、醜化他人的私生活，從而把人搞臭的作法，早已蔚然成風。這是中共各級領導帶頭倡導的作風，是數十年上行下效的結果。其荒唐可笑的程度，已匪夷所思。

筆者曾讀過中共一位官辦報紙記者採訪到的一則消息，披露如下事實。一個中央直屬的科研院所，急需某一專業方面的人才。委託一位學術界前輩推荐數名年紀較輕、有真才實學的人才，以便聘請調進。這位「伯樂」接受該研究所請求後，認爲這是爲國家四化建設、振興中華而舉荐「千里馬」，自當義不容辭。于是乎，頻頻發信，聯絡舊日老友、昔日門生，四處網羅，精心挑選。終於發現了兩位四十歲上下、學術成就斐然的「千里馬」。教授并親自約談、面試，認爲這兩位後生學子極有希望成爲異日的學界新星，不禁心感欣慰、撫掌稱幸。老教授恭敬敬寫好推荐信送上該所，心中充滿了「不辱使命」的快感。然而，該所人事處調來此二人檔案材料詳加審查後，結論是「不得調入我所」。原因是「不符合德才兼備、又紅又專的條件」。

教授在舉荐此二人之前，已作過多方瞭解，已知此二人品學兼優，何以該所竟得此完全相反的結論呢？心中大惑不解，遂刨根問底。原來此二人檔案中，均有個人劣行不良紀錄。一曰小學三年級時曾鑽過一次女廁所；一曰初中時期曾「行竊」，偷得圖書館藏書（通俗小說）一冊。該所人事處幹部「義正詞嚴」地答覆教授：「我所爲中央直屬科研機構，人才的挑選從嚴，寧缺勿濫！」。于是乎，此二人仍

然呆在那個不能發揮所長的基層部門「鍛鍊」，教授先生爲之頹然。

筆者曾親耳聽到一位五十歲的大陸學者講述其自身經歷。此君在學術上已頗有影響，在國內外小有名氣。事業上兢兢業業，樂在其中；平日稍得偷閒，或輔導子女讀書，或率領全家郊遊，絕不參與是非。此君群衆關係融洽，唯獨與基層幹部之間多年一直整整扭扭。其人我行我素，對這幾位基層官僚不卑不亢，自以爲「我憑本事吃飯，掙國家的錢，與你何干！」。一日，因事與幹部發生齟齬，另一幹部遂約其談話，予以「批評教育」。此幹部突然冒出一句驚天動地的話，唬得此君幾乎氣閉倒地。此幹部道：「我們曾看到過一份材料，是你青年時的女朋友寫的，你（妳）那時談戀愛行爲不檢，你應該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原來此君青年時曾拍拖過一位女友，二人一度攪昏了頭，花前月下，夜半無人之時，曾有許多親暱鏡頭，兩人通信中曾有記載。此後文革爆發，此君老父當了「反動學術權威」，慘遭揪鬥，此君亦成爲「狗崽子」，女友亦與其「劃清界限」，二人反目成仇。女友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將此君的追求信件上交「組織」，請「組織」對「狗崽子」嚴加管教。此事當時只是一段小插曲，並未引起軒然大波。事過十七、八年，時過境遷，此君建立溫馨小家庭已十餘年，將那段往事早已拋諸腦後，不復記得。不料這次被人「揭了老底」。此君告訴我：「我並不怕他們揭我瘡疤，因爲年輕時總難免有些風流逸事，而且我和那個女友絕無上床。我驚訝的是，他們竟然把這種毫無意義的材料一直保存在我的檔案裏，我已調動過幾個單位，搬遷過幾個省市，這筆材料也隨我調來調去，而且至今還在幹部中傳閱。」



讀者諸君不妨設想，假若廿年後，我們的「黨領導」約你談話，其內容是你現今和女友拍拖時「界限不清」，你難道不感到震動嗎？我們在國內時，常看到許多幹部終日無所事事，每天一杯茶、一張報紙，渾渾噩噩混日子。你若找他談工作，他推三推四、沒精打采，任你怎樣急，他仍是悠哉悠哉。但是，如若聽說某男與某女如何如何，他的興趣極大，不僅仔細打聽，甚或緊急成立調查小組。每一根神經似乎都蹦緊了，連走路的步伐也輕快起來，工作效率不僅高，而且極爲耐心，幾乎把所有的情節都搞得極細緻。這些人的特殊心態，令我們無法理解。

目前，許多「中箭落馬」的改革家，正是被人從生活上找碴子搞臭的。國內盛行的兩句話，一是「半天時間寫封告狀信，只花八分錢郵票，讓你一年不得安寧」。另一句是形容告狀內容，「先看經濟賬目，再看男女關係，如

果兩者皆無，你是否還有些驕傲自大」。一些人才學家已注意到，中國的人才之所以缺乏，其原因之一是我國社會沒有隱私權。一些人才遭人忌恨，被人搜集隱私、打將下去。而能有條件有權利搜集他人隱私并作爲把柄整人的，只有我們敬愛的「組織」。一般群衆，尙無這樣的方便。

在現代文明社會裏，個人隱私權是受到極爲嚴肅的保護和尊重的，並且成爲個人自由和人權的重要標誌。可惜中共卅餘年來對「自由、人權」的批判，已使得中共各級組織對自由和人權的概念十分陌生。而「個人隱私權」這個名詞，已幾乎在中國社會生活中湮沒絕迹。對個人隱私的粗暴干涉，已成爲司空見慣的現象。在國人的心目中，也已喪失了保護個人隱私權的概念。其實，一個專制社會的形成，正是以粗暴蹂躪個人隱私權爲其社會基礎的。

假若有人以爲中共的「從生活上搞臭」，乃是因襲了中國封建道學家的傳統觀念，那就大錯特錯了。一方面是對政治對手與草芥小民的無休止的干涉；另一方面，中共的各級領導尤其是高層領導中，多年來不乏「性革命」的男女鬥士，其行徑早已朝野共聞，不必贅言。但是必須注意，他們的胡作非爲是以殘酷的專制權力爲基礎的。

這種從生活上將人搞臭的作風，嚴重污染社會生活的素質，也損害了中共自己的形像，使得中共的幹部隊伍品質降低，肖小庸俗之徒，得以甚囂塵上。製造冤假錯案，形成人際關係的緊張氣氛，使得不少有用之材毀於一旦。而又因沒有一套細緻的法律作爲辨別是非的標準，坑人者無以自律，被坑者無以自辨。又因其數十年來廣爲泛濫，爲害甚烈，實在已到了國人當以重視的時候了！

# 魯迅是人不是神

(美洲) 柯奇



「人民日報」於今年二月十五日在第一版轉載了「文藝報」陳漱渝的文章「不要恣意貶損魯迅」。文中指出，近兩年來貶損魯迅的言論多次出現，特別到去年八月出現了高潮；八月六日「雜文報」刊登署名「李不識」的文章「何必言必稱魯迅」，把魯迅的文化遺產譏之為「魯貨」；把魯迅理論和創作的影響稱之為「魯化」；同年八期「青海湖」雜誌發表「論魯迅的創作生涯」一文，給魯迅的「創作生涯」描繪出一幅十分黯淡的圖景，為貶損魯迅的言論蒙上一層薄薄的理論面紗。陳文最後表示：「這種貶損的言論如果出自敵人營壘，那當然不足為奇。如果貶損魯迅的言論出自同一營壘，見諸革命報刊，則不能被視為正常現象，

需要及時予以引導。」

出現這股反魯迅的浪潮的原因，是值得研究的，反映的問題也值得重視。陳漱渝文章把這種情況簡單地歸之於趕時髦和有些報刊編輯為了追求「經濟效益」。筆者不同意這種分析，而認為貶損魯迅言論的公開出現，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作為一名文化戰士，魯迅對中國近代文壇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受到廣大人民的景仰，享有崇高的聲望，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魯迅是人，不是神，人們可以對他的作品作出不同評價，乃至否定。共產黨統治大陸三十多年，魯迅實際已被「神化」，沒有人敢對他的創作持任何異議，也不可能發表任何不同的看法。這是共產黨獨裁統治的必然現象。今天貶損魯迅言論的出現，不僅僅是一個對魯迅

的評價問題，而是反映文藝界對共產黨獨裁統治的不滿。

共產黨實行愚民統治的一個手段是把個人「神化」，毛澤東本人就是為此目的而被製造出來的一尊「神」。他超越一切時空，前無古人，句句話都是真理，人民只能絕對服從，頂禮膜拜。在文藝界共產黨也需要一尊「神」，用來鎮壓那些文人墨客，魯迅以他在文藝界的地位，最合乎共產黨的這種需要。衆所周知，毛澤東是極力推崇魯迅的，而且不顧時間條件，幾乎把魯迅從一個新文化革命的旗手提升為無產階級偉大的文化戰士。魯迅本人也已成爲一位完人，他的每句話幾乎都具有跟毛語錄一樣的效力。正如「論魯迅的創作生涯」一文的作者邢孔榮所說：「長期以來，在魯迅先生文學創作研究上存在着考古式的傾向……彷彿魯迅先生一生下來就是魯迅先生，無老無少，他儼然超越於時間、空間之外；表現在對作品的評價方面，則是篇篇精品，字字環珠，幾乎被視為不可動搖的經典。」事實上，共產黨歷次搞運動，都利用魯迅的話去打擊所謂的階級敵人。例如，魯迅有一篇叫「痛打落水狗」的雜文，就被作為對敵人絕不能手軟的談論。文化革命中批判周揚在抗日戰爭時期提出的「國防文學」口號，也是引用魯迅的「大眾文學」作武器。好像魯迅天生是馬列主義者，一直都有黨性和階級性。但迄今爲止，還沒有任何證據足以說明魯迅和共產黨有什麼關係。「文藝報」透露，有人編造「毛澤東拜會魯迅」，顯然是對此的挖苦和諷刺。

這股反魯迅的浪潮，共產黨將如何處理呢？「文藝報」聲稱這事「已經引起文藝界廣大同志的強烈反感」，而且表示要「及時予以引導」，這是否是變相鎮壓的輿論準備呢？



# 中共又提「精簡機構」

(台灣新移民) 劉安第

喧嚷已有數月之久的中共政治體制改革，據中共中央書記處負責人透露，主要是針對着五個方面：即精簡機構，提高辦事效率；幹部制度；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黨政分工。

這裡僅就精簡機構這個問題談一些意見。早在一九八二年，中共就大張旗鼓地進行過「機構改革」，現在又重彈舊調，而且將這一問題，列在政治體制改革的首位，充分反映了它的重要性。

人們還記得，五年前的中共機構改革，是趙紫陽在八一年十二月舉行的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提出的。當時趙紫陽認為，中共官僚主義嚴重，是由於其統治機構的過份龐大臃腫，部門林立，層次繁多，人浮於事。要克服官僚主義，必須從機構改革做起。出席會議的少數人大代表，就一些地方機構的臃腫問題，列舉了一些事例。有個代表說：「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的現象，行政機關有，企業單位也有。馬鋼有個公司，平均每三個工人就有一個行政人員，公司治安科六個人，就有五個科長（筆者按：包括正副職，下同）。另一個代表說：「安徽六安市只有三個郊區公社，還成立農業局，配備八、九個局長」。又一個代表也說：「從嫩江地區直屬機關看，同文化大革命前相比，部、辦、委、局這些單位，由四十一個增加到六十六個，科、室等單位由一百四十五個增加到三百〇五個，行政幹部由八百六十人增加到一千二百七十五人」。

而在中共中央，情況更糟，據當時統計，

國務院竟有一百〇八個直屬單位，副總理多達十三人，正副部長近一千人，其中冶金工業部即有正副部長二十八名之多。真是駭人聽聞！這是一部曠古未有的特殊官僚統治機器！

因此，當時趙紫陽宣佈的機構改革，是從國務院各部門做起，「部門將作較大的裁減和合併，人員盡量精簡，領導幹部將有較大的變動」。從那時起，中共國務院副總理，確實裁減了多名，但隨即又增加了一些與副總理同級的國務委員。國務院直屬各部門，確實裁減、合併了不少，但近年又陸續新設了大量單位，人所共知的如廣播電視部、國家安全部、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等等之外，還有中共未公佈的。

實際上，早在八二年前，中共就進行過多次精簡機構。但是，據出席五屆人大四次會議的代表指出：「三十二年來幾次吵鬧精簡，却是越簡越多」；「過去幾次精簡之後接着就是加倍膨脹」。如今中共中央書記處負責人又承認：「現在的機構，同改革前（筆者按：即八二年前）相比，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多了」。可見中共機構之臃腫，已到了根深蒂固，積重難返的地步！

現在，中共當局再一次提出精簡機構，並且把它和幹部制度、健全法制、發展民主、黨政分工並列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內容。但是，這項改革能否兌現？能做到那一步？能否消除積弊呢？會不會像以往的多次精簡那樣「越簡越多」呢？

南斯拉夫共產黨前第二號領袖吉拉斯曾指

出：共產黨的無產階級革命，開始是打着「消滅階級」的旗號，「結果却產生了一個權力無邊的新階級」，這個「新階級有着特殊的性質和特殊的權力，它以一個統治者和剝削者的實質存在着」。而在中共幹部當中，越是老資格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越是以功臣自居，越是自認享有「革命果實」的特殊權力人物，他們誰也不願失掉自己的權力地位，他們總是想盡一切辦法維護、保持自己或自己集團的權力地位。這就形成了中共那一套特殊的官僚主義體制，產生了龐大臃腫、人浮於事的特殊官僚統治機器。

這個特殊的新階級，不僅依靠「四個堅持」來維護那套特殊的官僚主義體制，保持那個特殊的官僚統治機器，侵佔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且為了爭奪更多的私利，而實行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把他們的黨天下，搞成一個一個的幫天下。各個幫派之間，一面互相勾結，把矛頭一齊指向人民；一面又互相爭奪，各逞心機。因而歷來的精簡，都有着幫派爭奪的性質。他們一搞精簡，內部矛盾就尖銳化。精簡到誰的頭上，誰就鬧氣抗拒，或者引發一場黨內奪權大鬥爭，或者各取所需，維持一個相對的、表面的平衡。結果是機構越簡越多，加倍膨脹。

從中共的過去，可以看到它的將來。雖然這次是在政治體制改革的總綱下，與其它四個方面「配套」提出的；但是，它在民主、法制的頭上，都戴了一頂「社會主義」的頭盔。須知民主、法制是沒有什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之分的。既然硬給民主、法制戴上頭盔，就必然只能在細枝末節上做文章，而不能從根本上放棄或離開產生一切積弊的制度。這怎能徹底丟下包袱，輕裝前進呢？

# 歷史·統戰·利用價值

(中國大陸新移民·美國)晴曉

近幾年來，中共挾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十億人口之威；挾美國抗俄聯中之臨時統一陣線，展開了對台灣的「微笑外交」。「三通四流」、「葉九條」、「鄧六條」、「一國二制」、「幾十年不變」……：統一的手段花樣翻新，統一的架勢咄咄逼人，統一的條件寬大無邊。誘人回鄉里看一看的許諾優厚得讓人難以抗拒。

共產黨爲統一使出的招招解數，不僅讓海外華人眼花繚亂，許多志士名流，甚至反共老手也心猿意馬，大讚共產黨之開明、大度；國民黨之保守、小氣。我們暫不研究一個身高八尺、腰粗如桶的巨人和一小個子挑戰，小個子不想輸，除閉門不戰外還有別的什麼取勝途徑？我們要提醒海外人士在評價兩岸時局時，切莫忘了歷史。經常翻閱歷史，可以使人保持清醒的頭腦，歷史會解答長期來懸疑在人們心中的問題：中共搞統一是誠心造福於人民，還是爲了在中共黨史和領袖史上寫下：「在我任期內完成了中國統一霸業」。歷史還會幫我們探測，一國二制實施的保險系數。所以，我們不能忘記歷史。

我們只要翻開近二十年的歷史，二十年前的今天，中共領袖毛澤東爲了利用青年學生摧

毀以劉少奇爲首的司令部，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戴上紅衛兵的袖章，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對着從各地來朝拜的百萬紅衛兵高呼：「紅衛兵小將萬歲！萬萬歲！」那時節，紅衛兵要多威風就有多威風，個個是常勝不敗的將軍，從南到北，從北到南，橫衝直撞，所向披靡。看不順眼就打就罵，人民忍氣吞聲，誰敢說小將一個不字，誰就是反革命。隨着劉少奇司令部的「垮台」，小將們大功告成，於是「飛鳥盡，良弓藏」。毛澤東爲了收拾這批氣焰囂張、無法無天、大鬧無政府主義的青年學生，給各大專院校派去了工人宣傳隊，並親自送給駐清華大學的工人宣傳隊一個芒果，張開金口：「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工人階級要佔領上層建築」。芒果使工人階級身價倍增，他們擡着芒果遊行，向青年學生示威，當今的天下已不是紅衛兵的，而是我們工人階級的。青年學生在芒果的威力鎮壓下服服貼貼，乖乖地聽這些一字不識，渾身散發着流氓無產階級氣息的大老粗憶苦思甜，乖乖地打好背包離開城市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紅衛兵無聲無息了，但天下並沒有太平。各地幫派的殘餘，在黨內鬭爭仍很激烈。隨着時間的推移，工人階級已不能解決問題。於是

毛澤東又發佈「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命令全國實行軍事管制。解放軍雄糾糾，氣昂昂地來到各省市地方機關、學校、工廠、商店。工人階級灰溜溜退出歷史舞台。槍桿子威武雄壯，呼風喚雨，但也好景不常。隨着毛澤東的軀體成爲冰凍肉陳列在大廳，工農兵學生像走馬燈似地表演已經結束。

新登上政治舞台的鄧氏集團爲了在中國一窮二白的歷史上寫下幾頁可以傳頌後人的光輝事蹟，一要統一中國，二要實現「四化」。如果這兩點實現，鄧小平將永垂不朽，功德無量。新時期的新任務需要利用另外兩種人：(一)台灣同胞、海外華僑；(二)知識份子。於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老大(工人)靠了邊，老二(農民)分了田，臭老九(知識分子)上了天。

在大陸的台灣省籍人士由國特一躍而成爲頭等公民，紛紛進入各地政協、台聯封官就職，享受各種特權。被遺忘和拋棄的海外華僑，也被中共的講學、參觀訪問、走親看戚請了回去。沿途有人陪着，餐餐酒肉雞魚，客座教授的帽子更是滿天飛舞。至於和蔣家王朝沾親帶戚的，共產黨更是重金禮聘，三顧茅廬，中國人民的血汗錢就被這群官僚爲譜寫共產黨統一中國的歷史而化爲烏有。

縱觀中共近二十年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大陸雖然號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實際上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民只不過是共產黨利用來作爲他們想獲得的利益的工具，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利益，因此，就有不同的利用對象。他們口頭上高喊「革命的最終目的是要消滅階級」，實際上爲了眼前利益的需要，他們不斷地在人民中製造矛盾，劃分等級，就連目前時期新的上等人台灣同胞，也還要劃分台灣本省人，

## 政治笑話

(國內) 泰恒

### 說的比唱的好聽

香港舉辦一年一度的歌詠比賽。參加本年度比賽的有老鄧(小平)、小鄧(麗君)以及許多別的歌星。

比賽結果老鄧奪冠，小鄧屈居第二。

有記者前往評判委員會抱怨評判不公：「那鄧老一句也沒唱，只在台上說了一通，怎麼就得冠軍？人家小鄧歌喉賽過夜鶯，反只得個第二？實在是太不公道！」

「怎麼會不公道呢？」評判委員會主席回答說，「難道你不覺得老鄧說的比小鄧唱的要好聽百倍嗎？」

### 一胎化之理論依據

教皇保羅二世從羅馬打長途電話到北京，譴責中共所推行的導致摧殘婦女和殺戮女嬰的 ONE-CHILD POLICY (一胎化政策)。

「您錯了！教皇陛下！」鄧小平接過話筒回答說，「您知道，就連大智大能的上帝都只生一個孩子，我怎能允許這般庸夫俗子們有一個以上的孩子呢？」

### 共產黨人的「真理」

兩位共產黨大亨：胡和鄧，在一起討論真理及檢驗真理之標準，場面頗為感人。

胡：鄧老板，您剛剛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現在又說必須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您的

意思是說那個會叫咱們吃盡苦頭，差點要了您我老命的「四項基本原則」是為實踐所證明了的真理？

鄧：笨蛋！誰說它們真的是啦！

胡：那您說我黨數十年的實踐究竟證明了哪一條真理？

鄧：「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

胡：對對對！老闖高見！毛澤東的成功便是明證！——噢？不對了！恐怕那也不完全是真理——您說林禿子為什麼沒有辦成大事？

鄧：那是因為他說了大實話。

胡：別開玩笑笑了！他說過哪一句大實話？

鄧：「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

### 「無比優越的社會制度」

留洋的小鄧趁著假期回國探望老鄧。父子倆進行了有趣的對話。

老鄧：你的那些台灣同學對我一國兩制、國共和談統一祖國的號召都有什麼反應？

小鄧：WELL, 就我所知，幾乎百分之百的台灣同學都贊成祖國統一。

老鄧(頗為得意地)：不錯！不錯！祖國統一，人心所向嘛！

小鄧：不過他們認為大陸的當務之急是應先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等到國民平均所得達到台灣的三分之一時再與台灣談判統一不遲。我以為很有道理。

老鄧：簡直是胡說八道！若按此種假主意

，豈不要使祖國統一大業貽誤萬年？！

小鄧：是這樣的嗎？父親！這麼看來，社會主義制度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優越百倍。

外省人，海外的台灣人，接待的規格等級各不相同。但是一些海外華人回大陸受到共產黨的禮遇，更受驚寵，回美後大吹特吹，登報發消息，在大陸得到了某某的接見，吃了燕窩魚翅，封了客座教授，以共產黨的皇恩加身來擡高自己的身價，由本來默默無聞的庶民躍為海外知名學者、人士，以此為籌碼再向台灣討價還價。一些尚未和大陸接上關係的人對這批出籠一名、發統一財的先驅者甚為眼紅，紛紛出籠，躍躍欲試，四處遊說，尋找機會，一時間本來就人少地小的台灣更加勢孤力單。人性的弱點使人們容易忘記歷史，眼前的利益使人們不顧未來。人們可曾想過，時下當紅的台灣同胞、海外華僑必將會像過去的紅衛兵小將、工人階級、解放軍、貧下中農一樣，隨着利用價值的完結而匿迹。所不同的只是利用期的長短而已。

共產黨的歷史還向人們表明另一事實，即共產黨的發展是建立在不斷地討伐同黨之上。二十年代批判陳獨秀，三十年代批判李立三，四十年代因抗戰和國內戰爭的激烈，只展開了延安內部整風(黨員互鬥)，五十年代批判彭德懷，六十年代批判劉少奇，七十年代批判林彪、四人幫，八十年代批判華國鋒，如按此規律發展，九十年代的批判對象或許是鄧小平。隨着對鄧小平的批判，鄧在位時提出、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會否遭到否決和更改？

因此，對中共歷史稍有了解的人，委實不能對中共今天的表現和對台灣做出的種種承諾表示樂觀，更無法建立信心。海外華人和台灣同胞們應從中共的歷史中了解到中共的本質，莫到台灣沉沒於中共統戰的汪洋大海之後，再望洋興嘆。

# 中國大陸的教師地位問題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澳大利亞)示真

最近，不斷在國內報刊上見到中共有關當局呼籲「教師不宜流動到外單位去」的三令五申，並將某些單位抽調教師的做法斥之為「挖牆腳」；寫這樣的文章，動機似乎是好的：希望穩定教師隊伍，留住好的教育人才，提高教育質量。然而，從道理上來說，這樣的提法是否合理呢？能不能收到實際成效呢？我却有不同的看法。

近幾年來，國內開始允許人才流動，我覺得這是民主開放的一種表現。自己雖然身在海外，沒能深入了解這項政策到底能夠使多少人得到好處，但只要看看幾份主要報紙所載的那些多少年學非所用的知識份子如今走上能讓他們發揮專長的工作單位的事例，我也由衷地為他們今後能心情舒暢地工作而高興。教師也是知識分子，據我所知，不適宜做教師，或者不安心做教師，或者既適宜做教師但又更適宜幹別的工作的教師在各級學校中大有人在。如果將教師從「知識分子」中劃出來另外對待，是否會給教師一種「又受歧視了」的感覺呢？將教師固定地圈死在教育界的做法，會不會造成社會上原來就不安心當教師的年輕人更怕去當教師了呢？因為，很明顯，害怕進了圈子，定了終身，將來脫身不得，後悔莫及嘛！

其實，一開始就從事教育工作的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原因及動機。實踐了一段時期之後，有人越幹越有勁，覺得教育工作適合自己的

個性，就留下了；也有人越幹越沒勁，想換個工作，碰碰別的運氣，這也無可非議。就我國而言，起先幹過一段時期教師，後來又去幹別的，結果卓有成效，揚名四海的人也不是少數。呂叔湘先生就當過中學教師，後來從事語言研究，成了目前舉世敬仰的語言學家。另外如文學家魯迅、葉聖陶，畫家豐子愷等等，都是做過一段長短不同時間的中、小學教師的，即使在理工農商中，先當教師後搞科研的名人學者也很多。我就不懂，為甚麼以前可以，現在一當教師，就要犧牲可能在別的行業中成名成家的機會了呢？為了中國的教育事業，犧牲個人前途尚屬小事，但國家因此却少了一位可以有更大貢獻的人才！我中學有位同學，早年就幫助父親做些翻譯工作，後來陰差陽錯，被分配到師範學院唸數學，畢業後分配去中學當教師。近年來利用業餘時間他已翻譯了大量英、法文文學、科技作品。專業單位希望調他去工作，他本人也願意以翻譯為專業，但苦於投錯了胎進了教育界，至今見到我仍愁眉苦臉，怨氣衝天。

全世界各行各業都有出「狀元」的，可惜據我所知，還沒有以「個人興趣與事業成功」作為博士論文題目來對所有的名人作番研究，看看有沒有人不愛某一行而在這一行中作出成績，成了名的。我想按常理而言，工作中的成績是應該與對工作的興趣成正比的。一個人對

某一行有了興趣，不但會日日夜夜、廢寢忘食地工作，而且還會靈感、辦法紛至沓來，於是就會在這一行中慢慢地幹出成績來的。如果對某一行不感興趣，即使別人用盡心機，我也最多只能圈住那人的身，却拉不住那人的心。幾星期前，在國內一份報刊上見到一則短評，講某人教書一貫馬虎敷衍，後來學校領導終於將他調出學校去當文書了。短評作者認為這樣作法反倒便宜了那位懶教師。但是，我看了有點不解其意，難道將不想當教師的人硬圈在學校就能逼他們努力教書，培養下代了嗎？難道不讓教師調動工作還有懲罰教師的含意在內嗎？

中國人時常說：要收買一個人，先要收買他的心。要提高教師隊伍質量，首先也要使已經在幹教師這一行的人熱愛自己的工作，安下心來；還要使尚未幹這一行的人中的優秀分子也自覺自願地走進教師隊伍來。

那麼，目前是甚麼因素促使國內絕大多數人不想當教師呢？說來也簡單，主要有三個因素：收入少，工作忙，地位低！

收入少的問題議論得已不少，我不用多說。工作忙這點，沒有做過教師的人大概不會有體會，這裏當然指的是中、小學教師。葉聖陶及錢鍾書先生早就把學生的作文本、作業簿譬喻為「移掉又來的天山」和「洗不完的髒衣服」。即使教理科的老師，如果做了班主任，整天與精力無窮、花樣百出的少年人打交道，也真要去吃點人參才行的。教師的工作要說繁重，我想倒不如說繁瑣更恰當，這正是很多人不願幹這行的原因。

近六、七年來，對教師地位低的問題呼籲很多，都講這是十年動亂留下的後遺症，在這個問題上我有點不苟同。「四人幫」搞亂學

校，打擊廣大教師的罪行固然昭然若揭，有目共睹，但我倒覺得教師的地位不是這十多年來才開始低的。不用去考證春秋戰國、唐宋明清時是否尊師，我看即使照孔孟之道，教師也可排入「天地君親師」這「五尊」之中，僅次於學生的親生父母；學生進私塾唸書要如同拜佛一樣先拜師，但這一切也還不過看是表面上的「尊」。教師的實際地位與待遇以前在一個「大戶人家」大概也同一個管家差不了多少，不但薪金不高，而且可以招之即來，呵之即去，聽候東家差遣的。教師無論在文學作品或民間大眾印象中，都只不過是個寒酸、清苦的窮書生而已，決沒有過甚麼高大的形象。而去當教師的人，則不是懷才不遇，應試不中，就是家境清寒，毫無靠山，決沒有達官貴人、富商豪門之家的子弟去教書的。所以，以前中國有個傳統：師範學校一切都免費，就是為用經濟上的好處去吸引一些有為而貧苦的青年，這一措施倒確實也造就了不少人物，中國近代、現代史上有不少名人就是由這樣的師範學校培養出來的。但是，只要有機會能脫離教書這一行，十之八、九都不願意坐失良機。從這兒可以看出教師地位之低。至於解放之後，雖也確實提倡過「尊師」，但實際做法却是行與言違。在五、六十年代唸過師範學校的人都可以扳着指頭算一下，同班同學中有多少是出身於地、富、反、壞、右或資產階級的。我看，不是百分之百，大概也不會少於百分之八、九十。將出身不好的人送進師範的思想動機，無異於把師範當作社會的垃圾箱，這樣的作法怎麼可能在社會上廣大群眾中提高教師的地位！老實說，連唸師範的人自己都有自卑感的。「四人幫」批「師道尊嚴」只不過是將已經很低的教師地位降得更低而已。

另外，在幾十年，百把年前有個「尊師」的假象，實際上，這可以講只是一般老百姓對知識的神秘感所產生的一種崇敬而已，那時一般人沒有機會唸書識字，於是中國歷來有敬重「字紙」的傳統；老師既然能識紙上的字，又能寫出紙上的字來，自然也就在一般群眾中高人一等了。現在，看書識字已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技，誰還去尊重一般人看來只會吃開口飯而沒有真正一技之長的中小學教師！

事實就是如此，毋庸諱言。不解決這三大問題，任你怎麼圈住教師也改變不了教育界現狀。

#### 中國大陸的小學課堂印景



三大問題中，「工作忙」不是關鍵。目前國內不少大城市計劃生育工作搞得好的，學生來源已大大減少，學校中已出現人浮於事的現象。如果能將每班人數減少，如國外那樣，每班只二、三十人，再有一些現代化教學方法及設備能相應跟上，我相信教師負擔減輕是指日可待的。

三個問題中，關鍵是經濟及地位的問題。講到錢，看來庸俗，但實際上目前在社會中起着極大作用。「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只要教師福利、待遇高，即使工作再忙、地位再低也是會有才識之士去幹的。前面所講過去師範不收費吸引了不少貧苦的有為青年就是一例。清理垃圾，無論在哪个國家都不是輕鬆、高雅的工作，可是我在紐約居住時，就聽說紐約的垃圾工人代代相傳，外人還插身不進呢！原因據說就是因為工資高。所以，如果國內在改善教師福利方面不真正採取重大而實際的措施，只像前幾天我的一位教師朋友來信中所講的「教師調整工資是「空調」」，那麼，提高教師積極性還是一句空話。

另一個關鍵則是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有很多知識份子對錢實際上並不是看得十分重的，這也是孔乙己雖然窮愁潦倒，還不肯脫下長袍去打短工的原因。如果教師有個較高的社會地位，即使清苦些，不少有識之士也是願意幹的。至於如何提高教師在社會上的地位，目前的做法似乎是偏重在報上大力宣傳做教師的光榮。其實，我認為這只能是個輔助手段而已。因為如果實際上教師中還有不少學識不夠、修養不良、濫竽充數、成績低劣的人在，並且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那麼，任憑電台、報紙怎麼大吹大擂，真正相信的人還不會很多的。宣傳不會改變人的根本看法，這點在文革中已

得到證實：吹捧成如神如佛者，或者已經達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的傢伙們，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是遠不如沒人去吹捧，却真正為國為民幹過些實事的功臣們的。所以，要提高教師隊伍水平，就要從根本上提高教師隊伍素質。在美國，中學教師除有學士、碩士文憑外，還需獲得「教師執照」；絕大多數中、小學校長都是博士出身，有著作、有經驗的，確是些青少年教育問題的專家，社會上有甚麼青少年教育問題發生，他們的發言是有權威性的。學校領導、教育當局有權隨時檢查教育質量，解雇不合格的教師，聘用優秀教育人才，這樣的教育工作者隊伍，自然會在社會上、群眾心目中具有較中國更高的地位。

提高素質也包括提高教師的思想修養。在國外，即使當到大學教授也不會有開餐館的收入那麼高。但我遇到不少教師孜孜於學術研究、教學工作，並不在乎別人有幾十、幾百萬的收入，却在培養下一代中找到更大的樂趣。中國過去也有陶行知、武訓這樣献身教育事業的偉大人物。我想，只要能善於發掘，十億人中，現代陶行知是決不乏其人的。如果有了這樣的願意献身教育的偉大精神，那麼，教育界的門戶再怎麼開放，別的單位再怎麼用物質利誘，教師也是誘不去的了。

話再說回來，我們也應看到，也有許多教師，即使沒有陶行知的偉大精神，但像筆者那樣，吃開口飯已吃了幾十年，也沒有決心及本領再重起爐灶、改行換業了；再加幹了這麼多年，對這一行也或多或少有了點感情，於是就只能死心塌地幹下去了。難道在全國教師中這樣的老師還少嗎？

所以，不管怎麼說，想用三令五申來圈住教師有何必要又有何效果呢？

# 中共不懂法治ABC

## 以法違法的例子

(美國)楊尙

毛死了十年後的今天，「人治」仍未被「法治」取代，儘管不少法律條文寫在了書本上，但遠遠沒有成為治國之本。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馬列主義的框框還沒有突破，舊有的框框成了現在政治經濟改革的絆腳石，試看以下幾個例子：

一、經濟改革後，國際郵件緩慢的局面有所改善，急件有的可以一天一夜抵達國外收信人。但辦理這項業務的大都不是國家郵局，而是通過與國外建立關係的公司企業。這樣的競爭方便了群眾，却使原來壟斷一方的國家郵局大不高興，而令人驚訝的是這也得罪了公安局——雖然憲法明文禁止拆看私人郵件，可公安局總是放心不下，經常引用國家安全的藉口檢查。這在涉外郵件多的廣東，問題尤為突出。結果廣東省公安廳、郵政總局等單位竟聯名公佈一項條例，規定所有寄往國外的郵件，一律必須通過郵局，禁止其它公司企業從事快郵業務。一項改革帶來的便民措施一夜之間竟成爲

非法！

二、鄧小平號召各級領導帶頭守法，但法若和統治者（也就是領導）意志對等號，鄧的號召不可能徹底實現。以前不久北京的出賣國家商業情報案爲例，外貿機關的副處長葉某，利用職權，獲得了很多中國貿易的機密，她通過另一外貿機關人員張某，把機密高價賣給外商，事敗之後，張某被判死刑，葉某却只判了幾年徒刑。看了「人民日報」的這則報導後，人們自然會問，葉的罪行起碼和張的一樣嚴重，爲什麼葉能獲從輕處理？「人民日報」在讀者壓力下解釋說，葉分得的贓款比張要少。但這豈能解釋兩人刑罰的重大差別？幾天後獲悉，葉某原來是人大副委員長葉飛的女兒。

三、人民法院判案不但因人而異，而且因時而別。平日該判徒刑的一般貪污犯，趕上什麼運動則可能喪命；反貪污運動有定額數，若沒抓夠則可能用盜竊犯來充數，殺一儆百。天津的一個扒手偷了一個外賓的公文包，拿回

家一看裡面有上萬美金。他還沒來得及銷贓就被公安局抓獲，當時正趕上打擊經濟犯罪的運動，即刻就被當成運動的「活靶子」處決了。

## 法律的獨立性和概括性

這三個案例的一個共同點就是法為領導者的意志所左右，立法、司法、執法，成為附屬於黨的工具，儘管報紙上宣傳這幾個案件是依法處理的，但事實却相反，這三個案件都是「政治」，不是法治。建立法治不僅靠國家權力機構發佈成文指令，法律制度必須具備獨立性（AUTONOMY）和概括性（GENERALITY）兩個特徵。（見 R. M. UNGER, LAW & MODERN SOCIETY, 1976 PAGE 52）所謂獨立性是指法必須自成一體，法律規範不能與經濟、政治或其它法律規範等同；具體地講，一個獨立的法律制度絕不應將某一種意識型態的教條像教規一樣訂成法典。法的獨立性的另一保證是要有專門的司法機構保障法的實施；司法必須獨立於黨政及立法機構，司法引用的論據也須區別於政治、道德及經濟方面的理論，因而要求法官和律師必須經過專門的訓練，以促進法制的獨立性。

所謂概括性涉及立法和司法兩方面。立法必須高度概括，決不能按具體的當事人的出身、階級不同而施用不同的規定。「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是人治不是法治。概括性在司法上體現於辦案的一致性，相同的案件必須相同處理，而不能反覆無常，按「政治氣候」變化而變化。只有實現法的概括性，才能保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立法的概括性要通過立法與行政分離來保證，司法的一致性則要求司法擺脫來自行政方面的干涉。這三個權力的

分立是法治建立的關鍵（僅黨政分離還不夠）。

反過來講，缺少以上特徵的「法規」、「司法」，即使有國家權力機構的圖章，都不能稱為法治，法治和獨裁專制勢不兩立，毛時代的法規既為少數人意志所擺佈，又只是適用於老百姓的權宜之計，既不獨立亦不概括，這一遺毒沿襲至今。前面例一中郵局公安局作為行政執法機關，沒經過任何立法機構的授權，就擅自立法，本身就構成違憲；例二和例三中的司法人員不依法辦案，却偏於政治和其它非法律的考慮，難免使人們產生司法有失公正的印象，結果只能降低法的權威。

## 規定追究違憲，却無執行渠道

在中國現行條件下，法治的起碼要求是實施擴大人民代表大會或常委會的權力，若只將人大看作橡皮圖章，法只能是行政的工具。中國封建朝代的衙門既管行政、稅收又管立法規斷官司，今天的黨委與從前的衙門權力相差無幾，行政經常越權立法，「土政策」「土法律」比比皆是，很多甚至無人知曉，僅是「內部掌握」，例如有關留學生的規定，非但人大未參與制定，甚至規定實施了，一般海內外學生還未見過或聽說其具體內容，這和法治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很多行政立法像前面廣東的郵寄規定一樣，本身就違反了憲法。儘管憲法第五條規定追究違憲的行為，但實際執行憲法的渠道並沒有詳細規定。（註）最好的辦法應是由當事人（即受到違憲直接影響的人或團體）向法院控告違憲的機關和個人，並有權要求賠償損失。（註：憲法六七條授權人大常委會撤消違憲的「土法」，沒有具體程序可循。）

## 法官應脫黨宣誓守憲

法治依靠民主鞏固，民主也需要獨立的法制保障，這要求立法和司法都脫離於黨派而獨立。所謂黨委領導辦案純粹是和法制相抵觸的。這方面美國的經驗值得借鑒：美國的法官，一旦當選或任命，必須在就職前退黨，宣誓只忠於憲法，而不是效忠選民或上司。那些認為退黨不過是走形式的說法完全忽略了人的主觀思維的能動性——法官退黨不但提高了法對黨的絕對權威，也影響法官本人及普通老百姓對法庭的看法；法官更容易中立於黨派利益之爭，法庭的公正性也在人們心目中得以提高。以水門事件為例，假若法官都不退黨，都效忠任命他的黨派，尼克松則不會辭職，因為當時九個最高法官中有七個都會是共和黨黨員或由共和黨任命的。結果除一人因諮詢過尼克松未參加判決外，其它八人一致判尼克松不得以國家安全為藉口，拒交水門事件的錄音帶，該判決成為尼克松辭職的一個關鍵因素。

總之，維護法的尊嚴就必須落實在組織上，第一步就應撤銷法院的黨委，黨員法官不得審理涉及黨和黨領導人的案件，否則會影響法院不偏不倚的獨立審判。對司法人員也有必要加強司法獨立的教育，各級人大常委會也應對法官的任命實行更有效的監督。另一方面法官一經任命，任期應當延長——除非觸犯刑律或健康原因外，任何領導不得以其它原因在任期內將法官解職或調離（當然「人大」可按法律程序決定某一法官是否嚴重失職而彈劾）。不但應從組織上保證司法獨立，還必須禁止黨的輿論工具干涉司法、執法，尚未審理的案件，報刊不得將其報導為「犯罪事實」。司法獨立、立法獨立是民主和法治的基本保證。

# 迴響中的 證詞和呼聲

(中國大陸新移民·美國) 天弓

「中國之春」三十七期發表了民運戰士徐文立夫人康彤女士致中國民聯副主席柯力思先生的親筆信的片斷影印件，報導了徐文立在中共獄中遭受着非法的殘酷虐待，要求國際間給予人道主義支援！中國民聯總部就此呼籲：「……世界各國的華僑，組成回國慰問團……探視坐牢的民運人士，向北京當局建言放人。」讀後不禁義憤填膺，陳創復痛！我是中共紅色集中營裏的過來人，「中春」揭露的摧殘徐文立的六種手段，我都曾親身體驗過，茲依次略述其內容，藉以作證：

「中國之春」三十七期發表了民運戰士徐文立夫人康彤女士致中國民聯副主席柯力思先生的親筆信的片斷影印件，報導了徐文立在中共獄中遭受着非法的殘酷虐待，要求國際間給予人道主義支援！中國民聯總部就此呼籲：「……世界各國的華僑，組成回國慰問團……探視坐牢的民運人士，向北京當局建言放人。」讀後不禁義憤填膺，陳創復痛！我是中共紅色集中營裏的過來人，「中春」揭露的摧殘徐文立的六種手段，我都曾親身體驗過，茲依次略述其內容，藉以作證：

1、停止家屬探監：中共監獄制度規定，囚犯每兩週在獄吏監視下接見家屬一次，每次不得超過十五分鐘。停止家屬探監是一種殘忍的精神刑罰，少則數月，長則數年，我就被停止過七年之久，直至刑滿留廠「繼續勞改」仍不准和家屬見面。即此一點，就可知在共產黨暴政統治下法治何在？人權何存！

2、關入單身黑牢：黑牢通稱「黑號子」，是一間站不能伸腰，躺不能舒腿，完全隔絕陽光，近乎密封的小牢房，是一個十足的象形字——囚。被囚者，長期不放風，供食不定時

，置囚犯於晝夜無序，不知歲月的迷惘之中。我曾因逼供無效，被關進黑牢三個多月，初放出來（調回大監房），滿身浮腫，眼睛不能見光，牙齦脹痛，全身關節特別是腰椎疼痛，久不能恢復，今猶有後遺症！

3、禁止與家屬通信：在停止探監的同時禁止通信，迫使親情隔絕，生死莫卜。家屬哀求問訊「人在何處？」答曰：「調走了」。或說：「不知道」。更可怕的是，如果問訊者是囚犯的妻子，紅色獄吏往往答曰：「死了，妳另外嫁人吧」。由於長期音訊斷絕，造成妻子改嫁或自殺，父母瘋癲，子女流離失所的人間悲劇，罄竹難書！我的難友中不乏此例。我的老母親就因此跌斷肋骨和跨骨，癱瘓至死！過去這些無法無天的行為，可以歸咎於暴君毛澤東或「五人幫」的極左路線，叫他們吃不完兜起走。然而，在「撥亂反正」後的鄧青天時代，為什麼又出現在徐文立身上？有良好的中國人，還不值得深思嗎？！

4、降低伙食標準：這是逼供或者無故發洩「階級仇恨」的手段之一。囚犯的伙食標準本來就很低（江青等人當然例外），一旦被宣佈「反省」，囚糧定量就降至每月十八斤雜糧（玉米、乾胡豆之類），有的甚至更低，我當年就被降到這個程度，沒有副食品。飲水也實行定量，每日一點五磅。這種獸行，在描述賀龍被迫害的影片「元帥之死」中，中共已經作了自供，那是對「極左」暴政的撻伐。囚人之罪，今竟如法炮製，用以虐待徐文立，難道就不該討伐嗎？由此可見「極左」也好，「改革」也罷，只要緊抱住「四個堅持」不放，都是一丘之貉。信乎？魏京生之言：「沒有人民的民主，沒有這第五個現代化，一切動聽的詞語不過是一個新的謊言」。



5、反覆審訊：即疲勞審訊，又叫「疲勞轟炸」，是非法逼供的又一種師承納粹的手段。被審者，少則一晝夜，多則連續數晝夜不能睡覺。筆者在一九五五年就曾多次被「轟炸」，有一次長達六十小時。在審訊員的口令下，忽坐忽立，支持不住，暈倒下去，即拳腳交加說：「給你打掉蛔蟲」。審訊員每兩小時輪換一次，每次兩人，輪番狂轟濫炸，像神壇降「馬脚」一樣，轟得你魂不守舍，魄不附體，陷精神於徹底崩潰，神志昏迷，問答顛倒。從語無倫次的口供中，取其所需，錄之於卷，強令捺指印，作為定罪根據。在鄧青天平反冤假錯案，「當面銷毀」逼供材料之後，竟又在徐文立身上死灰復燃了。天呀！「嚴禁逼供信」的法令，原來是毛始皇聖旨的翻版。

6、不讓徐文立有規律地放風：在大陸的集中營裏，對被宣佈反省的犯人，放風是一種「恩賜」或誘供的手段。不放風則是升級反省的信號。被宣佈「隔離反省」的犯人，一般是先關進單人牢房，通稱「單號子」，在單號子裏，除了自身和便桶以外，長期見不到別的東西，從高窗飛進來的蒼蠅，從牆縫爬進來的螞蟻，都使你有種親切感。在不定期放風時，也只是獨自在一個四面高牆，抬頭望見天，低頭只見水泥地，半個籃球場那麼大的特定空間活動十至二十分鐘，連個警戒哨兵你都看不見，因為他掩蔽在碉樓裏，從射擊孔裏瞄準看你。孤獨啊！只有這時才領會得到孤獨是怎樣摧殘人的心靈！

僅僅從以上六項（當然遠遠不止這六項，這只不過是「無產階級專政」或曰「人民民主專政」的初級虐待之一小部分）師承斯大林，超越希特勒的殘忍手段來看，就不難想見魏京生的精神是怎樣崩潰的！當年這條鋼鐵漢子，

當代的優秀青年，是怎樣變成了「一具又痴又呆的活殭屍，可悲呀！」（筆者註：見「中春」三十一期報導「魏京生近況」）。沒有想到我所認識的「恩」蒙特赦、寬釋的活的木乃伊竟也有「第二梯隊」做接班人！願徐文立千萬要頂得住！你的可愛的女兒徐瑾和苦難的大陸人民不忍看見你在紅色防腐劑中繼魏京生之後，又被摧殘成另一具活的木乃伊！

我謹此響應中國民聯總部的呼籲，願我海外華人迅即組成「慰問第一團」，要求中共當局給以入境簽證外，並擴大呼籲：

一、請良知未泯，關心人權的中、外人士，相繼組成「慰問第二團」，繼續訪問中國大陸。

二、請中國民聯聯合人權組織與世界各地華僑社團，共同發起「援助中國大陸民運人士及良心犯百萬簽名運動」。統一製訂簽名卡，經由各社團和學校，徵集華僑、台灣兩岸留學生以及國際友人簽名。

三、請旅美旅加僑領發起組織「北美僑胞暨港、澳、台各界同胞訪問大陸代表團」。訪問節目：(1)謁中山陵；(2)遊覽長城、故宮；(3)訪問高等院校；(4)訪問各「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5)探望被囚禁的良心犯和慰問其家屬。

以上三項行動（特別是第三項），完全是海外華人的自覺行動，既不是北京官方的「統戰」——三通，也不得台北官方的「反統戰」——三不。正當國民黨當局大力維護「民主憲政」，標榜尊重民意，中共當局標榜「社會主義民主」，高喊「歡迎回來看看，保證來去自由」的今天，台海兩岸的執政當局，應給以出入境的方便吧？海外華人，希望就此得到一個實際性的解答。

## 夜 / 聶紫

夜是一座橋

從今天伸向明天

晚風是心靈在低語

向未來送去我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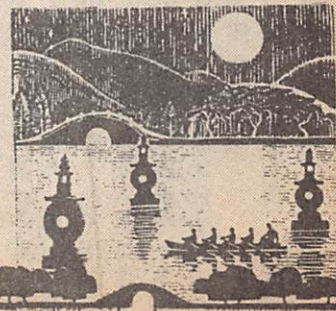
就這樣開始了歷史。

我從一顆星

走向另一顆星

是過客

也是歸人。



# 新聞自由的準則

## 訪問姜敬寬先生

(美國)莫利人



編者按：美國「時代週刊」記者、資深研究員姜敬寬先生是美裔華人跨入美國新聞事業最早的一位。姜先生一九六〇年來到美國，一九六一年得堪薩斯大學英文碩士學位，一九六二年得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學位，隨後又獲得聖約翰大學英國文學博士學位。

姜先生對海峽兩岸觀點持平，他對美國的報章、雜誌在世界上的作用以及這些媒體傳播的歷史有深刻的研究。姜先生也常用中文在海外華人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下邊是作者對他訪問的錄音整理。

文中莫代表莫利人，姜代表姜敬寬。本文發表前，已經姜敬寬先生過目。

莫：姜先生，很高興能訪問你。首先請你談談你是如何進入著名的美國「時代週刊」的？

姜：一九六二年，我自「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院畢業後就進入「時代週刊」工作，現已近二十五年了。開始時，只能做不如意的「工作」，在圖書館搜集資料，以後編輯叢書。我真正進入「時代週刊」工作是十二年以前的事。我對美國新聞界除了了解還有很多親身體驗，尤其對美國新聞的作用和他們的作風感觸良多。這些體驗和感觸，無異是對自己進行深一層的新聞教育。

莫：姜先生，華人進入美國新聞圈子很容易吧？

姜：唯一條件是語文修養。我在台灣完成大學教育（師範大學），來美後想立即從事新聞事業，但從實踐中發現，我的語文能力不夠，這才專門唸英文。當我進入「時代週刊」後仍唸「新聞學」，並在「聖約翰大學」得英文博士學位。我不是為教書而唸，而是為充實我的新聞寫作能力。

莫：由於你能堅持不懈，才能進入美國新聞界，但你是否會覺得華人從事這一行比西方人矮幾分呢？

姜：開始時有這種感覺，但現在沒有分別了。只要你語文能力強，在寫作和觀點上並不受任何人歧視。

莫：據你所知有多少華人跨入美國新聞界？

姜：很少。除了少數幾位在「時代」雜誌編輯部工作外，大部份華人只能在「時代」的業務部門。華人能進入美國電視部門更屈指可數。

我早就希望華人能鼓勵他們的子女從事美國新聞傳播工作。其原因是可以直接參與和影響華人的福利，尤其對華人在美國社會發展更大有幫助。

莫：姜先生，希望你今後多寫些鼓勵和指導華人的文章，以影響在美華人多多進入你這一行。

姜先生，最近美國記者在大陸和蘇聯遭逮捕，我想請你就這兩個記者被捕事件，談談東西方面新聞觀念不同之處。

姜：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講。其一是東西方面對新聞基本定義的觀念不同；其二是西方傳播媒體是由私人企業控制，為自由企業服務，工作人員受職業市場影響。極權國家（包括蘇聯、中共），他們的傳播媒體是政府的宣傳工具，受政府控制，為政府服務。他們的新聞傳播從業人員，如果思想有問題，就不能參與這一行工作。

據我的粗淺了解，中共逮捕「紐約時報」記者約翰·伯恩斯是因為他寫過一篇報導談中國開放。至於開放到什麼程度？他「不惜以身試法去探測其限度。在限度超過後，中共為保護自己的國家機密，逮捕了他。蘇聯呢？是因為美國逮捕了一位蘇聯間諜，而採取報復行動，所以這兩個案子不能相提並論。

莫：新聞和間諜不能混為一談，請問中共在蘇聯在這兩個案件上有沒有混為一談？

姜：可能有。主因是極權國家，包括所有

的非共產國家，一旦以極權統治的話，他們對新聞的觀念是利用國家所派人員探測國外的情報。這樣一來，這些事務在性質上講是有情報性的，可算做間諜行爲的。他們對記者本身職業既有這種特別的觀念和認識，因而對西方記者也如此看待。事實上，他們並不了解美國的記者和美國政府沒有直接關係。這是東方極權國家一個很大的缺點。

莫：在新聞報導中，如何算是構成「誹謗罪」？

姜：「誹謗罪」就是牽涉到人身利害的問題。人身名譽受損害，就構成了「誹謗罪」。

美國對「誹謗罪」有明文規定。新聞界本身，特別對官方人員，關於他們所有活動的報導，不能屬於「誹謗罪」。如果有起訴或要求懲罰的話，在法庭中是不能成立的。美國的新聞自由，有憲法保障，通過法律的不同規定予以貫徹。但其他國家則有不同標準，例如，新加坡由國會立法，對新聞記者約束很大。每個國家各有不同的尺度。

莫：在美國如對非官方人員構成「誹謗罪」，是罰款還是判監？

姜：主要是罰款。

莫：姜先生，海外人士對大陸上的新聞自由較為關切。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會要求報導壞事和好事的比例爲「二八開」。然而，最近「工人日報」提出要打破這種規定，要求放寬，要有新特色。請你談談，大陸新聞放寬的趨向和前景。

姜：我非常注意大陸提倡新聞尺度放寬這消息。自大陸門戶開放後，以「人民日報」的報導爲例，以前全部是宣傳，但現在政策確定後，「人民日報」和大陸所有官方報紙都有開放跡象。胡耀邦講的官方政策，當然會構成工

作人員心理上很大的約束。大陸傳統觀念不會改變，報上的開放與呼籲跟目前提倡的政治改革有關，要達到政治改革的目的，公共的事務必須公開自由討論。只有整個環境改變，才能表達不同意見。隨着目前改革形勢的發展，今後中共在新聞自由上會更放寬。但我個人判斷，在完全是一黨專制的政體下，中國大陸的「言論自由」，不可能達到西方國家的標準和程度，只能批評社會風氣，不能批評政府政策。

莫：我同意你的見解。目前大陸提倡開放，而香港的新聞言論據說由於「一九·七大限」却自動收緊，如何理解這種現象？

姜：香港同樣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香港華文報刊的「自律」現象，政府方面是沒有明文規定的。大概是從業人員知道大致的限度，加上個人工作經驗去處理新聞報導。這種「自律」，對香港的前途不利，應該保持自由形象。

如果香港目前和將來，要對西方國家繼續保持貿易和外交合作，那就不能有「自律」的限制；不採取西方的自由形式，而傾向於極權形式。關於這方面，香港人應仔細考慮。

莫：姜先生，你在「時代週刊」工作廿多年了，想請你談談美國的報章是否真能獨立自主，不受政黨權勢影響？

姜：不能一概而論。從新聞發展歷史來看，早期美國大多數報刊受政黨控制，民主黨和共和黨各有喉舌，各個城市出版業與政黨有關。二次大戰後，美國新聞界和政府關係疏遠，爲了爭取讀者，興旺發達，美國的報刊雜誌，照顧讀者的立場和興趣。美國有的小城市，由於受政治理想限制，讀者不願與政府對立，但美國成功的大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都採取客觀態度，獨立性很強。他們的立場不

是政府、政黨的立場，而是代表作者的立場。如今，在美國，一份廣告來源多、銷路大的報刊，不會受財團是否支持的影響。目前，「時代週刊」發行量已超過六百多萬份，如某一財團不支持，並不影響它發行。倘若某一個國家或地區，因某一篇文章或報導，不許我們的刊物發行，我們反而引以爲榮，證明我們說對了，摸到了癢處。

莫：是否可以請你以華人新聞從業員的實際體會，談談美國新聞自由概況，給中國同行一些啓示。

姜：中文報刊在開創時，往往立定一個政策。大陸有關人員來訪問「時代週刊」，他們的主要問題是「時代週刊」的「編政」是什麼？當時我們有的人瞠目結舌；後來仔細一想，是有個原則，那就是和民主有關。崇尚民主自由人權，就是美國傳播媒介的重要準則。

海外的華文報刊受的限制各有不同，不是拿自由人權作爲準則。有的爲某一方面利益，比如政府、政黨、團體，那就會產生帶有成見的批評和報導。

在此，我希望在華裔人能利用美國新聞自由環境，改進並發展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務求多元和客觀，重視民主、自由這些基本原則。

華人在美是少數民族，爲爭取少數民族利益，更要團結起來，學習美國新聞自由、獨立和超然的長處，影響國內的新聞事業。

莫：姜先生，你使我們明瞭新聞自由的準則是什麼，你的所有談話也表明了希望你華文報章應該獨立，朝不受政黨左右的方向去發展，同時你也要求我們不能忘記利用美國新聞自由這一優越的環境，努力使海外華文報刊成爲民衆真正的喉舌。謝謝您！

# 論「怪」其實「不怪」的哈公

(美國)  
李目



筆名哈公的許國先生八月底、九月初來紐約。由於他天天在香港四份大報的「哈公怪論」專欄發表文章，使他不但馳譽香港，而且在紐約也擁有極多的「讀迷」。

哈公先生以旋風式的方法訪問紐約，他給人們留下極深的好印象。很多人說，許國先生論「怪」，但人一點「不怪」。我持着慕名和好奇心態訪問了他。令我高興的是，他回香港後說我跟他談得很好。

許先生向我表明，他不是越南華僑，而是菲律賓華僑，他的父母現仍在菲律賓。早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就返回中國。他在唸中學時，國民黨確實搞得不好，他和同學們為反飢餓、反對美帝扶植日本，和當時的當政者曾作過鬥爭。後來政府抓人，他就來香港。許先生談

諸地說：很多人為逃避共產黨到香港，而我是為逃避國民黨而到香港的。

中共統治大陸後，他又回廣州唸書。抗美援朝時，他曾要求參加志願軍，去朝鮮參戰，但未獲中共當局批准，當時他感到不對，便找負責人質問，答覆是國內需要財經人才。他想了想：高級知識分子要留下來，不識字的人不是去當炮灰嗎？他覺得很不是滋味。在學校校長的擔保下，他又於一九五一年第二次到香港。

在「文革」初期，他確實參加過香港反對英國當局的「鬥委會」。該暴動起因是一些英國警察把一些罷工的工人打得頭破血流，當時的口號是「民族大義」，當時他很年輕與很多人投入了這場反英抗暴的鬥爭。後來由於領導人把鬥英的方向轉為和國內文化大革命合在一塊，這種提法使很多人感到不對，反英的熱潮也就很快趨於平淡了。許先生毫不違心地說，他走了半輩子左的路。

當我談及他寫怪論的靈感從何而來時，他表示他的寫作原則是：向上向上。有的人在表現技巧上一本正經，起承轉合，而他用的是：活潑一點、短一點和讀者談家常的方法。不一定照文章做法做，使讀者不沉悶。他每天寫五到六篇千字左右的短文。他強調，他並沒有什麼「靈感」，而是中共的「怪事」實在太多。「哈公怪論」最大的威力可從中英談判期間發生的三件事見之：

一、鄧小平斥責耿飈、黃華對香港不駐軍

的論調為「胡說八道」，並說中英談判之事只有鄧本人、胡耀邦、趙紫陽、姬鵬飛所說的才算數。為此，許國先生為「明報」寫了一篇「八道胡說」來對答。聽說這篇「怪論」未被刊出。

香港「明報」是香港「有容乃大」的大報，鄧大人在文革期間三上三下時，許先生在「明報」三進三出。許先生讀廣大「讀迷」極為關切他。有人提出：為什麼大人物能「胡說八道」，而許先生就不能「八道胡說」？為了抗議「哈公怪論」突然在「明報」消失，港人除輿論嘩然外，甚至有的還抗議，罷刊。在別的報紙紛紛要哈公去就職的情勢下，報老板只好情商許先生繼續撰寫「哈公怪論」。許先生不為己甚，三數天後「哈公怪論」就恢復刊出，以平息這一段風波。許先生談到，目前寫文章如太激烈，國內將不許進口，而報老板是希望報紙在裡頭有銷路。據人說，哈公專欄實在對中共「頂心頂肺」，所以目前他所寫的文章，已搬出其固有地盤而刊於該報另闢的「自由論壇」專頁中。

二、中共對香港歸還中國後的施政，以「港人治港」來作簡要宣傳。「哈公怪論」即譏評「港人治港」違犯中共集權大忌的「地方主義」。於是，有關當局將這一口號修正為「當地人治港」，這一改正，就不僅包括香港人治港，也包括了在香港已七年的外國人。

三、針對香港的「九七大限」，港人的惶惶心態，「哈公怪論」的提出，國民黨應考慮在臺灣海峽劃出一島，例如澎湖，供港人建立新家園。許先生此論一出，台灣當局即邀請香港新聞界實地視察澎湖群島，探討建立新香港的可能性。

從上面三例看，許國先生的「哈公專欄」，雖以「怪論」面目出現，其實談的都是正經事，所謂「嘻笑怒罵」，其實「皆是文章」。國民黨、共產黨、香港人、海外眾多讀者都爭着讀，爾後，兩岸當局都有及時修正政策和口號的情況。因而紐約新聞界有言：寫怪論寫到哈公這地步，真不枉此生！

由於哈公先生平易近人，一點不因他得享大名而驕傲，我就毫不違心地問他，香港「九七大限」轉眼就到，據說有人暗轉「自律」，他本人是否也在其文章中自動收緊？許先生的回答是，各人做人方法不同，他一貫無後顧之憂。目前刊出他怪論的報章，多數是中立的，有的也偏左，他們居然刊出他對中共很不客氣的怪論之因是在香港「反共」並無市場，「擁共」的也一樣無市場。最好是能站在「香港人」的立場。國民黨的「香港時報」無人看，共產黨的「大公報」也一樣沒人要。

關於「九七」後他本人的趨向，許先生說他將會留在香港。香港有五百萬人，真能走掉的是一成左右。特別有錢的，有特殊技能的人，才能去海外謀生。許先生認為如果現在的政權繼續下去，會比毛澤東時代好，如他留在香港，對中共和他本人都是一種考驗。

許先生最後表示，他寫慣了「哈公怪論」，他不會去選擇當中共領導之類的事。書生能「論政」，批評這，批評那，却有時連自己本身的事都搞不好。

紐約華人比港人更機械化，唐人街的建築太老了，正像中共所說的：「五十年不變」，髒亂等情況要改變，華人有的太保守，和外人比起來有很大差別。

許先生雖然回香港多日，但他在紐約掀起之「哈公旋風」仍震撼着紐約唐人街。

## 請中國的當政者 不要忘記「無為而治」

(美國)麥高

也許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早就把中國固有文化革光了，所以中共的當權者似乎忘掉了中國還有「無為而治」這句古訓。

老子說：「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為無為，則無不治。」論語中也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無為而治」有很深的哲理，可惜近來的中國政治家或野心家對權與利的追求太過熱心，認為這句古訓專找自己的麻煩，所以不是對它加以革命，就是故意把它忘掉。

最近中共文化部副部長高佔祥發言說：文化部不再整人了。新任文化部長王蒙也說：「長期的文化發展需要穩定的政策和環境……」環境也許需要，但政策則不必。中國的文化發展根本不必當政者勞神制定什麼政策。要中國文藝超脫政治口號，達到最高境界，要中國的輿論達到完全的言論自由，「無為而治」就是最好的文化政策。

無為而治，在政治上實現也許有其困難，但在文化方面則極易實現。現在我拿美國為例說明。

美國自開國以來聯邦政府就沒有什麼文化或文藝政策。這個國家制約言論自由的唯一一條法律就是「康木斯特可法」(CONSTITUTION ACT)。此法立於一八七三年，規定人民不可利用郵政傳遞污穢出版物及騙人的廣告。但因郵局

非管制污穢出版物的機構，而美國專家又對「污穢」二字的定義人言人殊，所以縱然有這麼一條法律，美國聯邦政府也沒嚴格執行過。

因為政府不認真執行，所以美國的色情產品近來氾濫成災，美國國會不得不於前年提出一條禁止利用兒童製作色情物品的法律。除此之外，美國沒有其他文化政策（地方性可能有，但不可抵觸憲法）美國的憲法規定人民有表達的自由，所以只要不涉及私人誹謗（誹謗罪也絕無殺頭危險），美國人可以言所欲言，寫所欲寫。

中國的當權者一定認為沒有文化政策天下一定大亂。但請查看美國歷史，有幾次戰亂是由言論自由引起來的？相反，美國的言論自由對國內的和平和人權有無比的貢獻，促使政府走上廉潔公正之路。試問尼克松總統在輿論譴責下下台之事在中國會不會發生？中國的當權者拿着「文化政策」或「文藝政策」的大刀對說實話的不斷殺伐，誰敢頂撞當權者？現在你就明白中國的當權者為什麼堅持制定什麼文化或文藝政策了。他們做的壞事太多，怕人民揭他們的瘡疤。

無為而治是最理想的文化政策，假如中國的共產黨、國民黨，以及將來出現於這兩個大黨之外的任何政黨真要為人民服務的話，就應該放棄任何文化政策，實行無為而治。

## ● 政要人物眼中的毛澤東

# 西安事變中的毛澤東

## ——選自張國燾自傳「我的回憶」

編者按：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澤東的誕辰。故本刊在「文革·評毛」、「五一六」問題連續專題中，再度推出評毛文章。對毛的評價，中共認為應三七開，功大于過。但在海外言論自由環境中，則是一片否定之聲。無論如何，毛澤東對本世紀中國歷史造成了重大影響，值得研討。本刊整理了一些世界政要人物談毛澤東的言論，很有歷史價值，頗堪研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午，在毛澤東住的窑洞裡，我們閱看張學良發來的急電，其內容大致是：他曾向蔣痛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蔣則一味拒絕。他不得已實行兵諫，已將蔣氏及其親信隨員妥善看管，促其接納抗日主張，不達目的不止。電報並說即派飛機延安，迎接各方代表周恩來等來西安共商大計，又說他和楊虎城的部隊向西安潼關綫集結，希望紅軍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區，銜接前進，以防不測。

這個突如其來的電報，使我們都大為激動。有的人說：「蔣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說：「張學良確實幹得不錯！」平素持論溫和不多發議論的朱德竟搶先表示：「現在還有甚麼別的話好說，先將那些傢伙殺了再說。」這時已經回到保安幾天的周恩來較為冷靜，他表示：「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們作主，主要是看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態度。」一直在那裡狂笑的毛澤東也接着表示：「這件事，我們應該站在後面，讓張楊去打頭陣。」我當時雖很激動，但仍冷靜的說：「莫斯科對這件事會怎麼看，我們不妨先推測一下。」張開天秦邦憲王稼祥等都表示應去電莫斯科請示。於是我們一面繼續談論，準備周恩來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擬致莫斯科的電報。

我們商討的結果，決定下列各點：一、致電張學良表示贊許，並保證今後行動，惟馬首是瞻；二、派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三人為代表經延安飛赴西安；三、電彭德懷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區挺進，沿途與友軍密切聯絡；四、電在西安的聯絡人員，除對抗日宣言表示某

些具體意見以外，一切俟周恩來等到後再議；五、周恩來等在西安亦應俟莫斯科回電後再作具體表示。於是，周恩來等即趕往延安去了。我們致莫斯科的電報，是毛澤東起草的，除報告西安事變的真相外，並指出這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中共中央擬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決裂，請共產國際從速指示。

西安事變，使我們一時為之揚眉吐氣，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們希望張學良電令馬步芳不可破壞抗日大局，應即對西路軍停止作戰，這件事張學良照做了，但馬步芳並未接受這個命令。我們正為陝北的紅軍糧食缺乏擔憂，如今部隊南移，糧食和其他補給便都不成問題。而且國民黨方面的剿共陣線，已告破壞，我們正可乘機進取。

西安的電報如雪片飛來，多數是報告拘留蔣氏等人的經過，以及南京方面的反應，及各項軍事情況。其中最主要的一個電報是張楊等十九人在十二月十二日所發表的通電。提出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共

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衆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確實進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張學良的來電對如何處理蔣的問題，頗表躊躇；對南京的軍事壓力，也頗有顧慮。毛澤東聚精會神在那裡草擬覆電，不是尊張學良爲「全國抗日領袖」，便是讚揚他「一舉手便旋轉乾坤」。他的電文內說到嚴密看守蔣時有這麼一段：「我公願慮周詳，身雖自難漏網；但誠恐有萬一之失……」說到懲辦蔣時又有這麼一段：「誠如來電所云，蔣某確係賣國獨夫，理應付之國法，弟等極力贊成應由人民公審……」

我們這些中共中央負責人，沒有一個想到西安事變可以和平解決；都覺得如果讓蔣氏活下去，無異是養癰遺患。有的人主張經過人民公審，將這個反共劊子手殺了，以絕後患；有的人主張將他嚴密拘禁起來，作爲人質，逼南京抗日，並形成西安的軍事優勢。

就爲了這種主張上的不同，毛澤東與張聞天曾發生了爭執。張聞天似是批評毛澤東對張學良的覆電，措詞不夠堅強，正當他們爭論的時候，我闖進了毛澤東的密洞，毛正在怒罵張聞天，說張聞天過去在江西反對他的游擊主張，現在又以書生之見反對他對張學良所持的態度，張聞天面紅耳赤的默然走了。

毛澤東即向我解釋他那些電文措詞的用意。他表示他與張聞天的想法並無根本的不同，却在措詞的技巧上發生了歧見。他說明他所草擬的電報，處處給張學良暗示，要他堅決對付蔣，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的說出來，否則將來要留下痕跡的。

這時朱德也來了，他打斷了毛的說話，大聲說道，爽爽快快的同張學良說，殺了蔣再講其他。他說明的大意是，現在是千鈞一髮的時候，應當機立斷，用不着等候莫斯科指示，來一個先斬後奏。毛聽了朱德的話，微笑着安慰朱德說：「我和你的意見並無不同之處，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着力暗示張學良應該如何做，但這「殺」字不好由我們口裡直說出來。毛澤東又帶點教訓的口吻向朱德說：「不要想得太簡單和死板，你如何能斷定張學良一定會聽我們的話，對我們一點疑忌都沒有麼？」

幸好莫斯科的回電於十三日的晚間到達了。這是一張半打字紙的長電，內容分爲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變是日本陰謀所製造的；並說明張學良左右和他的部隊裡，暗藏着一些日本間諜，利用張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號，製造中國的混亂，我們若聽任其發展下去，中國將出現長期內戰，抗日力量，因之完全喪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蘇聯決不會爲這種陰謀所利用，更不會給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現已明白表示反對態度。第二段指出中國目前所急需的，是一個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最重要的是團結與合作，而不是分裂與內戰；並說明張學良不能領導抗日，蔣介石如能回心轉意，倒是能領導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應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利用這一時機與蔣介石作友善的商談，促使其贊成抗日；並在有利的和平解決的基礎上，自動將蔣釋放。

一年以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時，曾對我們說明上述這個電報的來歷。他說西安事變後，英美各國駐莫斯科大使，曾詢問蘇聯外交部，蘇聯政府對此事的態度。蘇外交部答以這是日本的陰謀，蘇聯既

未預聞，也不贊成。接着斯大林便親自草擬這個給中共的電報，並向王明解釋，其大意是張學良份量不夠，怎能做全國抗日領袖，中共也一時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介石雖是一個可憎的敵人，但他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在抗日中他也許可以成爲我們的合作者④。當然，在當時偏僻的保安，我們無法知道像王明所說的那些內情，因而這個電報之來，無異是一個晴天霹靂。我們都在沉思，毛澤東更是踱來踱去。有的表示西安事變分明是張楊共三角聯盟醞釀而成的，如何能說是日本陰謀？有的表示長期內戰倒是應該避免；有的表示如果將蔣釋放了，他將會不顧一切的對付我們；有的表示西安事變如果得不着蘇聯的支援，那裡會有勝利的希望？毛澤東會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從前我們向張楊那麼說，現在又要反過來這麼說，張楊不會說我們反覆無常嗎？」

就在這種氣氛之中，會議無法繼續下去，我們於是分開，各自去詳加考慮，或者個別研討，就這樣費了一整晚的時間。我通宵沒睡，花了很多時間與毛密商，我們一致認爲如果不遵照莫斯科的指示行事，得不到蘇聯的支援，反而會被國內外各種勢力圍攻，後果是會很嚴重的。如果照這三點指示進行，張楊共三角聯盟可能立即破裂，即使我們避免了這種破裂，和平解決以後，蔣氏的報復，將是難免。兩相比較，第一條路是走不通的，極爲顯然；第二條路雖阻重重，也許能找出一線希望。

這是急如星火的事，我們於是在深夜重行齊集在毛的密洞裡，商決具體步驟。我們決定將莫斯科的來電立即轉電周恩來，要他根據這個指示，向張學良試探，如果情形順利，即照指示的原則進行，否則要爲中共留出迴旋的餘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右至左）在長征結束後合影。

地。

周恩來於十三日抵達西安後，與張楊商討今後進行步驟，張學良曾問及莫斯科有無電報指示？對西安的行動，持何態度？周認為張的這些問話，自然是寄望於蘇聯的援助，極為殷切。周接到我們的電報後，對莫斯科的態度也極表驚訝，但應允向張學良秘密試探。

周恩來於十四日與張密談，逕行表示蘇聯大致不會援助西安，張學良最初的反應甚為憤慨，他似覺得為共方所賣，已往共方老是吹噓蘇聯可以援助，現在他已勢成騎虎，中共竟臨陣抽腿，不兌現了。周恩來只得低聲下氣，百般解釋，說明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願有的事。蘇聯也有他的苦衷，例如外交的壓力是不

能不顧及的。中共始終與他站在一起，憑本身的力量，來擔當一切。現在事已至此，決不能互相埋怨，只有一本初衷，共策進行。

他們兩人於是密商進行方針，周恩來曾向張學良表示，據他個人看來，在西安成立一個獨立政府和對蔣制裁，都不能算是好辦法。現在南京正在叫囂討伐西安，如果我們制裁了蔣，這將予人以口實，蔣的徒子徒孫們，將用報仇的名義與我們糾纏，這將是長期的內戰，而且勝負未可逆料。周這些話，終於打中了張的心弦。

於是周進而表示，他個人有一種還不確定的想法，願意說出來供張參考。周向張坦白說明，我們所需要的是全國抗日的局面，而不是

偏處西安一隅的局面，因而我們所要的是團結與合作，而不是分裂與內戰。現在南京方面，也有人願意打內戰，更有人不願逼西安方面去制裁蔣。我們可以一面備戰，一面與蔣談判，如果蔣明白接納了我們的主張，那他將來也難反悔。

張學良聽了周恩來這些話，並未發生反感，反而向周說，這件事不能讓外間知道，也暫不向楊虎城提及。他們兩人先研討具體辦法，一俟稍有把握，再對外發表。於是他們商定如何優待蔣的辦法，以及如何向蔣進言等。

這些經過情形周曾詳電保安，並表示欣慰，認為和平解決有希望。我們接到周的電報，也為之高興。乃決定堅決推動張楊走和平解決的道路。我們大家雖已這樣決定了，但心中的疑團仍是存在。張聞天曾向我指出：「這是為了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犧牲中共的局部利益。」他說明蘇聯大概是受了外交上的壓力，不得不置身事外，可是將來蔣介石釋放出去了，那我們可要吃大苦頭。

十五日在林伯渠辦公的窯洞裡，我們舉行高級幹部會議，傳達莫斯科的指示。我們這些政治局委員，都發言支持和平解決，我的發言自然也是支持和平解決，但說到和平解決的前途時，也同樣表示未敢樂觀；即是蔣在西安時可能答應我方的要求，但一回到南京，也可能藉故翻臉，因此，我們須更加努力，團結內部，充實實力，準備應付未來可能的壞演變。

此外，遷到延安的中共中央，經濟生活上的困厄也獲得相當程度的解救。紅軍駐紮在陝北邊區以南地方，可以在駐地就食，延安歸中共以後，其控制區域大為擴展，糧食也就成問題了。中共要人們，也不再像在保安一樣，不



是前方供應告急，就是後方需求短缺，他們每天都為小米和菜蔬而奔忙。中共管理經濟的人員，也轉移了他們的注意力，直向西方等城市搜購醫院衛生材料、機械用品和零件，以及紙張文具等等，當時這種經濟上的解脫，使人們都愉快輕鬆起來。

中共的要人們，對當時這些收穫，曾加以大大的誇張和宣傳，在這種樂觀氣氛之下，中共和紅軍內部各種隱憂，都給掩蓋起來了。而且中共的要人們，都相約不要將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以來的種種挫敗與損失、紅軍裡面紀律頹廢和中共內部的爭執、以及對國共合作抗日未可樂觀等等，向那些熱誠抗日的青年宣洩，以免影響他們對中共的向心力。

除以上所說這些欣欣向榮的表面現狀之外，中共中央內部許多事却在暗中進行和演變。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似因一、四兩方面軍間的爭執和對立已不存在，因此沒有人用中央政



毛澤東與張國燾合影于延安。

治局的名義，也沒有再舉行過會議。處理西安事變時，各巨頭多採取協商的形式，反覆討論，頗費時間，使首當其衝的毛澤東頗感不耐。雖然我曾表示惟毛的馬首是瞻，但他仍然感到不滿足，非集大權於一身不可。因此在這緊急關頭，一方面許多事急需處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的組織又相當零亂，毛澤東便趁此時機，多方面混水摸魚，以達其個人獨裁的野心。

毛澤東先把軍權集中於一身。當時紅軍主力，由彭德懷以前綫總指揮的名義，率領着赴西安前綫，毛利用這個時機，把中共軍權包攬過來，一切由他直接發電指揮，因而剝削了總司令的指揮權力。這些事，當時都偷偷摸摸進行。總括一句，是不再讓總司令的朱德和任政委的張國燾，獲知紅軍主力的行動情況。其次，他利用保安縣房屋不夠和有些幹部需要調往「抗大」學習的機會，逐漸把總司令屬下的機構、參謀總部和總政治部等人員，併入毛所直

接指揮的軍事委員會。取消總司令部機構的事，是利用由保安搬遷到延安的時機來完成的。到了延安，朱德和我都變成了空頭司令。朱德曾向我表示，老毛一向如此，就讓他去幹吧。當時毛澤東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訊機構，以達到封鎖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與莫斯科來往的密電；（二）中共與西安方面的聯絡，諸如與國民黨南京政府人員，張學良、楊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系和人員的通信等；（三）軍委會與紅軍各地部隊的聯繫，凡一切命令指示、人員調動和軍事情報等等，概由毛澤東一個人包辦。這件事的完成，可以說毛澤東處心積慮已久，西安事變還未結束的時候，他表現得更加急進，遷往延安的事，又幫助他在技術上掌握這些控制。

毛澤東利用這些控制，電令軍隊中的幹部，參加「抗大」學習，並大事宣揚，果然大批幹部要求學習，毛便趁機派進一些親信和監視者。毛的這種做法，不僅僅是對付我和第四方面軍，而且同樣對付第二方面軍賀龍、任弼時、蕭克以及正在二方面軍中工作的劉伯承，他們或多或少都變為空頭司令。

中共中央遷到延安時，毛澤東已完全控制了外交權和軍事指揮權，正在向各軍中伸展其個人的權力。他又利用這種控制力，來指揮中共黨務的進行，對張聞天等黨棍，表現得頗為頭指氣使。毛曾多次笑着向中共要人們說：讓他自己來應付各方面，其他同志，大可多注意積極方面的工作，諸如爭取和影響新來的青年人，注意黨務和民衆工作的發展，以及邊區地方政治的改進等等。這就是毛澤東實施獨裁開始時所放出來的保護色。

當時中共要人們，大多分散到各處工作去了。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林伯渠等，率

領了大批幹部到西安，接着又伸展到南京上海等地，有的與國民黨辦外交，有的作說客，有的乘機發展工作。彭德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等，都赴前綫工作去了。張聞天、凱豐爲黨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奔忙，林彪在那裡內內外外，忙着佈置職工運動。林彪等聚精會神辦理抗日軍政大學，不久擔任法官的董必武也參加了抗大教育工作。一身輕鬆的朱德，忙着與那些新來的人接觸，有時與一般青年人一起打球，一起唱歌。我自己正爲西路軍的失敗而憂傷，設法圖謀補救，而當時我是被人孤立的對象。在這種形勢之下，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兼管外交，坐鎮中樞的毛澤東，因得毫無顧忌而大權獨攬。

當時毛澤東最感頭痛的是蔣介石返回南京後，可能對陝北發動報復行動。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蔣介石由張學良護送返回南京，周恩來的急電，當晚到達保安，毛澤東顯得特別焦急。他似斷定蔣介石的報復必然會來，而且會很迅速和殘酷。他曾斷斷續續的表示，糟了！張學良也跟着到南京去，目的無非是想減輕自己對蔣的罪過，難道他不會把罪過都推向中共頭上？我們不是曾經推動張學良反蔣抗日，說甚麼可得蘇聯援助，擁護張學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麼？這些難道張學良不會自動或者被逼的和盤托出？再者，西安沒有張學良，東北軍將解體。張、楊、共三角聯盟也已不復存在。蔣介石很快的就可以收拾張、楊在西安的勢力。蔣介石的拳頭，難道不會打到中共頭上、再來一次從四方八面圍剿我們麼？

毛氏也曾故作鎮靜的說：大不了的事，也無非是打游擊。接着又斷斷續續的自言自語，表露他的心情說：現在與過去，究竟大不相同，從前是硬打着蘇維埃旗幟造反，現在是聯蔣

抗日，總不能像張學良那樣，再做些兵諫的文章。可是我們將要做的文章，應當有那些內容呢？如何鼓勵士氣呢？

當時在場的要人們都主張，先查明實況，再定大計。毛氏在這種言詞鼓勵之下，就接連不斷要發電報與周恩來，詳細追問，週密指示，其內容要點，就是要找着蔣介石氏在西安的親信，疏通一番，着重說明，中共事先並未參與西安事變的密謀，事後也是以調人身份，實現和平解決，使蔣氏可以安然返回南京。更重要的是指示周恩來與張、楊兩方斷絕明顯的來往，要處處表示不和張、楊共同負責。而且要周恩來設法消毀一切同張、楊來往的證件，可能的話，也請張、楊方面毀滅這些證據。

當時毛澤東與周恩來，一個在內策劃，一個在外週旋，二人配合得很好。毛氏曾向周盡情吐露他心中所想的和企圖做到的，周恩來則根據外面的實況，分別予以實施。周體會到毛的緊張心情，當時曾回電說：蔣自命英雄，他曾答應過的事，大致不會全部反悔。這個電報，對於當時的毛澤東說來，無異是一顆定心丸。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毛澤東抵達延安以後，對於國共和解，仍然疑忌甚多，缺乏信心。「買空賣空」的毛氏，爲了實現他的目的，是無所不爲的，也善於表演兩面三刀的手法。他正在設法從各方面打擊我，可是見面時，依然是像從前一樣，笑逐顏開。當時我們雖會面多次，他已不讓我知道機密事項，所談多是泛論國共和解的事。至今我還記得當時談話的要點。

毛氏從不提起張學良這個人夠朋友。張雖在南京受審判，也從未將反蔣的責任，推到中共身上，反爲中共開脫，力證中共並未參加西

安事變的預謀，並自始即主張釋放蔣介石。可是毛氏對張學良却只有責備，不是譏笑他無知衝動，就是說他虎頭蛇尾。這種種表現都不免對張落井下石。

原來斯大林對西安事變所發出的那個有名的和平解決指示，和以後爲此事發來的電令，都是暗示毛澤東要拋棄張學良，指責張學良爲親日派所利用，並要毛盡一切的力量與蔣介石和解。毫無疑問，毛氏當時無論願意與否，只有遵命行事。但毛氏却不願說西安事變是親日派的陰謀；毛氏大概想到，如果這樣說，連他自己也難免有親日派的嫌疑。而且蔣介石將輕而易舉，將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改爲攘外必先除奸，將中共當作日本奸細來討伐。

當時，毛澤東指責張學良的話，最重要的是破壞國家綱紀。他描述十二月十二日清晨，指揮軍隊襲擊華清池，使蔣先生受傷和死傷多人，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事。如果他自己事先知道的話，一定要加以阻攔。毛氏說這些話的意思，一面是向蔣討好，另一面則是表示支持南京政府對張學良的處罰。這些得意忘形的說話，究竟掩蓋不了出賣盟友的痕跡。

有一天，毛澤東同我聊天，他大發網紀對任何政府和黨派都是重要的議論，又進而以譏笑的口吻說：國民黨內有個張學良，有個楊虎城破壞綱紀，人稱之爲張楊，共產黨內也有個張楊，張就是張國燾同志，楊就是你的太太楊子烈同志，也有點破壞綱紀。我聽了毛氏這種損人利己的鬼話，也就回敬他兩句話說：你這出力維護國家綱紀，「可敬！可敬！」尤其是這些「高論」出自井崗山「英雄」之口，更加難得，「佩服！佩服！」我這些諷刺他不配談綱紀的話，會使他表情尷尬，從此他的這種「高論」，似乎在人前收斂了些。

## 政要人物眼中的毛澤東

# 初晤毛澤東

## ——選自尼克松「回憶錄」

木木？

法國教育部長馬爾勞曾受毛澤東接見，又被尼克松約到白宮介紹中國情況。……（編者註）。

馬爾勞滔滔不絕地發表了一系列的意見。他說：「你將與一位巨人打交道，但他是一個面臨死亡的巨人。上次我見到他時，他對我說：『我們還沒有接班人。』當他第一次見到你時，你知道他會想些什麼嗎？他會想：『他比我年輕得多！』」

當天晚上，在白宮招待他的宴會上，馬爾勞就我如何與毛氏攀談，向我提出意見。

「總統先生，你將會晤一位有神奇經歷的人物，他相信，他就要演完他一生的最後一幕了。你也許以為，他在與你談話，但實際上，他將是向死神講話……這是值得的旅行！」

我再次問他，毛氏逝世以後會怎樣。馬爾勞回答說：「正如毛所說，他未有後人。這是什麼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說，他認為，偉大的領袖（如邱吉爾、甘地、戴高樂），都是那類大動亂的歷史事件創造出來的，而這類事件不會再發生了。就這種意義而言，他感到，他沒有後人。有一次，我問他，他是否以為他是十六世紀中國最後幾位皇帝的繼承人。他說：『當然，我畢竟是他們的後嗣。』總統先生，你是在常理的範疇內活動，但毛不是這樣。他有點像魔術大師，一個幻象纏繞着他，驅使着他。」

尼克松（美國總統）初晤毛澤東

大約一個小時後，正當我們準備洗澡時，基辛格突然走了進來，他帶來消息說，毛主席想與我見面。那天深夜，我寫下了這次會晤的氣氛。

日記

在飛往中國途中，羅傑斯很關切地問，我們是否很快就可以與毛會晤；並且說，我見到毛時，不能讓他處於居高臨下的地位，例如，我正在走上梯級，而他已站在梯級的頂端。

我們在這方面的顧慮，在兩點鐘左右，就完全消除了。當時，亨利氣喘吁吁地跑進我的房間，告訴我，周在樓下，並說，主席現在想在他的住處見我。亨利下樓去以後，我等了五分鐘左右，然後，我們就驅車到毛的住處。我們被帶進一個並不講究的房間，裏面堆滿了書籍和文件。在他坐著的地方旁邊，茶幾上放著幾本翻開的書。他的女秘書扶他站起來。我與他握手時，他說：「我說話不太行。」

後來，周告訴我，他已病了一個月左右，患的是支氣管炎。但是，中國公眾並不知道。

連周在內，每一個人都對他表示應有的敬意。有兩三個軍人和文職人員，站在房間內。談話開始後約十分鐘，周揮手叫他們出去，可

是，我注意到，他們還站在走廊觀看。

談話紀錄可能沒有記載下面這個大概是最動人的時刻：當時，他伸出手來，我也伸出手來，他握著我的手，握了大約一分鐘。

顯然，他有非凡的幽默感。在談話中，他總是設法不落亨利。談話原定進行十至十五分鐘，結果延長到將近一個小時。我見到周看了兩三次錶，因而理解到，我大概應該結束這次會晤了，以免他的體力消耗太多。

毛氏非常活躍，他注意到談話的每個細節。但是，我可以看出，他也變得非常疲倦。周氏謹慎地看錶，而且看得愈來愈頻繁，因此，我決定，我應該設法使這次會晤結束。

有趣的是，在後來的會談上，周經常提到那次與毛的會晤，以及毛說過的話。

我說：「主席先生，在我們就要結束會晤時，我願意說出，我們知道，你和總理邀請我們來這裏時，都承擔了巨大的風險。對我們來說，那也是一個困難的決定。但是，讀到你的一些言論，我知道，你是善於洞察時機的人，又是懂得必須只爭朝夕的人。」

當翻譯員譯到我所引用的他的詩詞（編按：指「只爭朝夕」句，出自毛澤東的一首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時，毛氏面露微笑。

我繼續說：「以個人身份，我還願意說，

也是向你，總理先生說的，你們不了解我。由於你們不了解我，你們就不應該信任我。你們會發現，我絕不說我辦不到的事。同時，我一向要做得比我說的更多。在這個基礎上，我想與主席，當然還有總理，進行坦率的談話。」

毛氏指向基辛格說：「『只爭朝夕。』我想，總的來說，像我這樣的人，講話就像放大炮！」周氏大笑。顯然，這又是自謙。他繼續說：「像『全世界團結起來，打敗帝修反，建立社會主義』，就是這類大砲嘛！」

連續專題 ■ 文革·評毛·「五·一六」問題（之四）

## 政要人物眼中的毛澤東

# 毛澤東是怎樣的人

——選自王明「中共半世紀與叛徒毛澤東」

### 一、毛澤東要搞個崇拜

從一九四一年九月起，毛澤東在同政治局同志們談話中，時常說他要搞一個「毛澤東主義」。下面就是他同我關於這個問題談話的主要內容：

「王明同志，我要搞個毛澤東主義，你看怎麼樣？」

「爲什麼？」

「一個領導人沒有個主義，活着就會被人打倒，死了也還被人反對。有個主義情形就不同了。你看，馬克思有個馬克思主義；第二國際分成那麼多的派別，誰也不敢反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列寧有個列寧主義；第三國際和聯共（布）也有不少派別，但誰也不敢公開反

我說：「（要打敗的人）就像我，還有匪幫。」

毛氏頓前微笑。他說：「可是，你作爲個人，可能不在被打倒之列。」他指指基辛格，繼續說：「他們說，他作爲個人也不在被打倒之列。假如你們都被打倒，我們就沒有朋友了。」

我說：「主席先生，你的一生，是我們大家都熟悉的。你出身貧苦家庭，而登上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一個偉大的國家的頂峯。」

正當我們要離開的時候，毛氏說：「你的『六次危機』一書，寫得不壞。」

我望着周氏微笑，搖頭說，「他讀得太多了。」

毛氏送我們到門口，他的步伐就像跳慢舞，他說，他近來不大舒服。

我回答說：「但是，你看來很好。」他稍微聳聳肩膀說：「表面是騙人的。」

對列寧和列寧主義。孫中山有個三民主義；國民黨那麼一團糟，派別林立，可是誰也不敢反對孫中山和三民主義。我要不搞個主義，就是『七大』選我當黨中央主席，那還不是很快也就被人打倒嗎？……」

我反駁道：

「並不是有個主義就不會被打倒；要是主義不正確，那真就會很快被打倒的。托洛茨基和陳獨秀不是都有個主義嗎？還不都被打倒了嗎？我們中國共產黨和各國共產黨一樣，都有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行動指南的科學。你爲什麼要另起爐灶——搞個什麼主義呢？」

毛澤東說：

「我搞毛澤東主義還要馬克思主義，只是不要列寧主義。我對這個問題的提法是：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俄國革命具體

實踐相結合的俄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或是叫做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 二、毛主席是新皇帝

毛澤東之所以吹捧秦始皇，首先就是由於他具有濃厚的封建帝王思想。關於這一點，可以舉幾個明顯的事實作例證：

(1) 他在一九三五年寫的述雪景的「沁園春」詞中，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比作帝王打江山，把他自己比作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這些古代帝王。

(2) 美國記者斯諾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中文的「西行漫記」一書中，引證了毛澤東親自同

他的談話。毛澤東說，他在青年時代讀古書小說時，就非常敬慕秦皇、漢武等古代帝王。

(3) 毛澤東經常把黨的主要領導人叫作皇帝，把其他領導人叫作六部公卿。還在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以前，他還沒有當黨的中央主席，而只當黨中央軍委主席的時候，他就像封建帝王一樣，不允許別人叫他的名字，只能稱他主席。

(4) 一九四八年冬和一九四九年初，解放軍快要進入北京的時候，他就不斷地對中央委員們說：「年輕的時候看小說，常想：做皇帝是多麼了不起的事啊！但是不知道怎麼才能做皇帝。現在懂得了。我們很快就要進北京；一進北京，我不就要做皇帝了嗎？」進北京後，他就廣泛宣傳他是「新條件下的皇帝」，同時並下令中央軍委政治部正式在軍隊裡作「毛主席是新皇帝」的報告。

(5) 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同法國國會議員代表

團談話時，說他「是拿破崙的崇拜者」。

(6) 他殘酷迫害田漢、吳晗、鄧拓、廖沫沙等寫過諷刺和指責皇帝的作品的作家，公開承認：罵皇帝就是罵他。

### 三 毛澤東變成一個搗破傘 流浪的老和尚

一九七〇年夏——一九七一年春毛澤東同斯諾就上述問題進行過長期密談。大家知道，遠在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同斯諾就一見傾心，成為知己。歷史事實證明，斯諾是毛澤東秘密投靠美國帝國主義的第一牽綫人。因此，毛澤東時常在談到斯諾時，就以興奮而感激的心情說：「我這個人在世界上出了名，尤其是在美國出了名，使美國人了解我，這主要都是斯諾的功勞。」根據各種迹象和斯諾本人一九七一年四月在美國「生活」雜誌上發表的「同毛澤東的談話」報導看來，當斯諾一九七一年二月離

開北京時，經過同毛澤東多次密談，有關毛美合作的各方面問題，在這兩個從來就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密友之間都達成了協議。他們之間的談話不僅涉及美國總統訪問中國的問題，而且涉及毛澤東必須進一步肅清主張中蘇友好、反對投靠美帝的力量的問題等。據斯諾在上述「生活」雜誌上發表的報導說：「當他客氣地把我送到門口時，毛說他現在只是一個搗破傘到處流浪的孤零零的老和尚了。」事實表明，毛澤東這一哀鳴的含義是：自「文化革命」開始以來，他已經真正是一個眾叛親離走投無路的人，現在又要把也變成了他的敵人的最親信的人「清洗」掉（其中將包括已經定為「接班人」的林彪和毛澤東依為心腹的陳伯達等），便使他成爲一個道地的孤家寡人，因而他急待美國向他伸出援救之手。

連續專題 ■ 文革·評毛·「五·一六」問題（之四）

## 政要人物眼中的毛澤東

# 認清毛澤東

——選自赫魯曉夫的「回憶錄」

### 斯大林冷落毛澤東

毛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莫斯科祝賀斯大林的七十歲壽辰。

在一些方面，斯大林對毛十分客氣。他邀請毛與他一起進晚餐。斯大林很愛在貴賓面前表示盛意，更懂得怎樣做得最好。

但毛在莫斯科的期間，斯大林有時幾天不

看他一眼。斯大林既不見毛，也沒有派人接待他，其他人當然不敢與毛會晤。我們開始聽到流言說毛很不高興，認爲自己被關起來，遭人白眼。毛表示如果情況這樣下去，他會離開。當斯大林知道毛在抱怨，便再請毛共進晚餐。斯大林很想給毛一個印象，使他相信我們給他最好的條件，而且堅決站在中國人民一邊。中國代表團後來離開莫斯科，返回北京。

### 橡膠園的爭執

我對斯大林說：中國會反對我們像過去的英國、葡萄牙和其他外國人那樣在貿易上佔中國便宜。

但斯大林咆哮說：「這沒有你的事！」他給毛一封信，要求中國給蘇聯一塊適當的土地，建設一個橡膠園。

稍後，我們收到毛的回覆。我們看毛的覆電時，不少人在場。覆電如此說：「我們同意爲你們在海南島建一個橡膠園，對著越南海岸——但這樣做是有條件的。我們建議你們給我

們提供貸款、機器及技術援助，使我們能夠自行建設和管理這橡膠園。我們會用橡膠償還你們。」

斯大林讀完毛的回覆後，沉默了一會兒。我避免正視斯大林的目光；因為知道他不會忘記我最初提出的告誡。毛的回覆是一服難嚥的苦藥。

毛與斯大林交手的經驗，足以使他認為斯大林的對華政策與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政策沒有分別。毛也像斯大林一樣深懷疑慮。

但毛很小心地不形於色。他依然以他的方式向斯大林表示敬重、友善甚至屈尊。例如，毛向斯大林要求派一位馬列理論家到中國，協助他編輯在內戰時期寫的文章和講稿。毛打算出版選集，希望有人指出其中可能的錯誤（英譯者按：指思想上的錯誤）。

不用說，斯大林大為高興。他認為毛提出這要求，顯示他無意在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中突出自己的特殊地位。斯大林相信毛仍然願意以斯大林的眼睛看世界。當然，毛正希望斯大林這樣想。但我相信，毛做一套，想一套——後來發生的事顯示他的確如此。

## 高崗打小報告

那時候，我們派駐北京的代表潘友新（P. ANYUSHKIN）開始向我們報告說，中國領導層中很多人對蘇聯和我們的黨不滿。據他說，反對我們的人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和其他一些人。他沒有提及毛，但也沒有說毛反對在領導層擴散反蘇情緒。

文件中有關中共內部情緒的資料，大部分顯然是來自高崗的。高崗是中共政治局成員，也是滿州（中譯按：即東北區）的首長，他在

那裏與我們的代表交往甚密。

斯大林決定設法取得毛的信任和友誼，因此他把那些報告中有關他與高崗談話的部分給毛看，說：「就在這裏，你也許對此感興趣。」

但毛的做法是，首先在領導層中孤立高崗。我們的代表由北京報告說，在一次聯歡會中一群青年飲醉後，怒氣沖沖地在我們的外交人員面前罵「你們的人高崗」。那時候，高崗仍在政治局，但我們知道他已被冷藏了。然後，據說毛將他軟禁，稍後我們得悉毛將他毒死。

## 「毛澤東患上了自大狂」

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我們揭露了斯大林的暴行。他對數百萬忠實的人的殘害，他的獨裁，都違反了集體領導的原則。最初，毛澤東的立場是，我們對斯大林濫用權力的批判是對的。

毛開始表示對斯大林的不滿。例如，他指責斯大林支持蔣介石。他拿出具體的證據證明斯大林曾損害中國共產黨的利益。

毛指斯大林誤解中國革命的性質。特別是，斯大林低估了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潛力。在祝賀過我們二十大的決定並對斯大林作出批評後，毛稍後却作了一百八十度轉變，開始稱許斯大林了。我想他在背後完全否定了我們對斯大林罪行的批判。我為什麼這樣想？因為我相信毛與斯大林一樣患了自大狂症。他用病態的觀點看其他人。

像斯大林，毛從不認為他的同志與他平等，他把周圍的人當作一件件傢俱，有時有用，但可以隨時丟掉。

我記得我與毛澤東在共產黨大會期間的交

談。他說話太像斯大林了，這使我震驚。這些交談雖然親切，但毛對中共政治局其他成員的評論，使我警惕起來。他把任何事都塗黑，對什麼東西都不說好話。

我記不起他怎樣說劉少奇和周恩來，但他對兩人都都不喜歡。在批評他們時，他指名道姓，選出時間和具體的事例。他選說朱德不是政治家，只是一個軍人。

毛稱讚的同志只有一人，就是鄧小平。我記得毛指著鄧對我說：「看見那邊的矮子嗎？他非常聰明，前途無可限量。」

我聽毛的說話越多，將他與斯大林比較的地方就越多。雖然我發現毛與斯大林相同之處，但對他遠遠未能作出最後的結論。

## 「喪失三億人，算什麼」

當出席的八十個代表團討論爆發熱核戰爭的可能性時，毛發表了講話，「我們不應害怕戰爭。我們不應害怕原子彈和導彈。不論爆發什麼戰爭——常規戰或熱核戰——我們都會勝利。對中國來說，如果帝國主義向我們發動戰爭，我們也許會喪失三億人。算什麼？戰爭就是戰爭。年復一年，我們可以生下比以前更多的嬰兒。」

他說這段話時比我上面記下來的更粗魯。他用了粗鄙的句語，但我已記不起是什麼。我當時坐在孫中山遺孀（宋慶齡）旁邊。她聽到毛最後一句說話時不禁笑出來！毛也笑了，我們也就一起大笑起來。但他的話一點也不有趣，毛應多考慮周圍的人。他應慎用言辭。更糟的是，他的講話深深地擾亂人心。除了孫中山夫人帶起的一次哄堂大笑外，聽眾一直都是一片死寂。沒有人想到會有這樣的講話。

# 毛澤東的 四妻一妾



毛澤東與江青在延安時的合影

(日本) 靖 衛

平去忙乎，誰還顧得上你這個侍奉丫頭！也許萬般寵愛皆一身之時，享盡着人間的榮華富貴，真以為老人家可以萬壽而無疆，故此沒料到今天的囚徒生活吧？！常言道：「忍為貴」嘛，還是忍了這口氣算了，比你名正言順的，比你本事大一萬倍的都忍了。

張玉鳳大鬧中南海，惹得老鄧大動肝火下令把她關了起來。張玉鳳也太那個了，為了給自己和私生子正名份，竟喪心病狂地往永遠不落的「紅太陽」臉上抹黑。讓外人曉得中國人民的「大救星」納妾，未免太失體統。話又說回來，孤兒寡母的又沒有結婚證，這算什麼呢？不鬧騰怎麼有臉見人？將來怎麼生活？張玉鳳呀張玉鳳跟老毛睡了十年還不知他是什麼東西變的？趁他活着的時候不要錢要房要官，如今可好，毛澤東腿一登留下那麼多亂事要鄧小

平去忙乎，誰還顧得上你這個侍奉丫頭！也許萬般寵愛皆一身之時，享盡着人間的榮華富貴，真以為老人家可以萬壽而無疆，故此沒料到今天的囚徒生活吧？！常言道：「忍為貴」嘛，還是忍了這口氣算了，比你名正言順的，比你本事大一萬倍的都忍了。

據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先進的代表人物組成的先鋒隊，而毛澤東則是最光輝的典範。的確如此，在他老人家還是湖南的富農狗崽子（這不是罵街，大凡地、富、反、壞、右的子女，在中國大陸皆有此稱）之時，他的父親毛順生就給他娶了婆娘，此即毛澤東的原配夫人。誰想到這小子一進省城，還沒有邁進大學的門坎便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媳婦和親生娘，一頭扎進楊教授的深宅大院，當上了名門佳婿。那年頭又不興去領結婚證書，泥腿子的黃臉婆當然吃個啞巴虧，有苦說不出來，只好逆來順受。前些年中國大陸有不少土包子，上了幾年工農兵大學或進了解放軍大熔爐，不也拋棄農村的老婆另找新歡嗎？有的還鬧出人命官司

來，害得無所不管的共產黨一次又一次搞什麼戀愛觀之類的教育。其實是瞎白乎，正人先正己嘛，與毛澤東休妻另娶就不許別人嗎？

最可悲的是跟毛澤東一場，生了三個龍子的楊開慧烈士。那年因國共反目成仇，毛澤東自家性命都不知那天完結，那還顧得上嬌妻愛子，拉了一伙人鑽進山溝鬧革命去了。拖兒帶女的楊開慧東躲西藏終因目標太大被捉住了。「只要與毛澤東劃清界綫，脫離夫妻關係就放妳出去」。何健將軍用不知從那兒學來的整人術對楊開慧如此勸說。誰想到她竟執迷不悟，拒不接受黨國的教育和挽救，不與反動的丈夫徹底決裂，加上當時辦案人員的政策水平太低，把一個不是共產黨員的楊開慧殺了，造成直到今天共產黨還引為自豪的冤案。「生是毛的人，死是毛的鬼」，從小受三從四德教育長大的書香女子就這樣丟了年輕輕的性命。毛澤東可好，早已勾搭上雙槍將賀子珍了，名正言順地在蘇維埃政府那領了鮮紅的結婚證書。怪不得在橫掃一切的年月裏，動輒大義滅親，多少個「反動」的丈夫被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敢情全是從國民黨那領教來的。這也算得上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吧！因為「後者是從前者學來的」。

好不容易到了陝北，再也不天天被逼得像鴨子一樣，專往雪山草地戈壁亂鑽了，毛澤東的兩大嗜好權慾和性慾便發作了。眼見那麼多從上海、北平來的女娃娃，尤其是那個細皮嫩肉能唱會跳的影星，人非草木誰能無情？何況「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先弄來當秘書吧……俗話說：「紙裏包不住火，雪裏埋不住死孩子」。風言風語便一古腦地灌進了賀子珍的耳朵裏。賀子珍既不像鄉下妞的原配夫人那樣順從，也不像大家閨秀的死鬼那樣天真，拿起雙

槍要跟老人家算賬。這一下可嚇壞了毛澤東，他知道自己老婆的厲害，左右開弓指左眼槍子不會鑽進右眼，萬一說僵了那小命非送掉不可。三十六計走為上，趕緊帶着女秘書鑽進了志丹縣的山溝（當時為保安縣），善後之事全權交與左膀右臂的周恩來與康生。哼哈二將一出馬便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道：事到如今不要再生氣了，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嘛，還是去蘇聯治病休養去吧！康生接着說：黨中央政治局已批准毛澤東同志與李進（江青原名）同志的結合，這是黨的決定，服從也得執行，不服從也得執行。望着殺氣逼人的閻王再看笑容可鞠的君子，賀子珍縱有孫悟空的本事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只好乖乖地在離婚證書上簽了字。江青攙走了賀子珍，便可以公開以夫妻身份露面了。

還是在兒提時家父曾帶我去看「劉美案」，就是那齣包青天怒劍企圖殺妻害子的駭馬陳世美的戲。台下的觀眾滿是當朝文武官員，據說是奉聖旨——毛澤東的訓示，讓這班開國功臣不要進京當了朝廷棟樑就拋棄過去的結髮妻子「秦香蓮」，否則黨紀國法無情。有幾個人聽這一套呢？休妻另娶風靡一時，上樑不正底樑歪嘛，誰也別說誰。

住進中南海，誰能不發思古之情，何況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皆望塵莫及的風流今朝「天子」，最敢於想前人不敢想的事，最敢於做前人不敢做的事，身邊眼期待奉人員清一色女戰士，美其名曰：「紅嬌服務隊」。可憐這群「召之即來，來則獻身」的女同胞們，跟張玉鳳一樣，獻出了青春，獻出了童貞，得到的是恥辱、是囚禁、是人民的唾罵：「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靖衛於日本千葉縣

# 用「彩票」 聚集游資、 創造萬元戶！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楊漫克

經濟學中有一個十分簡單的道理：社會游資聚集越多，社會經濟發展越快。而聚集社會游資的一個最簡單而又富有娛樂性的辦法，就是國家辦彩票。

彩票是一種類似賭博的娛樂活動方式，古時稱做「彩頭」，語意出於擲骰子的勝色，賭博得利叫做「得彩」。「彩票」一詞源於西方 LOTTERY（樂透），十五世紀的歐洲便十分流行，逐漸轉化為一種社會集資的有效方式。

辦彩票不同於一般的賭博，其集資目的多為社會福利和公共事業等，否則不會吸引大批

顧客；彩票機會均等，誰都有可能得彩；彩票投資小，一元錢即可獲萬貫；買彩票是大家願意，給你一個發財的希望。

彩票也不同于一般的資本積累行為，它不像馬克思批判的英國圈地運動那樣殘酷和強迫，也不同於「舊社會」的放高利貸，既不還本，也不記利；更不同於今天大陸的「皮包公司」，全靠一張嘴坑、糊、拐、騙，牟取暴利。辦彩票純屬利用人們發財心理募款集資的娛樂活動。波士頓大學一位財務教授是個樂透迷，儘管從未中獎，他還是笑逐顏開地說：「我玩樂透的唯一理由是享受夢想的樂趣。沒有一券在手，也就無從夢想。」

政府辦彩票的益處，更是妙不可言。據「華爾街日報」透露：美國人今年花在购买彩票方面的錢，估計將達到一百五十億元。其中，政府得百分之五十，賭場得百分之五，中獎者得百分之四十五，這樣，彩票一年為美國還能創造六千個百萬富翁。

於今，中國大陸的「四化」建設苦於無錢，何不允許辦彩票集資呢？這種古已有之、洋亦有之，且符合國人傳統機會均等的有效方式，又何樂而不為呢？有人計算到目前為止，中國的萬元戶，還不到人口總數的千分之一，按現今較快的速度發展，想要達到今天的世界中等收入水平，需要二百年以上的時間，急煞人也！

但如辦起彩票，僅首都北京一市的八百萬人口，一天創造十幾個萬元戶，不是一件行不得的事情。政府亦可獲得資本，發展經濟，兩全其美！

望中共領導人能打破保守觀念，祇爭朝夕。辦彩票并非剝削，亦無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嫌，大可不必害怕的。



# 文革片斷回憶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馬佳

光怪陸離，無奇不有，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現代史上，造成了一個類似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巴金曾經說過：「我相信，沒有親身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人，或者沒有被迫深挖自己的靈魂，將他發現的醜惡完全暴露的人，是無法理解當時所發生的一切的……。」南美解放運動者西蒙·玻利瓦爾（SIMON BOLIVAR）說過：要理解人和革命，你必須在沂處觀察，而在一定距離之處進行評價。

歷史上，國民黨有過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的刑法，而我目睹的一切遠遠超過所有的酷刑，我的心碎了，任何一個有一點良心的人都會搖頭。

一九六七年夏天，在上海。十五歲的我，還是一個中學生，脖子上還戴着烈士鮮血染成一角的紅領巾。稚氣未脫，滿腦子盡是什麼藍天白雲，社會主義最好，共產黨最偉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一天晚上，舊上海稱為百里洋場的「人民廣場」上正在召開一個「解福喜烈士追悼大會」。到會者每人發了一個小牌子，一朵小黃花。解福喜何許人也？誰都不需要了解。文化大革命中，死人像死草一樣，為什麼要為他開追悼會？政治背景是什麼？大家一概不知。百萬人中有理想型的，積怨型的，隨大流型的，起

哄型的，混水摸魚型的，出謀劃策型的，都攪在一起了。「為死難烈士報仇」「血債要用血來還」「以血還血，以牙還牙」……。女高音的嗓子發出高頻率的聲音，顯然經過京劇唱腔的訓練。幾十年來，每要掀起運動，總是要利用人們的情緒；而生死搏鬥、報仇之類的詞似乎是人們慣用的單詞。正如法國胡格諾（HUGUENOT）教派的激進者，德·莫內（DE MOINEY）說的「和平是一大禍害，而戰爭是一大好事。和平適合惡棍、無賴，而戰爭適合那些有真正信仰的人。」「解福喜烈士追悼會」後，我才了解到，這次追悼會是當時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張春橋及王洪文等人精心安排的。當時上海有個萬人大廠叫「上海市柴油機廠」。廠內工人分成二派，一派叫「東方紅」，另一派叫「聯司」即「聯合司令部」的簡稱。「聯司」在市內鬧得很凶，炮打張春橋，在全市刷滿了大標語。當時張春橋既是中央文革的領導人又是上海市革委會委員，有職有權，於是他便伙同王洪文（當時上海市「文攻武衛」工人糾察隊總指揮）、姚文元在全市導演了一場「萬人踏平聯司」運動。

經過周密策劃部署，一線由解放軍端槍上陣；二線由消防隊用高壓水籠頭沖；三線是工人民兵用鐵矛戳；四線是大學中學紅衛兵揮打

撕殺。小小一個「聯司」組織抵抗着強大的衝擊。「聯司」的指戰員們狂熱地高喊着：「在需要犧牲之時要敢於犧牲，包括犧牲自己的生命。」頃刻之間，廠內一片硝煙瀰漫，滿地的碎磚、玻璃渣。「聯司」戰士佔領高樓，用拆下的磚頭往衝上的人群砸去，更有勇敢的婦女們拿着僅有的長矛，為了抵擋壓上來的人群，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掀開自己所有的上衣，使千百萬人目睹了中國稀有的裸體鏡頭。垮了，徹底垮了，一個個「聯司」勇士被打得遍體鱗傷，高舉雙手投降者也免不了頭頂開花，這是最輕的傷員。傷者全部運到上海交通大學「向陽樓」而不是醫院，搬運死傷者工作持續了十幾個小時。這些奄奄一息的人在擔架上掙扎，流血，他們的血染紅了交大嫩綠的草坪，草坪上矗立着三層樓高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雕塑，微笑慈祥。我的心碎了，任何一個還有一點良心的人都會搖頭。是誰在導演這場悲劇，千年文明的中國發明的火藥到底是文明的象徵還是野蠻的開端？「文化大革命」是一個謎，是一個歷史學家們永遠可以研究的課題。

「四人幫」倒台了，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成了階下囚。那麼「萬人追悼會」成了什麼？萬人參加的踏平「聯司」運動又成了什麼？被打死打傷的「聯司」人員又成了什麼？

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三大規律之一是一「否定之否定」「革命——反革命——更革命」這還鬥得完嗎？十億人口為什麼要鬥？二十年過去了，今天誰都說自己在文革中是被迫害的人，但誰都不反省自己對別人的迫害。如果人們都認為自己迫害別人是合理的，那麼政治黑暗永遠不會結束。建立禁止一切政治迫害的新秩序，用法律加以法制化，才是中國長治久安之策。

# 試金石

## ——響應巴金建議的具體構想（香港）亦鳴

離「文革」發動整整二十年了，在「文革」中出世的嬰兒到今年也已是弱冠而立的青年了。如何「紀念」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讓這一代青年，以及子孫後代明白「文革」的真相，從中吸取教訓，對此，一直存在着兩種態度、兩種辦法。

一種辦法是在冠冕堂皇的「向前看」的號召下，運用拍電影中蒙太奇的淡化法，讓時間的長河逐漸沖淡人們對「文革」的記憶。

另一種意見是在「向前看」的同時，決不忘記過去。既然「文革」已經付出了重大代價，就要認真總結經驗，從這個血的代價中吸取教訓，把它作為反「左」防「左」的教材，杜絕此類事件再次發生。著名文學前輩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主張，就是一個絕好的建議。

我們幾個親身經歷「文革」的過來人，就這個建議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我們認為「文化大革命」的延續時間超過了抗戰八年，其震撼神州大地的程度與深度，也非其它任何一個事件可以相比。這樣的事件應該有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博物館來反映它。這個博物館可以分成若干個陳列室。

（一）圖表與數字。在第一個陳列室中，人們將看到大量經過統計的數字與圖表。在這裡人們也將看到「文革」的發動者、領導者和各個時期的風雲人物。每一階段的中央委員、省革

委成員的變動名單以及相應時期被打倒的對象的名單。統計的數字將列出一大批「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幹部名單，如劉少奇、賀龍、彭德懷等等，一大批全國著名人士如老舍、傅雷等等，以及其他有說服力的數字，如：  
「文革」中有多少人「自殺」死亡？有多少少戶被抄家，有多少「五一六」份子，有多少人受株連批鬥等等。

「文革」中有多少文物古蹟受破壞，有多少書籍被焚燒，以及國家為整修這些又化了多少錢等等。

讓參觀者從這些觸目驚心的數字中了解到「文化大革命」究竟給國家帶來多大的損失。  
（二）名文與名言。應該有這樣一個陳列室，在這個陳列室中展示「文革」各階段中許多著名的文章，讓後代能重睹其文采。其中如毛澤東的「我的第一張大字報」，聶元梓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陳伯達寫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郭沫若的贈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的詩等等，都是一時佳作。

除了「名文」外，「名言」也是不可少的，例如那位東北「太上皇」說的「大學大學大家來學」和「大學的最重要的專業是鬥走資派專業」等佳句應該列出，傳諸後世。

與之相對比的可以展示一些「反動」文章，如李一哲的大字報，遇羅克的出身論等，讓



當年紅小兵，是否已人人覺醒？



人手一册毛語錄的時代已成過去。

人們從參觀中深思，何其在那個年代，一些顛倒黑白，不顧事實，不講道理，甚至連普通常識也沒有的極左言論能風行全國，而一些經過深思熟慮、切中時弊的肺腑之言，却遭到滅頂之災。

(三) 照片與實物。在這個陳列室中，可以按「文化大革命」的進程，展出每一階段出現的大量圖片實物。其中如五花八門的傳單、海報、自編刊物、通緝令、奪權檄文、脫離夫妻關係聲明、追悼會名單等等，可以讓人們如陷入萬花筒中，目不暇接。在實物展示中可適當展出一些被迫害致死者的遺物、血衣、遺書等，特別是遺書，既要展示大義凜然、英勇不屈的遺言，也要展示那些根本沒有罪，但臨到自殺前還諄諄教育自己子女一定要與自己劃清界限的遺言，俗話講，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從這些實物中人們將看到在那個年代，甚至被專政與迫害的人們心靈已創傷到何種變態程度！

(四) 大型雕塑。為了重現「文革」時期的情景，應該讓藝術家們能作出自己的貢獻。人們記得中共曾動員一批藝術家，以劉文彩的地主莊園為背景，雕塑了「收租院」以教育後代，憶苦思甜。今天人們可以在這個陳列室中，通過雕塑的藝術形象，再現抄家、噴氣式批鬥、文攻武衛等一幅幅場面。如果再適當配以當年的錄音帶，氣氛與形象將更為逼真，你不知道什麼是「紅色恐怖萬歲」嗎？那你參觀一下「文革」博物館好了。這樣一個陳列室能使過來人溫故而知新，不會好了傷疤忘了痛。能夠使人今天的年輕人與海外友人懂得什麼是「文化大革命」。順便說一句，建立這樣一個博物館將為國家帶來大批外匯收入，增加一個旅遊必到之處，在經濟效益上也是合算的。

(五) 小型影劇場。不妨像許多展覽館一樣，

設一個小型影劇場。人們在這個劇場中通過適當手續可以觀看「文革」的紀錄片，譬如「偉大領袖」幾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小將的熱烈場面，讓銀幕上再現某些人物的歷史鏡頭，更令人追思玩味，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到這個劇場來聽一聽八個樣板戲，保證原汁原味。不是現在有人叫嚷這些是藝術的精華嗎？不必為此爭論不休，你大可以到「文革」博物館影劇場來「欣賞」藝術。

討論到此，我們這些人中間產生了分歧。一些人認為這樣的博物館應該建，而且有可能建，因為今天的中共中央已經明確表示「文革」是「浩劫」，必須徹底否定，並一再要求各級幹部統一認識。那麼建這樣一個「文革」博物館，一方面可以作為反「左」防「左」的教材，另一方面，也是憶苦思甜的課堂，讓一些目前在開放政策中諸多牢騷之思想想過去，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年代！但是另一些人則堅持，建立這樣一個「博物館」，即使全國人民拍巴掌贊成，也決不可能實行。理由只有一個，如此一來，豈不把中華民族的第一「偉人」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記得「文革」後期，「偉人」講過：「我一生就做了兩件事」，「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件傑作。當時報刊上流行這樣一句話，如何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是區別真假馬列主義者的一個試金石。今天，中共領導人已向全世界宣告，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要把它稱為浩劫，要徹底與之劃清界限，那麼能不能借用那句套話，建不建立（實質上是敢不敢建立）這樣一個「文革」博物館，是區別真假徹底與假徹底的一個試金石。

讓人們拭目以待。

# 寒冬與盛夏

(中國大陸留學生·澳洲)

孤子

那裡是寂寞的隆冬  
寒風趕跑了小販們的叫喊  
甲蟲躲進了古寺的深基  
詩人用熱茶溫潤着乾裂的喉嚨  
地上沒有兀鷹的影子  
樹上連烏鴉也絕迹

這裡是漫長的盛夏  
蝴蝶在青草尖上翻飛  
女人穿得不能再少  
花貓懶散地躺著  
擋住了去路  
青蛙在幽暗裡性交  
風站住了不動

那裡的生命已經死亡  
這裡的夏蟬盡情地吟唱  
那裡的大雪封住了狂人的吼叫  
這裡的驕陽蠕動了百年的僵屍  
沒有人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連寒冬和盛夏也不知道……

# 中國民聯重慶支部成立宣言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三日·重慶市)

二十多個世紀以來，中國一直處於封建專制的壓迫之下，人民與生俱來的權利從未得到尊重。

其間，爆發了無數次武裝革命起義，但都沒有改變專制制度之絲毫。

近百年的歷史雖然是可歌可泣而又翻天覆地的，但其革命的含義却不是當代的意義。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都曾為中國社會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但並未使民主成為社會生活的準則。

一九七八年，含有當代意義的中國民主運動蓬勃興起。然而，它的命運——人權和自由的命運——遭到了殘酷的扼殺。它曾取得的經驗及慘痛的教訓，為廣大的人民群眾提供了極其豐富的思考課題。

今天——八十年代中期——國內國際形勢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任何人也不能對這一系列變化熟視無睹：(一)中國共產黨汲取了幾十年執政的教訓，改長期奉行的鬥爭哲學為經濟建設，階級鬥爭讓位於法制建設；(二)在社會形態方面，政府允許社會經濟多層次存在，並在政治上作了一些改革；(三)共產黨拋棄了閉關自守的對外政策，打開與西方國家、尤其日本往來的大門；劃出經濟特區，引進外資，與外商聯合經營等；(四)共產黨提出了國共第三次合作和一個

國家、兩種制度的主張；(五)更加顯著的是，人們的價值觀念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生活的需求越來越強烈。不信偶像，不要萬靈藥，相信實際，依靠自己已成為今日社會的心理特徵。

以上的這些變化具有極為重大的歷史意義。它告訴人們，為實現人民的自由和民主而努力的時刻已經到來！

正是在此基礎上，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四川省重慶支部宣告成立。

民聯重慶支部是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的一部分，它由重慶市各界人士自由組合而成。民聯重慶支部以民聯章程的精神為指導，為完成全中國的民主事業而竭盡全力。在推進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改革過程中，民聯重慶支部將以合法的、和平的、同社會各界和政府合作的方法為限，反對任何方面的暴力倡導和暴力行為。

民聯重慶支部的最終目標是要在全中國——大陸、台灣和港澳實現徹底的民主制度，而不管這一過程多麼的漫長和艱難。中期目標是中國社會在幾十年內達到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多元化。概括地說，就是在政治上分為執政黨和反對黨，經濟上私人企業能夠與國營企業在競爭的基礎上並存，文化上各種思想、學說及流

派同時爭鳴。近期目標就是爭取憲法規定的言論、結社、出版之自由付諸實現，並要求政府廢除一切與此相抵觸的法律條文和具體設施，俾使公民的基本權利得到保障。

公民的基本權利的基礎在於職業自由、遷居自由、和信仰自由。我們要求政府不僅在法律上承認這些自由，而且在社會生活中保障這些自由。我們認為，這是檢驗政府對待公民人身權利的態度的試金石。

為結束民族隔離狀態，民聯重慶支部贊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第三次國共合作、實現祖國統一的主張，並把這作為一項緊迫的事業來進行。

民聯重慶支部對中國各政黨，各社會團體一視同仁，既是通力合作的朋友，又是相互監督的批評者。

儘管對於精神文明有着與其倡導者不同的看法，民聯重慶支部還是認為應促進兩個文明的建設。因為，無論從那個方面說，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意味着更多的物質財富和更高的文化水準。另一方面，要達到高度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健全的民主和法治——即任何人都表達自己觀點的自由以及一切行為都要依法辦事——也是必不可少的。民聯重慶支部將積極投身於健全民主和法治的行列中，對一切有益於人民的政治改革給以充分的支持，對一切倒行逆施及種種社會弊端予以揭露和抨擊。

歷史的發展不允許人們一味的靜觀等待，而社會的繁榮昌盛更是有賴於每個人根據自己的良知去判斷是非和從事活動。作為一個社會團體，民聯重慶支部存在一天，就要毫不猶豫地履行一天自己的責任和義務，以促成全社會的公民責任心，達到自己的最後目標。

# 台灣的憂患

(台灣作家·美國) 阿修伯

一位在台灣經營工廠的林姓朋友到紐約觀光考察，與阿修伯做了一席談。

林先生原在某工學院擔任教授，今日是頗為成功的企業家。事業雖然成功，但對於台灣的內外環境却十分憂慮。不可諱言，在台灣的企業家十分關心台灣的前途，對於外部的威脅——中共的「解放」固然十分恐懼，對於台灣內部的種種危機更是身受其害。最嚴重的就是台灣近年來社會風氣糜爛、黑道橫行，代表政府形象的稅務、警務腐化墮落，沒有是非，顛倒黑白，喪失正義，缺乏權威，使得老百姓對政府失去了敬意和信心。

就在兩年前，這位林先生差一點被「××幫」公然綁架，拉扯之間被他廠內的工人衝出來救回，當時報警，而警方居然與「××幫」串通一氣敷衍了事。其後「××幫」仍然不放过他，繼續威脅勒索，直到最後還是透過朋友私下的關節打通，由警備總司令陳守山將軍出面才算解決了黑白兩道的威脅。發生在林先生身上的這種情況已經不是特例，不是偶發事件，而是普遍的經常的事。現在許多工廠都訓練工人保廠自衛，因為警察已經不能保護他們了。台灣警政署長的衛士居然也客串搶匪，黑白兩道可謂合而為一了。

由於稅務法令的嚴苛不合情理，真正安份守法的商人只有破產倒閉一途，因此家家都有兩份以上的帳簿，公然逃稅欺騙。有許多人乾脆把工廠轉入「地下」，另外有許多根本無法消除的非法營業，例如：賭場、舞廳、妓戶（女妓及男妓）便是「地下」經營，只要黑白兩道打點好了，根本也不用繳稅，其純利比「地上」的營業要好得多，於是演變成「地上」養「地下」，劣幣逐良幣，老實的正當人只有吃虧倒楣的份。

規規矩矩辛辛苦苦工作的人被人看做是傻瓜，這樣的社會價值觀念促進了社會的「黑化」、「腐化」、「爛化」，於是偷盜、搶劫、綁票、勒索幾乎無日無之，近日更發生幾件親近家屬之間的姦殺分屍慘案，或為財或為慾，對整個社會結構、道德倫理，發出了嚴厲警號，而升斗小民還是麻木不仁，沉湎於「大家樂」，賭博已達瘋狂程度，毀家破產在所不計，真是昏天黑地物慾橫流。配合着這樣的社會風氣，台灣更已成了色情泛濫之邦，理髮、喝茶、釣魚、消閒運動，種種行業都難免色情的滲入，大家笑貧不笑娼，錢是衡量一切的標準。偷搶拐騙殺人越貨，私自自利製造公害，污染環境遺禍子孫，一切都可不顧，唯一目的就是

爲了錢。至於吃喝浪費，奢侈浮華，只管今天不管明天，那更是不在話下，真是一片末世現象。

全力追求經濟繁榮奇技淫巧，感官刺激和物質享樂，輕視生存環境生活品質，輕視精神文明和道德規範，就必然會有此結果。台灣人士認爲這是「中國人」故意污染腐化「台灣人」，把純潔樸實正直憨厚的台灣人都帶壞了，推翻「中國人」建立「台灣國」自然能解決這些問題，實際上恐怕不是這麼簡單吧？

台灣島內省籍的隔閡仍然存在，一般廠商招聘工作人員都白紙黑字的「限台籍」，公然排斥外省人，將來「台灣國」建立，外省人哪裏還有混生活的機會？許多沒有背景的中下層外省年輕人走投無路，眼見反抗仇恨「外來中國人政權」（國民黨）偏狹的地方主義「台灣民族意識」高漲，這些外省人即首當其衝成爲箭靶子。爲了求生存求自保，他們就以黑社會方式拉幫結派，規模大的甚至有訓練基地。

一旦台灣發動革命，這些外省子弟或則引中國軍隊登陸台灣，或則入山打游擊，因此台灣革命之日就是分類大械鬥之時，這類定時炸彈必將炸垮「台灣國」，當然一千九百萬台灣人也免不了會遭殃。

這樣動動懇懇創業又是土生土長的林先生，已經有了遷地爲良的打算，忍心放棄可愛的故鄉和成功的事業嗎？又有什麼辦法呢？台灣社會危機的嚴重性由此也就可想而知了，加上近年經濟發展停滯，人口增加，失業率增長，如果再加上新黨成立爭權的政治震盪，則台灣就更是岌岌可危矣。

阿修伯來美十六年，僅於八年前戰戰兢兢返台省親一次，蓋因爲文得罪了台灣祖師爺「有力者」辜顯榮之子辜振甫、辜寬敏兄弟，生

怕遭受不測之故。台灣發生林義雄家屬及陳文成等案，海外又發生江南案，更是令人胆戰心驚，阿修伯也就更加不敢回去實地看看了。有關台灣的實況只能求之於報刊新聞以及朋友口傳，因此不敢說十分正確。

以上根據朋友所談敘述了台灣危機的大略因果，如何解除這些危機那就須要諸葛亮先生

### ●台灣專欄●

# 中共何時在自由、民主上超過台灣？

(台灣移民·美國) 華仁

國民黨宣佈將解除戒嚴並開放黨禁的趨勢明朗後，美國有家中立其名，骨子裏却為中共服務的報紙，立刻不止一次地在專欄中，出現了要籌組新黨的一批人應「克制」的論調，並警告他們，國民黨的種種警告是「玩真的」。那份報紙的專欄還指名道姓地說某人言詞偏激，某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某人言詞激烈但行為保守軟弱……。

對一向痛貶國民黨，為了打擊中共的主要敵人國民黨而為黨外幫腔的這份報紙的這幾位專欄作家，或許實際只是用了不同筆名的同一作者，發出這種論調內中是否另有玄機，非局外人所能了解，但是凡是海外的華人都非常清楚，台灣越是走向民主、自由、開明，越對中共不利，因此國民黨宣佈解嚴、開放黨禁、修改選罷法，是絕對不符合中共利益的。

儘管中共從民族主義出發高唱統一，但海內外都知道這是一頭熱的事，原因無非在於除經濟上中國大陸落後於台灣一大截之外，在民

的大才大德了。至於阿修伯嘛，頗有自知之明，我絕對不是諸葛亮，而是一個臭皮匠。一個臭皮匠只能祝福福期望台灣渡過這些危機繼續屹立，與中國大陸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兄弟隔海競賽，以促進兩岸中國人的共同幸福。

阿修伯謹禱告再禱告。

主、自由的程度上，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差距也不能以道里計。台灣的自由、民主程度比起歐美來又差了一大段，由這不難看出，就民主、自由的尺度來衡量，大陸是什麼樣子。

戒嚴和黨禁，一直是反國民黨人士用來打擊國民黨，用來說動美國一些議員的最佳口實。如今國民黨把這兩者取銷，反國民黨者無異失去了一件利器。其實國民黨早就該這樣作，如今迫於形勢才這麼做，使人產生「國民黨真笨」、「國民黨真窩囊」的感覺，但無論如何國民黨這樣做總比不做好。

自由、民主既是海內外華人對統一的基本要求，國民黨的解嚴和取銷黨禁，將使它在自由、民主的競賽中更加領先於中共，我們生活在海外的華人，希望它能儘快完成立法的手續，使台灣的居民能早日過真正的政黨政治生活。

就在美國中文報紙用大篇幅討論台灣的這兩個問題時，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十月九日在中

南海接見了從台灣回去的前台東縣長、立法委員黃順興，及前國大代表張春男兩位，談和平統一的問題，但仍拖了一個尾巴，說「並不排斥用其它方式」。中共的領導人每次在談到統一時，都要強烈地暗示不排除以武力解決，這只會更增加統一的阻力。

胡耀邦接見他們兩位之後，在紐約的中文報上，立刻看到了對他們的專訪，還有的報紙配合發表社論。有的稱他們是台灣知名人士，有的說他們是愛國人士，這都不錯，唯獨稱他們是民主人士却大有問題。

從世界上出現了第一個共產黨政權後，所有的共產黨國家都是沒有反對黨存在的，中國大陸今天由一些七老八十的國民黨政權「遺老」組成的所謂民主黨派，十足是中共所養，是隨着中共節拍跳舞的御用工具。今天在中國大陸，不管你是不是共產黨員，都要跟着喊「我們的黨偉大啊！」「我們的領袖偉大啊！」在我們海外華人看來，這些人「可憐啊！」

難道中國大陸就真的沒有民主人士嗎？有。他們在秦城監獄，在青海勞改場。共產黨在未達到目的之前，最會利用民主人士，但在達到目的之後，第一個要封的就是民主人士的嘴和筆。中共極力反對香港民選立法局議員，就是最好的證明。

台灣今天不下幾十種甚至上百種刊物，可以每天在那裏指名罵將經國、罵國民黨。如今戒嚴和黨禁都已確定將成爲過去，我一方面希望台灣的黨內外今後能心平氣和地從事政治競爭，另一方面更希望中共也能在這方面有所表現，在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自由方面，趕緊起步，迎頭趕上。要統一台灣，只有在這方面超越台灣才有希望。

# 寄望於台灣黨外

(美國華僑) 周立仁

台灣近來的一些發展，是海內外華人共同關心的。

不管人們對今天統治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作何評價，我個人認為應該肯定它的價值。理由很簡單：由於台灣政府的存在，使中共爲了統戰的目的，對十億中國人和海外華僑，採取了溫和得多的手段；爲了爭取國際間支持它的統一目的，不致作出一些悖乎常情的激進措施。香港前途談判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爲了達成統一台灣的目的，中共對香港作了一些保證，使五百多萬香港居民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後，日子可能不致過得如想像中那麼壞。當然，中共的所有保證能否兌現，都要用事實來證明。

再者，以台灣那麼一個彈丸之地，只佔中國總面積的千分之三，外匯儲存到一九八六年底預計可以超過四百億美元，一千九百萬人過着中國近幾百年來從未享受過的富足生活，這對於近代，幾乎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的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的確是太難得了，連國民黨的政敵中共都說經濟要學台灣。

當然，肯定台灣存在的價值，並不表示就完全認同國民黨的作法。相反的，我覺得國民黨的有些作法實在是不高明。

在現今世界潮流的趨勢下，走向民主是不可避免的。拿台灣今天的黨禁和報禁來說，對於生活在美國的人，尤其是美國的政客，國民黨就算能提出一萬個理由，也無法說服這些人。

但是今天台灣黨外的一些作法，也實在令人擔心不已。「中國之春」第四十一期（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號），也以多於往常的篇幅，談到這個問題。

我個人的感覺是，一個政府也像一個有機體，也有喜樂哀怒的情緒，況且無論古今中外，居於統治階層的，事實上都是由少數人組成的。他們常年累月聽到、看到的，盡是挖他們祖宗老底子、揭發一些不一定是事實的隱私、辱及他們先人的文章，怎會不動怒而有所反應？從事民主運動，與揭人隱私有什麼關係？我們在美國看到的一些政要，哪一個是靠罵人起來的？相反的，一開口罵人，政治生命就完了。幾年前，美國眾院議長奧尼爾說溜了嘴，只不過唐突了里根總統的夫人南茜幾句，比起台灣黨外的那種大罵特罵，簡直難以望其項背，但仍引起嘩然。奧尼爾趕緊公開道歉，他可沒說高高在上的眾院議長言論有免責權，更沒說共和黨政府迫害他這個民主黨黨員。

我對法律不是內行，但常識告訴我，從事政治活動或參政的人，是不可隨便亂說話，更不能以侮辱的方式罵人。幾年前美國有位內政部長，在言詞上冒犯了黑人、猶太人、殘障人士和婦女，不久就在全國交相指責下去職。不可亂說話的最近兩個例子，發生在台灣

的近鄰日本。文部大臣藤尾正行是有名的親台灣政客，但也是有名的軍國主義者，他不但一再爲日本教科書中的南京大屠殺內容辯護，還爲日本吞併朝鮮製造各種理由，終於在國際的抗議和壓力下丟了官。接着又發生中曾根康弘首相，在自民黨中發表輕薄美國少數民族的談話，引起美國黑人、西班牙語裔的憤怒抗議，中曾根只好公開道歉。

「中國之春」的王炳章先生控告中共的官方報紙誹謗，也說明了無論什麼人或機構，都不可隨便罵人、侮辱人。

今天台灣黨外的一些人，那種罵人的習氣實在令人不敢恭維。尤其不應該的是，他們認爲自己可以隨便罵人，國民黨的某些人該罵，對方一提出控告就是迫害，就是政治事件，天下哪有這種道理？彼此之間一旦產生政治仇恨，便很難善其後了。

但是最令人擔心的，我認爲是黨外的一些人，動不動就把群眾的情緒激發，煽動到接近沸點，動不動就來個什麼惜別會、說明會，甚至街頭遊行、佔據法院，這對民主政治的前途來說，我個人覺得絕對無益，甚至可能是很危險的。

群眾是盲從、禁不起煽動的，要把群眾的情緒弄到慷慨激昂的地步，不是件很難的事。但天下事往往是易放難收，等鬧出了事之後，再要使大家冷靜下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台灣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一次公職人員選舉，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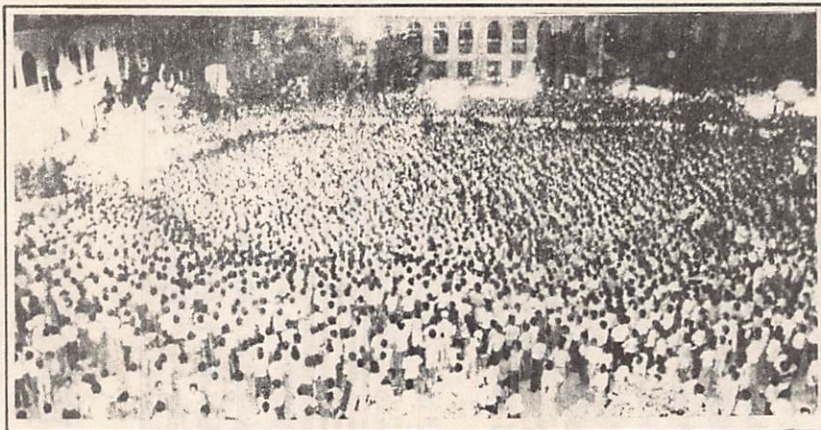
在中國人的社會中，能預知某年某月有某一種選舉，在近代歷史上我認爲是一件大事。美國人就很自豪地說，他們確定每四年有一次總統選舉。但是台灣的每次選舉，社會上都會出現一些令人捏把冷汗的現象，國民黨更是如臨大敵似地辦理選舉。一個社會如果經常處於這種狀態下，絕非全體人民之福。

美國的政客幾乎都靠選舉起家，每隔兩年就要改選全部眾議員，三分之一的參議員，州長、市長、法官乃至有些地方的警察局長都是由選舉產生。選舉在一些政客的一生中，佔了相當比例的時間、金錢和精力，甚至連家庭生活都受到影響。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就是美國的中期選舉，而有志於一九八八年總統選舉的民主、共和兩黨人士，早在一九八四年大選之後就開始部署了，但是我們生活在美國的華人，都看不出社會上有什麼緊張氣氛。

平心而論，動不動就搞起一個萬把人的集會，不要說是國民黨，恐怕任何一個政府對這種事都不敢掉以輕心。爲了節省人們的時間、精力和納稅人的金錢，國民黨似可模仿美國的作法，把一些公職人員的任期劃一，集中一次選出該產生的人選。

我們中文把 DEMONSTRATION 這個英文譯成示威，要講示威，美國社會上幾乎無日不有，可以少至三、五人，也可以多到幾萬人。華人團體爲了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權益，也舉行或參加過示威。但是在美國的人都知道，哪怕是三、五人的示威，都必需事先得警方的批准，警方還可限制示威的人數和地點。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三五個人舉着標語，脖子上掛着牌子，在一塊方圓之地繞圈子，間或向過往的行人散發一些傳單，這就是小規模的示威了，而且有時候在場的警察人數還多於示威的人。

遇有較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警方沿途都安置了 POLICE LINE 的木製路障，示威人群不可越過那道障礙，否則就可能被捕、挨警棍。國民黨要憲警人員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是迫於現實環境下的不得已作法，實際上是不該有



黨外經常訴諸群眾，圖為其中一個萬人集會場面

的現象，這樣會使一些激情的群眾誤以爲憲警是可以罵、可以打的，反正國民黨不敢把大家怎麼樣。群眾在食髓知味之後如果經常毆打憲警，那豈不成了暴民政治。

黨外人士已宣布成立新黨，國民黨看樣子

默認了新黨的存在。任何政黨都是爲取得執政的機會。如果新黨有一天成爲台灣的執政黨，免不了也會有人反對，如果在政治上持異見的人一天到晚也在那裏辱罵他們的先人，對新政府法院的傳票置之不理，自己不出庭抗辯，反而口聲聲說是迫害，動不動也成天地示威、遊行、佔據法院，把新政府那批人當年的作法，完全用在新政府身上，如此循環不已，則台灣會成爲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新的主政者又會作何感想？

群眾是很容易被寵壞的，訴諸群眾，把群眾帶到街頭，只可偶爾爲之，絕不可視爲家常便飯。痛罵國民黨容易，批評一些施政也容易，但在台灣今天面臨着千頭萬緒的問題，國際上是如此的孤立，中共又不斷說不排除動武，加上島內外的台獨分子要推翻它，要拿出一套辦法來，我認爲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把一個社會或政權弄垮，要比建設一個康莊社會容易得多，今天黨外的一些刊物在痛罵之後，情緒發洩之餘，到底提出了多少具體的作法？

在英國國會中，反對黨有影子內閣的存在。美國也有各種不同的利益和政治團體，任何人當選後，可以很快動用自己的班底組成一個政府。但即使是在政務官大換班的情形下，整個國策絕不會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也不會否定前任政府的作法，更不會有政治報復，人民的日常生活也不會立刻有何改變。

國民黨的蔣經國已表示要解除戒嚴令，黨禁事實上已經開放。希望國民黨和新黨諸君子，今後都要以政策爭取人心和選票，黨外在批判國民黨之餘，要提出自己的主張和可行的作法。

台灣彈丸之地，在內憂外患下，實在再經不起任何重大的打擊了。



# 從「女權主義」

## 一詞說起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 張源

英文 FEMINISM 從本世紀初起，被翻譯成「女權主義」。從這個英文詞本身來看，FEMININE 原指女性，ISM 當然眾所周知地被譯為「主義」了。于是乎人們就產生一個疑問，這漢譯詞中的「女權主義」的「權」字是如何產生的？其實這個「權」字是人們根據 FEMINISM 的政治主張和要求而意譯出來的。「女權主義」一詞不是出自中國人的杜撰，而是從日文中「拿」過來的。FEMINISM 在日文中曾被譯為「女權主義」、「男女同權主義」和「女子擴張論」。「女子擴張論」一詞明顯有對男性的貶低和譴責，而「女權主義」和「男女同權主義」則屬意譯。如今日本報刊雜誌上只採用音譯的 FEMINISM (フェミニズム)，而很少使用意譯了，因為日本民族已經在不同程

度上接受這個「外來詞」在日文中的地位了。其實，當年 FEMINISM 流入中國時，曾被譯為「女子主義」、「女性主義」、「男女平權主義」和「女權主義」。由於前兩個譯名反映不出婦女運動的政治色彩，中國民眾傾向於稱 FEMINISM 為「女權主義」。

也許是因為「女權主義」較英語原詞義多了一個「權」字，也許是對女權主義的政治綱領反感，許多人，包括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望文生意，添枝加葉地解說為「女性霸權主義」，聲稱這是一種主張恢復母系社會女子佔統治地位的主義，將「女權主義」視為製造分裂的大敵。西方女權主義運動的五花八門的派別增長了他們對女權主義的反感，以致使他們情願忽略「女權主義」的根本宗旨，而僅僅抓住一些枝節問題大做文章。

在八十年代的今天，有必要重新為女權主義正名，對「什麼是女權主義」和「中國是否需要女權運動」等等的問題，從理論上探討，在實踐中檢驗，是刻不容緩的了。

簡略地說，女權主義不是霸權主義的一部分，女權主義要求在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和家庭生活中男女平等，主張婦女要成爲一個人，而不是任何人或物的附屬物。

「女權主義」這個詞，在中國不同歷史階段有不同的含義。維新運動時期，女權主義是指反對纏足和興辦女學的運動。二十世紀以後，由於思想的啓蒙、政治和社會的變革，女權主義指婦女爭取婚姻自由、個性解放的運動。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女權主義被認爲是分裂革命運動的有害因素。自從一九四九年以後，女權主義被批判爲狹隘女子個人主義，普遍受到依然以男性爲中心的社會的譴責。追究其原因，除了對外來物懷有成心之外，中國社會本身提倡家庭和社會集團的生活，有一種對任何形式的個人主義的表現加以抑制的社會心理。政府以「婦女運動」和「婦女問題」取代了「女權主義」一詞。拒絕使用這個詞有其政治原因：女權主義運動被認爲是西方婦女的運動，從前是要在前面加一個「資產階級」做爲定語的。社會主義的中國不能因循西方資產階級的方式，稱呼自己國家的婦女解放運動爲女權主義運動。

三十多年以來，中國的婦女運動和西方的女權主義運動有不同之處。中國的婦女運動是直接處於國家政權領導之下，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活動的，許多基層婦女工作者熱忱地獻身于婦女事業。西方女權主義則除了全國性組織之外，還有許多派別和團體，什麼保守派、激進派、自由派等等，許多自稱「女權主義者

「的人并不屬於某一個機構或組織，她們（他們）把「女權主義」作為一種信仰和一種生活方式。儘管兩個運動由於社會、文化諸原因採取的方式不同，但它們有共同之處，即為爭取男女平等而鬥爭。就這一點來講，所謂「婦女運動」和「女權運動」之間的區別是很少的。尤其是在八十年代的今天，中國婦女運動除了努力樹植婦女的權利是人間的一種權利和主張女子獲得同男子平等的權利之外，首次提出了婦女以自身本身的方法，樹立自己的信仰、感情、思想和權利的目標，開始了倡導以女子的個性獨立為目的的八十年代的婦女運動的方向。就此而論，中國婦女運動走進了世界女權運動的行列之中。

在經濟改革劇烈變化的中國，舊的傳統觀念受到很大衝擊，但也隨之出現許多新的矛盾。那種人們津津樂道的雙肩挑的「超級婦女」的形象引起負荷太重的婦女們反對。阮小琳在一九八四年十月刊的「中國婦女」中談到當代中國女性面臨着四種挑戰：1. 婦女受到自身的挑戰。婦女中許多人還沒養成自強的習慣，總是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當生活和工作發生矛盾時，就讓自己的意志在「服從」的過程中消失。2. 當婦女具有獨立人格、反叛男性傳統觀念時，受到男子的挑戰。3. 當盡妻職、母職與盡公共職務時，婦女受到來自家庭的挑戰。4. 當代社會並沒有給廣大婦女提供和開創在社會上享受男女完全平等待遇的機會和條件，婦女受到來自社會的挑戰。這四種挑戰說明了當代婦女確實需要建立一種新的價值觀念，過去那種順應、卑躬屈膝、低首下氣以求男人歡心的種種奴隸傳統，已經完全不適合當代社會的發展潮流了。

面臨這種挑戰，中國婦女應該怎麼辦？

答案之一是署名王友梅在「北大學生」上的一篇文章「願我們有一個新的婦女觀」。這篇發表在「中國婦女」一九八四年三月刊首頁的文章是國內近年中很有才華和見解的一篇關於當代婦女的短文。作者以簡潔明暢的筆調提出婦女要「認識」「克制」「改變」自己的「二等公民」的意識。這種意識表現在盲從、採用以性取悅於男子從中取利的病態手段。她的文章主要是針對知識分子階層的婦女，提出要在「更豐富的生活層次中發展自己」，「不單要追求「量」的平等，而且要追求「質」的平等。這篇文章反映出國內婦女運動已從最初的社會平等待遇的物質要求，發展到獨立探討理論、提倡解放思想的高度上來了。

然而，日益增多的關於婦女解放的文章中，只是提出了社會上存在的問題，僅僅提出當代婦女面臨的各方面的挑戰，因此需要建立一種符合時代發展的「新的更為合理的婦女觀」



傳統的中國文化根本沒有女權觀念

（王友梅語，並沒有作出解決這個問題的答案，例如什麼才算是「嶄新的婦女觀」等等。當然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應該是現成的，需要人們從理論和實踐中找尋。分歧、矛盾、爭論可以促進認識的深化，只有通過探討，認真思索和辯論，才能使問題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在不同觀點的對立、駁詰和相互補充中得到答案。在發展自己的理論的同時，從別國家的女權主義運動中借鑒和取長補短。

中國需要女權主義。女權主義的運動是持久的聖戰，是不以摧毀人類所賴以生存的地球為目的的。婦女問題的研究決非僅僅是婦女的問題，它旨在經濟、政治上消除男女之間的不平等，還要根本改變男女的傳統心理和思維方式。人們的思想隨着社會性質的變化而不同，婦女開始重視自身的社會利益和探尋自己的理論是與整個社會發展相一致的。

任何要求社會變革的主張，都會受到一些人的反對。這種要求婦女樹立自己的「人生觀」的合情合理的主張，也遭到來自社會的誹謗和貶毀，什麼「如今婦女是翻身翻過了頭，」「男人沒有得到的，女人怎麼能得到呢？」之類的論調屢見不鮮。持這種見解的人，往往在討論女權主義的時候，以正人君子般的面孔冷冷地告誡着擁護女權主義的人要「顧全大局」。仔細思索，這種冠冕堂皇的「顧全大局」的論調，常常是某些男性為了維護「男性中心」的社會制度的幌子和藉口。潛在的封建意識、世俗偏見根深蒂固。平心而論，婦女解放，提倡女權主義，並不危害社會的發展，它會促進社會走向光明，是人類走向自由王國的必經途徑，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的標準之一，那些聲稱擔憂大局受損的先生們更應為國家的文明着想才是。

# 中國文化的 女性優勢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楊漫克

## 半坡村的啓示

到過中國西安的人，大概都知道半坡村。半坡村是遠古母系氏族社會的遺址，考古學上屬新石器仰韶文化，是中華民族步入華夏文明的重要環節。何以見得重要？乃在於半坡母系社會開啟了文明之靈——定居。

衆所週知，人類早期文明的出現，始於從游牧生活轉爲定居生活。定居才能產生文化。再追溯下去，定居是以農業的出現爲其先決條件的，定居的群落要靠種植谷物才能維持生存。原始的農業是由採集野生植物的結實，并培育可食品種而來的。這種採集植物菓實的生活

方式，是由婦女發明的。那時婦女採集，男子漁獵，實行族外婚，子代知母而不知其父。在母系社會，婦女是勞動力的主要部份，她們採集植物，進行種植，圈養和馴化了野獸，創造了人類定居的條件，使文明得以出現。

中華民族之所以很早就步入了文明社會，母權社會階段婦女的卓越貢獻，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所以說，婦女對中華民族的貢獻和影響是非常特殊的，使我們的祖先最早進入了文明社會。後來，男人放棄了狩獵生活，從女人手中接過了農業的工作。也可能女人開始了農業之後，居功自傲，指使男人勞動，自己在家哺育子女。這種養尊處優的生活，才使得女人和男人的社會地位顛倒了過來，結束了母權社會，進入父權社會。

## 神話說明的問題

中國婦女特別優秀，不僅從考古學上可以看到，在中國古代神話中亦是很明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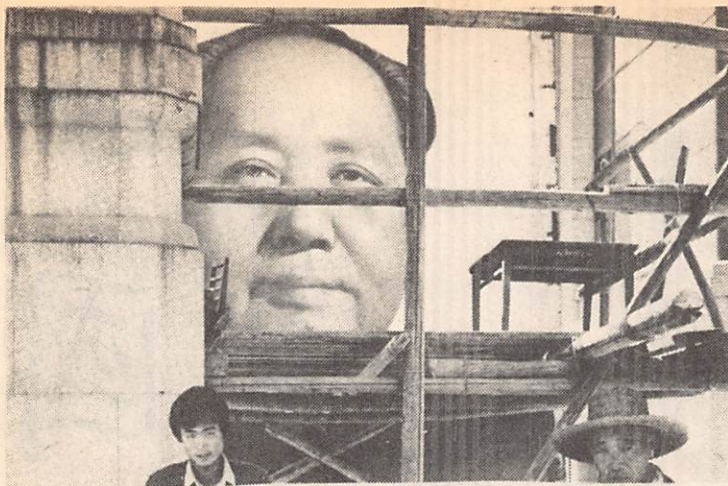
拿西方做個比較。「聖經」是西方文化的基礎，「聖經」中如何看待女性呢？創世紀中說：神用黃土創造了男人，又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創造了女人。由此可見，西方人的文化對女性是何等的不尊重，女人祇是男人的一條肋骨。相反在中國，女性在神話中的地位是崇高的。「山海經」記述：女媧是人類的始祖。她曾用黃土造人，煉五色石補天，折斷鯀足支撐四極，治平洪水，殺死猛獸，使人民得安居。俗話說：沒有婦女就沒有人類。婦女養育了人類，中國人就是這麼理解的，所以也愛把祖國比做母親。

## 生物學上的依據

中國婦女特別聰明，生物學研究的結果亦支持這種看法。據一項世界各類人種男女腦容量的比較研究顯示：在世界各民族中，雅利安人的男女腦容量差異最爲顯著，男性腦容量幾乎比女性大五分之一。故德意志民族是一個男性優勢的民族，其民族特質表現得強悍粗魯，富於侵略性，步入文明的過程很長。男性比女性成熟得晚，這是一般的科學常識。

而男女腦容量差異最小的，就是中國人。男性腦容量略大，但祇有些微差異。故中華民族有一種陰柔、不求擴展的內趨，并且善於容納消解外來因素的性格特質。由此可見，認爲中華民族早早萌發了文明和女性優勢有關，并不是牽強附會。

男人女相的毛澤東



性變態的大佛

### 女性優勢何其多

女性在生物學上，本來就有比男性更強的方面。現從最初的生命產生談起：生命是由精卵結合而成的。精子有兩種：產生男性的叫Y精子；產生女性的叫X精子。研究顯示，產生女性的X精子較產生男性的Y精子具有更強的活力。存活時間和游動性都較強。其次，女性的生命基礎代謝率也比男性高。即每天產生的熱量比男性多。再者，女性對各種不利環境的適應性也大，如在饑餓、煩渴和嚴寒各種惡劣情況下，女性耐受力較男性強。至於女性的平均壽命高於男性，更是一般的常識了。

總之，男性特質表現為爆發力、強悍、侵襲性和抗拒性。一項統計顯示：女性對政府較

之男性有更多的擁戴態度。

### 女性優勢對民族發展的影響

女性智力的優勢，對中華民族發展的深刻影響，是令人聞之咋舌的。

從中國文化面面觀，則可發現和理解許多女性心理之痕迹。姑且不去提其他民族也有的女神、女將、女皇帝，還有很多外國人沒有的優秀之處。首先，中國婦女繁衍後代的能力是舉世無雙的。儘管近半個世紀以來，人滿為患，人口興旺已不是什麼驕傲的事情。但在歷史上，數量對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是至關重要的。生產力不足，戰爭和自然之災，都可能一下子毀滅掉一個人口少的民族。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中國人對繁衍後代之重視，幾達崇拜之程度。例如，中國人最喜歡的顏色是紅色，把它作為喜慶的象徵。這樣的習俗是怎樣形成的呢？古人最值得喜慶的事情，就是添殖人丁。從心理學上看，紅色表示血色，常象徵着女性月經和分娩時的流血。因紅色喻女人的成熟和生育，故而成了喜慶的顏色。

無論從那以柔克剛的太極拳法（太極意為派生萬物之本，原與母性有兩），還是忍讓順從的忠君思想，都不難找出女性的心理與行為特徵，對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影響。這種影響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傑作，便是把觀音菩薩從男性變成女性。順便提到：觀音原為觀世音，由於唐代忌諱「世」字（李世民的世），後改成觀音。觀音菩薩從印度傳入中國時，本是個男性，法力無邊。不知何時，就變成大慈大悲的女性了。想必那時中國已有人會動改變性別的手術了。偉哉！女人。

# 傳播事業要 百花齊放



(香港留學生·法國) 林動動

## 傳播民智與民主

身處民主國家，傳播媒介不斷以不同的孔道，將人類的歷史重現你的眼前，祇要你願意按鈕和翻閱，鮮紅的血泊、獸性的殘暴，會來刺激你的感官；言論自由的社會，在昇平的桑巴舞、瘋狂的殺戮後，為你提供罪惡謀殺、社會變革與國際戰事的評析，刺激你的思考和良知。西方蓬勃發展的傳播事業，給人的啟示是：現代先進科技的傳播媒介，公開世間宇宙的真相，讓人去討論、比較和分析，以增廣見識，提高國民的智慧。法國國家電台「文化法國」(FRANCE CULTURE)是個好例子。大學教授走出高等學府，配合沙特·雷蒙阿弘、紀德等人通過錄音，為大眾講解哲學、文學、

歷史等知識；作家、評論家、出版商，配合文化節目、展覽與時事，推薦不斷重版、新版的各類書籍；時而帶你去南極洲，聽珍禽的飛翔；時而傳來異國牧場羊群的鈴響；數不清導演、畫家、詩人的訪問、電視台、電台記者遠赴黎巴嫩、阿富汗等地，與政論家、歷史學者製作特輯展析戰爭政治的情況……。記得年前旅場哈爾濱一間平民旅館，當電台廣播傳統說書相聲節目，全館的上下員工和本地旅人齊集大堂，鴉雀無聲地聆聽，像收聽戰時消息一般肅穆。在專制統治下，搞不了政治性自由節目，哪怕從自然、地理、風光的介紹開始，讓人們看到世界別的天地，有助於人們增長見識和思考力。今日，傳播媒介以它無孔不入的性質，比之緩慢靜態的僵化教育，更能在提高民智方

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法國第三電視台最近播出一輯有關尼加拉瓜現況的新聞片。當權政府以戰爭緊急局勢為理由，頒下戒嚴令。節目中社會學家與作家展開激烈的爭論：是革命成功後倒向另一個專權，抑或戰爭是反侵略救國的必然手段？通過政府內政部長、教士、新聞檢查官的表態發言與反對派神父、報紙編輯、人權組織代表的訪問，紀錄新聞片除了剪接各方對立的意見外，還讓你看到人民對記者有怨不敢言、有怒不敢言等情況。美國軍隊支持配合反革命部隊在尼加拉瓜引起的殺戮，你可以痛斥美國的挑釁行動，亦可以同情路艱任重的革命政府；然而，不能抹煞、掩蓋國際新聞記者提供的另一面真相。建國七年的革命政府，以緊急狀態為藉口，

將人權、民主、法治毀於一旦，這是真正民主政府應有的行為嗎？箝制輿論、堵塞傳播媒介的新聞、出版廣播自由，是所有獨裁者的本色。為此人們有權在這方面進行鬥爭。可以說，傳播事業的自由化，是真正民主政治的試金石。同時，作為提高民智、表達民意的傳播事業，又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

## 大哉傳播功能

法國六月十六日國會大選選期在即。月來電視台、電台、報章雜誌，不停地湧現各政黨的宣言號召，政治人物的照片多如明星的玉容留影，傳單、海報戰打個落花流水，支持者實行鼓掌競賽。在西方不論社會主義抑或資本主義的民主社會，傳播媒介在政治上都扮演着重重要的角色。當權派與反對黨的首魁，屢次在電視觀眾前，各以三寸不爛之舌，作生死搏鬥般的激烈辯論。喧鬧中極左極右的喊聲嘶叫，在民智高的國家，會被吸收歷史教訓的人民所淘汰。第一電視台新聞前的稽趣節目，還將總統變青蛙、法共領袖變成豬，極右的 J.E. PEN 成了屠夫……輕鬆地諷刺政府的政策和最近的新聞，偶有警句。傳播媒介不斷以各種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深廣度、對立的觀點，評析政治，公開高層領導間的歧見，揭露各種民主選舉的舞弊，發揮評議、審察、披露的功能。目前的民主政府，無不以自由、人權取得人心。人民亦運用民主、自由、人權的原則，審議、監察、揭發政府的行政。在傳播媒介的反映下，「民主」縱有失誤偏差的時候，但這比之於極權國家的死寂，是何等可貴。單為此，久被箝頭噤喉的中國人民，有理由選擇爭取民主的政制，傳播新聞、出版、言論的自由，扭轉上令下

從的官僚專制。

傳播事業在民主的寬容下，還可幹些什麼？法國第二電視台有「給我們彼此」(A NOS DEUX)節目專為市民解決大小疑難問題。例如，一個孤獨無靠的退休老人，居住在一所四壁龜裂、非人可住的小屋中，屢次申請房屋津貼遷居，都不獲解決。經節目主持人在鏡頭前向各有關方面質詢陳情，催促之餘，老人終得所居。由此可見，傳播媒介可藉影像對質、輿論壓力、公眾關懷，對抗法律疏忽和政府部門行政的官僚作風，起到了公開訴訟、積極參與的作用。



潛逃瑞士的賭場巨子被拉上電視。

另一個公開討論式的節目「駁辯權利」(DRAIT DE REPONSE)，更火爆驚人。在一輯有關八年前賭場勒索吞併等犯罪案件的辯論會中，電視千里傳真，拉來被判十三年徒刑

非洲飢民最後只能吃白蟻。



及因四億六千萬罰款而潛逃瑞士的賭場鉅子 FRATONI，受記者連珠炮彈攻擊，在他的安全島內指手劃腳，否認一切與意大利黑手黨的勾當。與此案關連的失踪案嫌疑犯(一名逃到美國的前任律師)，在電視機前與受害者家屬(另一大賭場的主人)互相對質。記者與律師各展辯才，針鋒相對。將疑案、法律漏洞之魚，甚至冤案擺在人民的面前，讓受害者有申訴的機會，被告人有申辯的權利，通過傳播媒介引起人們的注意。這在黨法等於法律的中國，是不能想像的事。

通過人造衛星等先進科技，傳播媒介將國際間的距離縮短了許多。對中國人而言，非洲



發生在南非的衝突事件，通過新聞媒介傳遍世界。

好像月球般遙遠陌生；三毛的書，祇是作者的生活情趣與浪漫的異國情調。然非洲饑旱赤貧，政治混亂的難題，其實荒老如盤古。西方不少學者仁人著書立說，務求世人團結，伸出援手，可知情響應者寥如晨星。自去年起，新聞記者紛紛托着攝影機、照相機，終將千百萬已死未死的幽靈，一幅幅象徵人類冷漠的骷髏人形，攝進人們的視覺、感官去。法國長征非洲大陸的車隊，載的不再是殺人的戰爭武器，而是救人的糧食；科學家除了研究核彈，還組織推廣穀物旱地種植法，世界在傳媒電子的形聲下驚蟄，做善悲的蠢動。

新聞記者的攝影機、筆桿不得不瞄向政治災難的更南方。軍隊與示威者血腥衝突的鏡頭每日重演在飯桌外的電視新聞，接着帶來一連

串展析南非各地區種族隔離政策的紀錄片。除白人政權支持者與黑人平民相對立的意見外，久經世人遺忘的黑人領袖 NELSON MANDELA 下獄的新聞片再現螢幕。自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二日在種族主義法律名義下，他已熬過廿多年的黑獄生涯。妻子 WINNIE 屢受政府壓迫，幸好新聞記者大批鏡頭的保護，在數度被捕當眾，還有痛罵反擊的可能，繼續鬥爭。她的文集與丈夫書信集「我靈魂的部份」(PART OF MY SOUL) 的出版，引來電台一系列有關南非問題的書籍介紹。(書名從略) 并在電視上重播一九八二年 SOUHAL BEN BARKKE 的反種族壓迫的電影「亞麥」(AMOK)，都如野火復生的草，勾起人類思索自身在世上殖民歷史以來各種不同的罪孽。

公正無私的傳播事業，為人們追求平等、自由、正義、博愛的理想行動，提供積極的幫助。無疑因傳播媒介的參與，人類的歷史政治已走入新的世紀。

### 傳播媒介翻蘇美競賽的底牌

越戰的影像，是首次人類殘酷戰爭，以如此大規模的姿態，透過電視、電台、新聞圖片、紀錄片的傳真，擺在世人的面前。記者、攝影師的著眼點，已不如兩次大戰紀事的抽象籠統，從大屠殺式的死亡，轉向個人非人道處境的捕捉：背後着火，赤身露體的小女孩，無助地在灰紅的戰塵中前奔；鏡頭前中彈的小孩，血流滿小小的頭顱，他哭喊着問：「我是快要死嗎？」；穿格子上衣的男人，被瀕死的恐懼嚇得五官糜聚、毛髮指冠，螢幕左邊的手槍略聲一動，他便撲通倒地……。

種種類同的令人難忘噁心的片段，使人思

索，這已不再是一個民族獨立革命，而是共產黨與反共勢力兩大蘇美陣營介入下激發延長的複雜戰爭。各以建立共產國際人間天堂或為自由世界毀滅共產地獄之名，在別國的土地上昇級紛亂、增加殺戮。兩大陣營的軍事經濟介入行動，增加了世界落後國家人民的災難。正如最近革命成功的海地，是美國干預政策的例子之一。美國政府為在「地」的經濟、軍事利益，支持過每一個對人民不仁不義的獨裁者。在八三年 HAITI FLOURS 集禮製作的紀錄片「甘蔗」(CANNES AMERE) 中，詳細剖析美國與海地的歷史與經濟等關係。今年，當獨裁政府蹂躪人民至不能忍受的程度時，便引起革命。混亂的政局影響美國的經濟收益，威脅軍事反共的抗衡，加上海地船民，帶給美國社會經濟上的麻煩，於是雷根政府便運用強國的權力，為人民革命潮流推波助瀾，轉向獨裁政府施加壓力。誠如流亡法國的海地詩人、小說家所說：「海地新政府的當前急務之一——是擺脫美國的影響力，進行民族自決。」……美國如此將別國的內政玩弄於股掌之上，是正義的表現，還是國家霸權主義和經濟利益的最佳說明？至於蘇聯入侵阿富汗戰事，幸得國際記者冒着被扣留處決的危險，揭發報導，將這個塵世罕見的山國的苦難，映入世人的眼簾。

法國第二電視台記者 PHILIPPE LEBLANC 帶我們到亞洲的另一方：菲律賓。陋街窄巷都是失學的兒童、青年，滿鄉滿城流連着失業群。兒女推木頭車、磨朱古力粉，幫補家計，成人的心在沸騰。記者 RENE BACKMAN 指出總統馬科斯在經濟、軍費上私挖民資，自一九七二至一九八一，將國家的經濟收益掠歸自己家族、親信的名下，控制全國最重要的糖和椰子生意，并箝制傳播媒介。法國第四電視

台的新聞評論節目「星期六一小時」(SANT-DI I HERUTE)，主持人解釋美國一直支持馬科斯政權的原因：美國在非律賓有海外最大的企業建設和投資；得到政府的合作；在亞洲邊沿的太平洋據點，共同建立重要的軍事基地；當然還有馬科斯的反共政策……。為此美國白宮每年付出三億美元支持腐敗專制獨裁的馬科斯政權。今年的總統競選舞弊，將非律賓人民與馬科斯政府的衝突帶到白熱化的階段，美國竟罔顧非律賓選民的意願，不但不以決決大國之風，發公道之言，還提出組織聯合政府的荒謬提議。最後在十多天的猶豫不決的尷尬下，鑒於伊朗與尼加拉瓜的教訓，另換一右派政府總比共產黨登場好，於是轉態「勸告」馬科斯退出政治舞台，不如帶齊家眷，最重要是滿箱的銀票金元，乘坐雷根政府安排好的大飛機到夏威夷去養病也。

幸而美國的自由民主、政府的貽笑大方，自會公開在世人的面前。然而蘇聯專制官僚體制的黑幕，便靠西方的新聞記者、人權組織去鑽縫揭發。去年十二月三日，沙卡羅夫的妻子，經丈夫絕食抗議，與行政官僚諸多拖延下，終獲出境簽證，前往意大利和美國醫療眼疾。法國第二電視台即在ELENA BONNA抵達羅馬當晚，與羅馬電視台聯合放映JACK GOLD的電影「沙卡羅夫」(SAKHAROV)，讓觀眾與ELENA BONNA一同去回憶。這位有「氫彈之父」之稱的著名蘇聯科學家沙卡羅夫，自六〇年代始，同情營救政治犯的人權運動，繼而參予簽名、示威等行動，并撰寫從自由、人權等角度分析蘇聯政府排除異己的政策的文章，先後有「蘇聯的知識份子自由」等書在西方問世。當西方頒發諾貝爾和平獎給他，却由ELENA BONNA出國代領，因沙卡羅夫正

非律賓大選舞弊，躲不過外國新聞記者的眼睛，終使不可一世的馬可仕一家倒台。



背着蘇聯政府的反革命與洩露國家機密等罪名流放高爾基，直至如今。電影完畢後，配合ELENA BONNA的兒子與女婿在波士頓的直播傳真，代表受監視命令不能公開言論的ELENA BONNA發言，與請來的歷史家HELINE CARRIERE INCAUSS 作家 MARCK HELTER、沙卡羅夫營救會主席 EDUARD KOUTZNETSOR，和流亡意國的蘇聯著名導演 ANDRAI TARKORSKI 一同討論蘇聯的人權問題。此外，法國報章登載沙卡羅夫的家信，揭露絕食抗議期間，受鉗鼻輪喉強迫進食的虐待。蘇共主席戈巴契夫受歐洲記者追問時却說：「沙卡羅夫不會獲得釋放，他犯了非法罪行……他目前在高爾基 健康良好，待遇正常，還繼續科學研究工作。」他并在「

人道報」聲明：「在蘇聯沒有政治犯。」稍為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他在說笑話，試問沒有人權、自由，又無民主的蘇共政權，要搞共產國際的人類天堂，不是笑話嗎？

## 結語

正如社會學家 LEAN BANDRILLAR 所說：「我們應分秒提防傳播事業的欺騙。」因為當傳播媒介受制於單一的意識形態或濫用傳播的自由時，它便變成傳染病的毒菌。前時法國電視台轉播美製的尼加拉瓜的報導新聞片，選取的資料和言論，無不為政府軍事介入找出師之名；蘇聯的電視台、報章、廣播電台、出版書刊，都是共產政權的最佳傳聲筒，是國家領袖向人民訓話的工具。

歷史與世界的前進，不再允許單一、封閉的傳播媒介橫行。人們始終會理解公正客觀開放的傳播事業的重要性。最近法國的電視新聞報導蘇聯的電視與報章較放寬人民的發言權，表達了人民對經濟生活的不滿。而鑑於時勢與經濟開放政策，中共政府也讓中國人民多說一些話。然而，不能忘記中共的政治領域依然「一言堂」，文藝創作仍哆嗦於禁制的冷風，這是專制政治管制傳播事業與新聞的本色。唯有人們不斷的省察，積極的爭取，歷史才不至於倒退。

去年九月香港廣播事業檢討委員會報告書，是香港傳播事業的警號。能否改變無線娛樂節目的壟斷，建立行政經濟獨立的公共電視台，與能否抵抗可能出現的中共禁制干預政策等等，都與香港「九七」年後的政治前景息息相關。中國人爭取發展自由的傳播事業，就在這目前還較少政治禁忌的中國人社會開始吧！



## 從「宗教事務管理局」

# 看中共的宗教政策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余森

袁大戈先生在「中國之春」一九八六年八月號上發表的「評中共的『信仰宗教自由』」一文，對中共的宗教政策和一九四九年以來大陸的宗教概況論述甚詳，讀之深獲教益。但袁文對執行中共宗教政策的得力工具——「宗教事務管理局」談得不多，是以不揣孤陋寡聞，謹將一得之見貢獻讀者。

## 一、「宗教事務管理局」的沿革

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取得大陸政權後，即從善如流，仿照蘇聯成法，建立了制約宗教事務的專門機構——「宗教事務管理局」。首先，在國務院內設立「宗教事務管理局」，它和各部委同級。緊接着，在三個直轄市（北京、上海、天津）和各省、各自治區都建立了「宗教事務管理局」，其為直轄市和省級機構。其次，在直轄市的區政府和省轄市的市政府裡分別

設有「宗教事務科」。再往下，在各縣縣政府內亦有「宗教事務科」。甚至在某些所謂「迷信勢力猖獗」的鄉間，在鄉政府（後改為人民公社，今又改為鄉政府）中亦有一名專門負責宗教事務的「宗教幹部」。所有這些宗教管理機構及所屬幹部，皆聽命於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的統一領導。

在中共於大陸秉政的三十七年歷史上，「宗教局」始終存在，由此可見其在中共領導心目中的重要性。從整個歷史上看，可以把它的存在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建立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可以稱之為「宗教局」的黃金時代，因為它連續搞了許多「反革命宗教集團」大案，把一批又一批的神職人員和教友逮捕判刑，然後發配遠惡軍州。

第二階段：從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即「文革」的十年中。這時中共關閉一切宗教活

動場所，「鎮壓」（即處決）、囚禁、批鬥各宗教的大批神職人員，把「信仰自由」的遮羞布拋在一邊。「宗教局」的重要性驟然縮減，但它仍然存在，只是在大部份地區和華僑、民族事務部門合併在一起，改稱「宗教、民族、華僑事務局（科）」了。總的說來，這一階段是宗教局歷史上的低潮。

第三階段：從「四人幫」倒台至今。由於「信仰自由」又被請回「憲法」之中，部份宗教活動場所重新開放，佛學院、神學院、伊斯蘭經學院再次建立，「宗教局」頓時又身價百倍。它不但立刻跟華僑、民族事務局分道揚鑣，恢復了「宗教事務局（科）」的老店招牌，而且請回被精簡轉業的老將，並且每年增添「新鮮血液」。由於中共改革派正在學做紳士，「宗教局」那些積有多年「反宗教」經驗的老手儘管躊躇滿志，却也不能像五、六十年代那樣放手大幹。但是，現階段還不失為「宗教局」的中興時代。

## 二、「宗教局」的任務

中共是在鬥爭中成長壯大起來的，因而深通權術之道，而權術的一個重要特徵便是對人的不信任。試想中共內部的排擠傾軋從未停止，連自己人都不能相信，如何會相信「非我族類」？所以儘管建立了「三自愛國會」，並吸收了部份神職人員加入共產黨，中共還是不能讓各教會獨任其勞，必須另有統一的制約和監督，「宗教事務管理局」便是為執行這一使命而建立起來的。

順便提一下，的確有不少神職人員秘密加入了共產黨。試舉兩例如下：

李儲文，原是上海基督教牧師，自五十年

代初起一直擔任「三自愛國會」的負責人。「文革」期間，「宗教局」有人貼他大字報，指責他身為共產黨員，却仍穿着法衣在教堂談上帝。這下子他的身份暴露了，「四人幫」倒台後，他官運亨通，當了市政府的官員，聽說前兩年被派到香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

丁光訓，現為中國基督教主教團團長。他是聖公會的神職人員，於五十年代加入共產黨。近年來，一些外國神職人員訪華後，曾稱讚丁氏溫文、謙卑，認為他不會說假話，他所說的大陸的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不受政府控制是可信的。中共和丁光訓自己如果看到那段講話一定會啞然失笑，誰能想到丁光訓非但是黨員，而且還是九級幹部呢？中共的官制，十三級以上為高級幹部，九級相當於部長級。寫到這裡不禁有些感慨：中共是深知君子可以欺其方的，所以不很瞭解共產黨的人一不小心就會墮其術中。

### 三、「宗教局」的德政

「宗教局」在五十年代屢興大獄，袁大戈先生在其文中介紹甚詳，本文不再贅述。這裡只想談談「宗教局」在「文革」期間和「四人幫」倒台後所發揮的作用，以見一斑。

「宗教局」對神職人員一向是嚴密監視的。它懷疑某些神職人員暗中與政府搞對立，但是查無實據，只得隱忍不發。「文革」開始後，「宗教局」大拋材料，嗾使「專政部門」進行迫害。山西省有好幾位參加「三自愛國會」的基督教牧師和天主教神父在「文革」中被處決，就是因為當地宗教局力稱他們「多年來煽動教徒對抗政府」之故。

關於「宗教局」在「文革」以後所發揮的

職能可舉下列事實作為說明。

在外事方面，任何外國的宗教代表（團）到大陸時，「宗教局」一定派人參加迎送、會談和宴請，用他們的術語來說，叫作「掌握全過程」。譯員一般都來自「宗教局」。參加會見的中方牧師、神父通常事先受到告誡：不准用外語，特別是拉丁語和外賓直接交談。「宗教局」幹部經常以「愛國會」成員或「信徒代表」身份參加接待。偶而也自稱是「宗教局」的辦事人員。

對內則可談的更多。例如在經濟方面，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都有自己的銀行賬戶，但是如果沒有「宗教局」的事前聯繫和書面證明，則教會無法提取數字較大的款項，銀行會乾脆拒絕付款。這就是「自主教會」的財權。

在佈道方面，佈道辭通常要先交「宗教局」審查。去年年底，北方某大城市的一位基督教牧師在佈道時要會眾「熱愛中國共產黨」。信徒憤而大譁，高叫：「這話在聖經裡找不到」，並要牧師滾出堂去。牧師當即滾到辦公室打電話到公安局報警。會眾見機，一哄而散。

在用人權方面，哪些牧師、神父可登台主持儀式並佈道，哪些牧師、神父可享受何種待遇，可否會見外賓或出國訪問，乃至佛學院、神學院的教師應由何人擔任等等，全由「宗教局」一言而決。近幾年來，由於佛教青年會、基督教男、女青年會恢復活動，國務院宗教局又備文請共青團中央行文各省、市團委，請他們選派「年青有為」的幹部參加宗教青年會的領導工作。這一方面是為了討好，因為目前從共青團選拔幹部乃是時尚；另一方面也確是為有效地控制這些宗教團體。這些共青團出身的宗教幹部是很容易識別的，因為他們雖然也讀些釋典、聖經，以備會見外賓時的不時之需

，但畢竟還是半途出家，淺嘗即止。所以如果和他們多談上一會兒就會發現他們應對為難，想方設法把話題岔開去。但是他們在青年會中却掌握着絕對的領導權。

在產權方面，各種教會的大批房產、地產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被各單位佔用。現在中共雖有文件要求各單位「物歸原主」，但因語氣疲軟，下面也就相應不理，或者拖拖沓沓，不肯爽快歸還。教會自己出面催索，往往受到侮辱。陝西、廣東、四川、湖北等許多地方都會發生單位領導指使群眾毆打前來索還產權的教會代表的事件。這時就非得「宗教局」出面不可，因為「宗教局」是官方機構，比教會高出幾頭，公對公好說話，至少沒有哪個單位的領導敢叫人圍攻省、市、縣政府部門的代表。

在產權收回之後，還有事得求「宗教局」。由於被佔用多年的廟宇、道觀、教堂亟需修繕，就必然需要大量的水泥、石灰等建築材料。而這些又全是緊張物資，必須通過「宗教局」這條官方渠道才能買到。早幾年，連建築工程隊都必須由「宗教局」出面才能請到。

上面這些例子大概也足夠讓讀者對「宗教局」的仁政有充分認識了。我只想再作如下的總結：中共去年在內部文件中承認：全國四千萬黨員，百分之四十一是文盲或半文盲，百分之二十九為小學畢業程度，受過大學教育的僅百分之零點六。「宗教局」並非黨內文痞薈萃之地，我們可以根據上述比例來推想「宗教局」幹部的素質。其次，毛澤東在「鎮反」時即曾說過：「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鼓勵一大批半文盲來管理宗教事務並羅織刑獄！天哪，還是讓我們一起為大陸上無數苦難的民衆的命運而祈禱吧！

來到加拿大，我最羨慕的是人家住的舒服。以前我那口子寫信回去說他老闆家裏自己有游泳池，我還以為是他瞎胡吹來逗我。趕自己來了一看，還真沒錯。有錢的甭提了，連打工仔也都住得挺寬敞的。從我串門子來看，有工廠裏踩縫紉機的，超級市場切肉的，餐館裏端盤子的，我認識好些了，都該算工人階級吧。可人家都有自己的屋子，門前養花後院種菜，樓上樓下，還有地下室。丫頭生下來才滿月就自己住一間，放張小床，地上堆些玩具。頂不濟的也有三睡房一套柏文，浴室廁所地板發亮，真叫蓋。以前看咱們報紙說資本主義社會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我全信。真是百聞不如一見，趕自己來了一看，趕情他們這地獄呀，咱們那天堂再建設一百年也趕不上。往後我回去，別的不敢保證，可「人民日報」的話我是不會再信了，絕對不會。

我們廠子蓋不起宿舍。沒錢，也沒地。各人八仙過海。您不知道我那口子是個書獃子，學校有房也分不到他頭上。找領導？他不敢。他這人呀！在外邊要多熊有多熊，就會在家裏對我吹鬍子瞪眼睛。我找他們書記要房子吵了一架，回到家裏還被他訓我一頓大道理。氣得我三天不理他。這個窩囊廢，就不想想在中國誰老實誰倒霉。這年頭，哪有什麼雷鋒？到分房子長工資時你看看，一個個都是烏眼雞，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好，你積極，你高姿態，你聽黨的話，你分套房子給我看看，有種別賴在姑奶奶家呀！

他住在我家，就是我當姑娘時住的那一間，八平方米。長處嘛和這客廳差不多，寬處要窄一點（用手比劃），也就齊這沙發邊到那堵牆。我那混小子和我們一塊睡，七歲了。我弟弟六九年插隊，後來在當地招工，討了個陝北

### ●留學生園地●



## 談一席城市住房

（中國大陸研究生陪讀家屬—加拿大）曹嫻嫻

婆姨。回來過好幾次。我媽疼他，總說他命苦。住我爸媽那屋，中間攔塊布，湊合。人家是帶媳婦回來逛頤和園，擠幾天不要緊。嫌不舒服哇，長城飯店最寬敞，還空調，有本事咋不去快活幾天？

是呀，遠來着。從X X到X X，在X X X轉的車，（註：北京市內地名刪去）。單一趟得兩小時，一個星期就花二十四小時，一輩子得扔他好幾年在公共汽車上。冬天黑古隆冬就得起床，出門那個冷呀，能鑽進骨髓裏去。還不算刮風、下雨、飄雪花。可我還是最怕夏天

，兩小時沙丁魚罐頭似地擠到家，襯衫擰得出一桶汗來。我那口子每天總攬盆冷水在屋裏給我，一進屋先不顧別的，趕緊扒了衣裳抹身子。在哪換衣服？就屋裏換。小子見了又怎麼的？你媽的奶頭，你沒見過，嘴都啃了一年嘛。一天累下來，飯都懶得扒幾口。

外地也不行。七八年我去上海，我那親戚在上海混他媽二十幾年了，一家四口也就住八平方米。雙人床，老子兒子睡上頭，娘閨女睡下頭，閨女十四歲了。怎麼着？人家結婚好幾年的還在那兒排隊呢！輪你？別做那夢，再等十年都沒門。街上電線桿貼滿小條子：「X X路X X街口，X平方，鬧中取靜，煤氣、衛生間自用。願調X X區，若面積合適，可放棄煤氣。有意者請寄X X街X X弄X X號X X X X轉。以誠相見，來函必覆，決不面洽。」他們也愁上班轉這公共汽車呀。去年天津調換房大會，聽說比趕廟會都熱鬧多了。

要說憶苦思甜嘛，我敢說現在這住房是沒有舊社會寬敞。解放那陣，我們院子四家人：一家剃頭的，一家教書的，一家做豆腐腦的，還有我爸。一個四合院也就十幾口人。現在啊，還這麼四家，可人多了多少？好幾十啦！當年戴紅領巾的都當婆婆了，還是住的這個四合院。家家在院子裏搶地蓋小建築。不夠住嘛！房管所？房管局都不管，還房管所啦。丫頭們踢毽子也沒地方了，上胡同裏踢去。大伙都盼拆遷，與能換上他三、四房一個單元。可看樣子十年、八年還拆不到咱那地方。

文化革命啦！沒人上班，鬧武鬥都來不及，誰還給你澆水泥蓋房子？後來又折騰「深挖洞」，好端端的磚頭鋼筋全填地下了，照樣不蓋房。內地的三線工廠是蓋的不少，全在大山溝裏，誰願意去！這不？一個個全溜回來了。

不回來也沒事幹，又不支援越南啦，機關槍造出來能頂飯吃？

這幾年北京是蓋的不老少。前三門您看過沒有？夠氣派。可裏頭不行，我弟那個子，伸手能摸到天花板，自來水也上不去，半夜裏接點明天用。北三環、亮馬橋要好些。一家蓋房子，多少單位向你伸手：自來水公司、供電所、派出所、房管局，全得給幾個單元，還儘要二、三樓的，得罪不起呀。

那也不盡然，當官的還是住得好。自己住了不夠，還給兒子孫子佔。才穿開襠褲哪，他爹爹早給他佔了討媳婦的地方啦。我和我那口子他們書記吵：「像你屋簷下這麼寬一塊分給我，姑奶奶今兒給你磕頭。」話說回來，他那屋比門口有大兵站崗的大院又差老鼻子啦。那種地方你能進去嗎？打門縫往裏瞅一眼都不行。史家胡同您知道吧？是，是。部長副總理都搬走了，現在改做賓館，我進去過，和宮裏差不多啦！誰叫咱們爹媽是窮當差的呢？

讓我當？要我當上官呀照樣昏天黑地。先弄他一套像樣的住了再說。老百姓，老百姓算老幾？我靠你們選我啦？我靠拍馬屁上去的。你看不過眼，朝姑奶奶屁股上咬一口哇。哪個當官的不是這樣啦？不住白不住，不昏白不昏。一當上書記，房管科長馬上送住房證上門來。他還不是圖領導賞識，有好日子過呀！趕明兒你下台了，看還有人理你不？這就叫有權不用，過時作廢。

整黨？沒用！這幾年我見多了，越整越昏。共產黨整共產黨，能行？你揪到我的辮子，我又揪到你的辮子，大家都下不了台。到頭來嘿，都別再打了，全自己人！您看過「地道戰」？是這麼個詞。頂多處理一兩個沒靠山的擺個樣子給老百姓看看。不然怎麼叫官官相衛

？要讓我整呀，能把他們整脫一層皮。

我來說說咋辦？我們這種人說話頂屁用呀！當大官的能聽你的？趙紫陽說：「請把具體辦法拿出來」？是呀，我看過這句話，好像是在「中國之春」上。對，就是您說的這意思：政治是我們政治局的事，你們甭管了。什麼民主呀，法治呀，你提多了，惹上老子發火，把你逮起來，判你十五年，看你還敢鬧不？你們呀，就是談談「具體意見」：船怎麼造才會堅呀，砲怎麼鑄才會利呀。好好給老子賣命，到二〇〇〇年，每人發一千元。哈哈，哈，到那時，一塊大餅怕也賣得五十塊美元。您說得真有趣，哈！

真說具體辦法吧。多蓋些房子？屁話，我都會說。沒錢沒地你蓋得起來不？依我說呀？就像加拿大一樣，訂高房租，收的錢大伙分來做房租補貼。您猜猜我們這套一個月多少錢？差不離，您眼力真不錯，頂我們倆口子在國內半年工資了。我跟我那口子說，咱們還是搬出去，找間兩百塊錢左右的雙人房住算了。您猜他怎麼說？「在國內你老嘮叨擠得慌，趕有寬房子住呀，你又嫌寬了。」我哪嫌寬了？我是心疼那洋錢。將來八大件買不起咋跟家裏交待？說來可憐，真買了八大件回去哇，家裏還真沒地方攔。起碼電冰箱洗衣機得放屋外頭。就算一平方米算五塊人民幣房租吧，我也下決心租他一間二十平方米的。我這輩子真是擠怕了。你當書記呀，你當廠長呀，你願住一百平方米，可以，五百塊掏出來，咱沒話，你住去。到那陣，誰願給十來歲孫子佔房子結婚呀！

我想他們是聽不進去。趙紫陽住幾平方米？你讓他一個月掏千把塊，他能幹？所以說真提了「具體意見」也不行哇。不聽拉倒，全當姑奶奶放屁。

# 東京的人力市場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 高今航

在亞洲最繁華的城市之一東京，每天清晨，當霓虹燈光剛剛熄滅，天色朦朧發亮的時候，常常可以在地鐵或國鐵車站看到一些肩背著揹包、身穿各式各樣的工作服、一副副飽經風霜面孔的人。如果稍加觀察一下，就會發現他們中有的人昨晚就是在車站裏過的夜——在地上鋪上報紙，把揹包當枕頭，再喝上一瓶燒酒，就一直睡到天亮。他們大都是從外地農村來的，說着各種各樣的方言，常常談吐不雅，顯得有些粗魯。他們一大早起來，就是爲了去趕人力集市，其中規模較大的一處是在高田馬場這個地方。因爲這裏有一所政府開辦的勞動介紹所。但是勞動介紹所每天能夠提供的就業名額實在有限，於是這些排不上號的剩餘勞力就自發地聚集在介紹所旁邊的一個小公園裏，把自己當作人力商品陳列着，等待那些需要臨時工的雇主來挑選。也許是因爲這些沒有通過勞動介紹所介紹的勞力比較便宜的緣故，那些雇主們常常願意來這裏挑選臨時工。

這裏是另一個日本。一個充滿了失業者和窮人的勞力市場——很像是雨果小說裏所描寫的那種場面。冬天，在小公園的一個角落裏，常常燃起一堆篝火，人們圍着火堆取暖，把揹來的乾樹枝、廢紙箱，有時甚至把公園椅子上的木板拆下來投進火裏，一邊還打着牌，每人面前都放着一些零錢，玩着賭博的遊戲。天漸漸亮了，公園裏的人越來越多，後來的人只好聚在外面的路邊上，只見黑壓壓的人群，至少也有上千人。大家都不停地抽煙，煙頭扔得滿

地都是。這時公園外邊開始有人擺起地攤來，出售一些不知是從什麼地方搞來的半新不舊的衣服、鞋子和勞保用品。價錢都很便宜。路對面還有一些老人擺攤賣早飯，一碗帶肉的麵條價格只及一般市價的三分之一，但那肉是嚼不爛的，只能品品味道，然後再吐出來。

大約早上六點多鐘，一輛輛來招工的小汽車、麵包車、工具車紛紛開到公園附近停下。雇主們在人群裏轉來轉去，挑選那些一看就知道身強力壯的小伙子和中年人。只有那些可憐的老年人孤零零地站在一邊，沒有人去理睬他們。一批批的勞力被挑選出來，被雇主帶往各處工地去了。大約七點來鐘，人聲鼎沸的人力市場開始安靜下來，人們開始逐漸散去。留下了滿地的垃圾、煙頭和空飲料罐。

這些勞力一般都是被送往東京市、郊區各處建築工地，作一天臨時工。通常是打掃、清理現場，搬運材料，裝車卸車等體力活兒。但比起中國農村的重體力活兒來，這裏的工作還是比較輕鬆的。而且這種工作的日工資大約是七千至八千日丹不等，如按照現在的匯率折合成人人民幣，約有一百三十至一百五十元，相當于高級工程師的月工資。即使按照這裏的物價標準，節省一些，至少也可生活一個星期。

東京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日雇臨時工場所，如各大車站、批發市場等。這些地方，如人手不夠時，有時也在「臨時工消息」等刊物上刊登廣告，但一般每天早上都在固定的地點招募工人。這些地方工資較低，一般每天只有四

千五百日丹至五千日丹之間，也是幹些搬運、裝卸的工作。但勞動量比起高田馬場人力市場所招募的對象來說還是比較輕鬆些。而且發給工作服、安全靴、手套等勞保用品，中午還管一頓飯（發給一個飯盒）。所以來這些地方排隊找工作的人很多，都是大學生或待業青年。如秋葉原車站內，每天早上都公佈當天要招收的臨時工人數。人們從清晨四點半開始就去排隊。有時黑板上公佈的人數只有五十名，但排隊的人却有一百多名。這裏也同樣限制老年人，黑板上明文規定昭和十五年之前出生的人（四十五歲以上）不要，但還是有些上歲數的人來排隊。他們中有的人搬東西上樓梯時，因體力不支摔倒在地，十分可憐。我一直沒有搞清楚，在日本這個福利社會中，爲什麼有些老年人還要去幹這種重體力勞動呢？

日本NHK電視台不久前播放了一個記者採訪記，該記者在橫濱的勞力市場上發現有外國人，就跟蹤採訪，最後弄清楚是菲律賓人。原來他們是有組織地、以旅遊觀光的身份來到日本找工作的。一旦被發現，就會被遣送回國。但他們說，即使被遣送回去，馬上又可以再出來，反正都是從日本賺來的錢，日本的工資要比菲律賓的工資高十倍（我想，比起中國大陸來要高三十倍都不止）。他們有自己聚會的場所，如海員俱樂部等。在那裏，有他們國內親屬寄來的信。其中有些信已擺放了很久沒有人來領。有一封信上歪歪斜斜地寫着兒童的筆跡：「爸爸，祝你生日快樂！」但這位父親現在究竟在何處流浪呢？還有一些菲律賓、台灣的少女以觀光爲名來到日本賣淫，表演裸體舞。在日本這個亞洲最富裕的國家裏，同樣也交織着窮人們的悲哀。

# 戰爭·政治

## 與電影

評「高山下的花環」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張林

留學美國兩年，來紐約一遊，有幸看了一場大陸頗為轟動的電影「高山下的花環」(亦稱「衛國軍魂」)。看了影片後不禁產生許多感慨。

### 一、由這場戰爭所想到的

該片是描寫中越七九年邊界戰爭背景的故事片。中越邊境戰爭，中國方面叫做「自衛反擊戰」，而越南方面叫做「中國侵越戰爭」。殊不論哪一方「正義」，其實是一場因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分歧而導致的政治戰爭。誰都知道，二次世界大戰後歷時最久的越南南北戰爭實與朝鮮戰爭一樣，是中、美之間的戰爭。最後在中方勒緊褲帶，付出二百億美元和三十萬條生命後，美方終於敗北，退出了亞洲這塊小「支那」(意為中國、越南、老撾、柬埔寨四國亦稱「印度支那」)。可是戰後越南共產黨並沒有領中共的情，不久即翻臉不認「老大哥」

(戰爭期間，中越雙方互稱「同志加兄弟」)，完全倒向中共意識形態仇敵、「修正主義」蘇聯。這種忘恩負義的反目，的確令中共氣憤難忍，火冒三丈。其時正值中共鐵腕人物鄧小平重新上台，於是立刻藉機顯示其威力與果斷，不惜犧牲一貫宣揚的「安定團結，建設『四個現代化』」的可貴局面，斷然揮師解放軍四十萬，「教訓越南小霸王」一頓。影片如實地反映了戰爭之殘酷。十七天的戰爭，除了犧牲了五萬條中國青年的無辜生命外，一無所獲(美國參與越戰十幾年之久，傷亡不過這個數字而已)。當然，對十億中國人民來說，這個數字確實還不到個零頭。

這場無益的戰爭，是違背中國人民的意願和利益的，曾引起社會強烈的反戰情緒。當時北京出現過許多反戰標語，許多人士也公開表示反對，部份人遭到逮捕(鄧小平就是以「向外國人洩露戰時軍事機密」的罪名，下令逮捕民運人士魏京生的)。其實，美國太空間諜衛

星對戰爭情況瞭如指掌，連中國士兵嘴上的鬍鬚都拍下了照片。在中共極權統治下，人民是無權表達他們對政策的看法的。如果說中越邊境戰爭有何意義的話，那就是對中共外交政策的一個最大的諷刺。願中共領導人不僅在戰爭中獲得了現代化戰爭的經驗，而且能夠反省出一些有用的外交經驗。其實這場戰爭已使中共聰明了許多，故對朝鮮半島的和平談判有了誠意。有人說，這場戰爭，真正獲益者是朝鮮人。否則中共還會去幫助北韓武力統一朝鮮半島。中越戰爭換來了朝鮮的和平。幸哉，朝鮮人！

### 二、有限度批評，

#### 「歌德化」處理

「花環」一片，之所以在大陸引起廣泛的轟動與反響，並非影片愛國主義教育的含意所造成的，而是該片巧妙地反映了中共官僚主義階層和普通下層人民之間的矛盾，有限度地暴露了高幹階層為所欲為的腐化面目，洩洩了人民對權力與物質差別的不滿情緒，故能贏得人民群眾的好評。影片成功地塑造了兩位農民出身的軍人梁三喜和勒開來的正直形象，並如實描繪了共產黨老區(根據地)人民三十多年貧窮一無改變的情況和幹部子弟醉生夢死的淫靡生活。之所以說這種揭露僅僅是有限度的揭露，是因為編導有意安排了一個大公無私的高級領導的形象——雷軍長。他不僅正義凜然地抵制了其救命恩人趙蒙生之母的無理走後門要求，而且把自己的獨子調上前綫，最後獻出了生命。影片的兩個反面角色趙蒙生與趙母，也都在死者家屬的教育下覺悟過來，形成一場大團圓的結局，終未脫「歌德化」處理的一貫方式。

然我們也不必苛求於導演的此種安排，實有他苦衷之處。因爲在此之前不久，大陸軍內的一位大膽詩人葉文福，就因爲曾在他的敘事詩「將軍，不能這麼做」裏，直接批評了一位軍內高級將軍，而遭到了中共「解放軍報」爲首的各大報紙文霸們的口誅筆伐。故該片導演謝晉豈敢重蹈覆轍。無獨有偶，謝晉更早些時候曾排過一部愛國主義主題的影片「牧馬人」（取材於張賢亮所著小說「靈與肉」），也是接受了著名作家白樺編劇「苦戀」而遭來滅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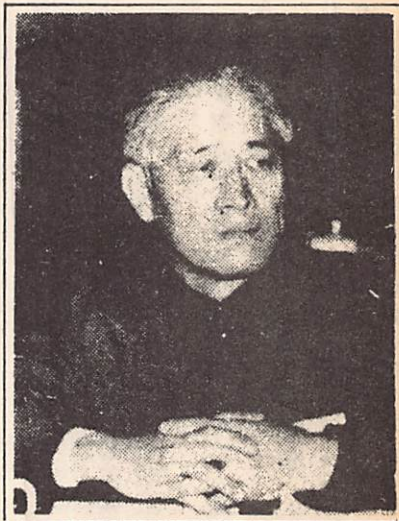


奔向戰場的擔架隊。

之災的教訓，而學得乖了起來。於是「牧馬人」得到中共的青睞和吹捧，一時間成了全國老幼必看的影片，指示各單位組織集體觀看，觀眾多達幾億人（好萊塢最有名氣的製片導演，聽到這個數字也要爲之咋舌的）。導演謝晉的確是一位善於汲取教訓的政治文人，新片每每打響，次次過關。「花環」一片就是把批評將軍轉換起批評高幹夫人，使主題歌頌與貶斥交相存在，才避過風險，安然無恙。實際上，改編之原作、李存葆所著同名小說，在出版時曾引起一些高幹們的反胃，而招來文霸的非難，



白樺與謝晉在文壇的一起一落，顯示了大陸文學的「歌德化」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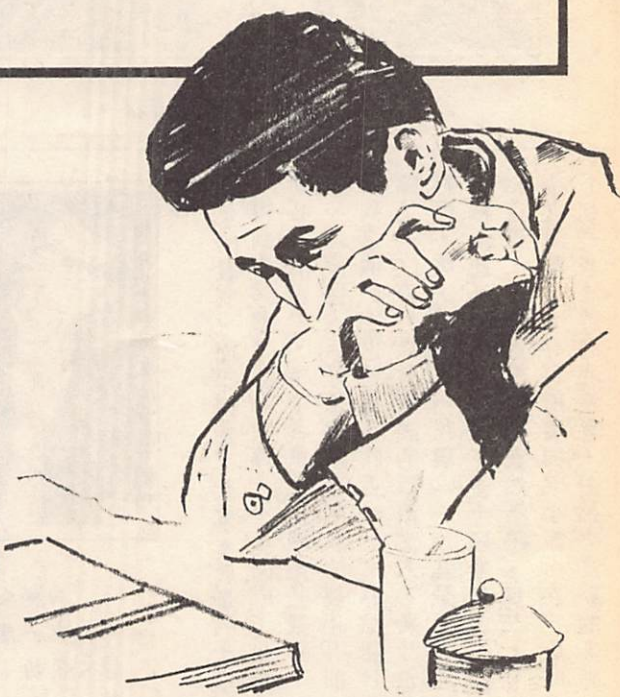
後經某個高級人物的肯定，方才幸免於難。

### 三、藝術效果尚需完善

該片在藝術上，可以說是得失各半。導演謝晉，在二十餘年的影藝探索中，的確取得了許多獨到的成就。

全片色調既有激烈的戰爭場面，又有寧靜、莊重的情感戲，融合一體，未顯唐突。在題材處理上，亦恰到好處。原作品曾安排趙蒙生幼年被梁母撫養，後在軍營重逢相認的巧合，過於技巧而顯得入俗套，說明原作者李存葆在藝術上尚不成熟。影片亦未渲染解放軍如何戰無不勝、以一當十的雄威，如大陸以往戰爭影片一律要表現革命英雄主義，大陸觀眾熟悉的「英雄兒女」裏面，志願軍戰士王成就一人抵抗美軍一個連隊（一百多人）的進攻。在人物塑造上，梁三喜的寬厚、正直，勒開來的樸實、直爽和嫉惡如仇的形象，都是很成功的。特別是對部隊生活的描寫，一掃以往政治工作比比皆是的官戲。有關這場戰爭的文藝作品，在中共宣傳工具的影響下，一時泛濫成災，無一佳作。有的寫坦克手在戰場上把自己的女友帶進軍裏，談情說愛；有的寫越南姑娘愛上中國軍人，爲了中越友誼，反對越方，獻出生命，簡直是開了「國際級」玩笑。該片的這些成功之處，是海外觀眾所未能感受的。在失的方面，影片仍未脫情節冗長、鬆散、節奏緩慢沉悶的通病，許多回憶穿插完全是圖解式的安排，全無必要。另外很多地方是失之於刻意安排教育效果，處理有些生硬。可見大陸影片想要在藝術上達到國際水準，尚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希望有更多較優秀的作品介紹到海外來，溝通華人情誼，汲取他人長處，以求提高品質。

# 二〇號街的囚徒



(中國大陸留學生·加拿大) 南星

北美一座大城的二十號街，骯髒破舊，是貧民窟的所在。唐魯就住在二十號街區的一間地下室裡。房間又窄又矮，終年飄散着一股刺鼻的霉氣。房內傢俱只有一張吱吱作響的破床和一對破桌椅，唯一入眼的是一台舊式電子管電視機。

唐魯一直靠在床上茫然思索。他拿起一本厚厚的精裝書翻看了幾頁，又厭煩地放回床頭。

他從來沒有想到過西方的長週末會是這樣的無聊和枯燥，他打開只能收一個台的電視，見鬼！又是討厭的橄欖球。

他關上電視走到桌前，拂去桌上的麪包屑

，坐了下來。先是對着斑剝的破牆發了一會呆，然後開始給妻子寫信。

二

阿芳：

妳好！

今天是倒楣的長週末的第二天，閒得無事，就給妳寫一封信吧，雖然三天以前給妳發過一封信。

昨天聯誼會組織看中國電影，是「人生」，拍得很不錯。

我在北美已經待了一年零八個多月了，算起來，再過三個多月（一一三天）就可以回家與妳團圓了。

我現在突然想和妳談談這裡的真實情況，

我不想再談這裡的花園、洋樓和汽車，也不想讓我寄給妳的那些漂亮的彩照給糟住了，讓我和妳談談在這裡生活的另一面，充滿了真實和苦痛的另一面。

回顧我到此進修的一年多，天天當洋鬼子的小聽差，整天聽令洋鬼子的指揮棒團團轉，幹的都是低級的粗活。雖然也學了一點東西，但遠遠不是當初所期望的那麼多，泡在實驗室裡給洋鬼子賣命，提供了不少數據。可是洋鬼子發表成果時，連第幾作者都排不上，甚至在致謝那一欄裡也是把我的名字寫在最後。上次在本城召開一次學術會議，我想參加聽聽，但洋鬼子却陰陽怪氣地問我：「誰提供會議費用？」真把我氣慘了。所以我現在是自行其事，借了一些參考資料在家裡獨立做研究。

我的導師是個二鬼子，刻薄得很。想當初我天真得很，還想請他當資助人把妳接出來，真是 STUPID（愚蠢）到了極點。

三

唐魯寫不下去了。

他覺得血脈憤張，衝得太陽穴痛了起來，就丟開筆，又返回到破床上斜躺下來。

隔壁忽然傳來一對男女浪笑。

唐魯不用猜，就知道這是香港仔陳某又在和他的女朋友鬼混。他們當然不是夫妻，而且這個女人是陳某的第三任露水夫人了。

唐魯與陳某來往不多，比點頭之交較強。他第一次走進這個香港仔的屋裏就吃了一驚，只見房間狼藉，牆上掛了不少裸體性感明星的張貼畫。

與陳某談了不到三分鐘，不知為什麼就談起 SEX（性）來了。陳某肩飛色舞，翻出了



一堆香港出版的中文成人刊物來展覽。看着他坐在那裡，一頁一頁地翻動着各種姿態的裸照，嘴總是閉不下來。這個三圍尺寸不合，那個的乳房太小，不如露絲的好睇……唐魯覺得很不自在，底下也開始不太老實，就推說想喝水退出，但陳某却一把把他抓住，並得意地大笑起來。

好在尷尬的時間不長，唐魯着實受了一番性教育。

#### 四

有一天早晨，唐魯起得很晚。他起床後想到廚房去吃早餐，但走到門口就站住了。

廚房裡一個女人半裸着正在喝牛奶。絲質的睡衣勉強披在身上，可以看見她沒有戴胸罩，透明的迷你襯褲清晰可見，東方女人那種細嫩的皮膚使人目眩。

唐魯感到一陣昏眩。慌亂中碰翻了不知誰放在廚房門口的幾個罐頭，急急走回自己的房間，關上門後過了一會才漸漸平靜下來。

#### 五

唐魯從來沒有寫信告訴過他新婚半年就分離的妻子生活的這一面。

他鑽進SEX商店，有點像做賊似地翻看各種SEX雜誌。後來他打破給自已定的不花大錢看電影的戒律，跑到一家專演SEX電影的電影院看了幾場SEX電影。

後來，他什麼都不想看了，因為實在沒意思。他跑圖書館、上實驗室，把全部空閒時間填滿。週末則跑去遊覽風景，找中國同學玩，聊長天，直到夜深人靜才悵然而歸。

#### 六

他認識小趙是今年五月份的事。

小趙是一個嘴唇薄薄的女孩子，她那時剛從國內來此地讀碩士學位，正是在唐魯進修的系上課。她說自己是最後一批自費留學的漏網之魚，唐魯認識她後不知為什麼覺得很高興，跑前跑後地為她幫忙。

他們在週末一起去本城的各個名勝處遊覽，他還為小趙照了不少相。

小趙看起來是一個開放型女性。他們在一起聊天，有時候聊得很晚才散，話題範圍很廣，包括學業、人生、幸福……這種關係突然有一天斷裂了。

#### 七

那天也是一個長週末的第二天。他和小趙在城裡轉了一大圈，最後才回到唐魯的住處來。

他沖了咖啡，加了牛奶和糖，就這樣邊喝邊聊。

當時，小趙斜靠着床頭，溫柔地微笑並說着一件可笑的往事。她淡淡的眉頭舒展着，開心地笑着，真像一個回到童年的大孩子。

後來什麼事情不對了？他記得很清楚。

他先是痴痴地望着她，然後靠近她，又抓起她那一雙纖細的小手。

小趙停止說話，臉上顯出一陣急促不安。他並不是沒有看到這個信號，但他已經失去思索的能力了。

緊接着，他想擁抱她並吻她。

他的顫抖的嘴唇只在她的嘴唇上停留了不到三秒鐘，他就被堅決地推開了。

小趙站了起來，一聲不響地看着他。

他絕望地向小趙靠近，而小趙却是一步一步地退後。他站住了，低下頭來，嘴裡喃喃地說，你走吧，你走吧，再也不要到這裡來了。小趙還是一句話也不說，最後，她開門一聲不響地離開了。

唐魯覺得胸前堵着一團火，懊悔異常。他手蒙着臉頰跌坐在椅子上，遍體熱烘烘地全身是汗。

這以後，他很少見到小趙，不是她躲他，而是他躲她。

#### 八

現在唐魯斜靠在床上，他想忘掉這一切的一切。

日近黃昏，屋裡早已暗下來了。

他的眼前飄浮着妻子的身影，她的笑顏。他覺得此刻的痛苦是說不出來的。

過了半個小時，又過了半個小時。

唐魯猛然站起來，他急速地翻出一本印滿裸女照片的雜誌，他一頁一頁地翻看着，他撥亮了燈，從容地觀賞着。

他的一隻手不由自主地移到身上的一個地方，慢慢地開始撫弄起那地方來了。

眼前雜誌上的裸女媚笑妖冶、風情萬種。唐魯閉上了眼睛，手的動作開始快起來，同時明顯地加重了份量。

沒有多一會，唐魯忽然全身僵直，慢慢地往後靠在床上了。

房屋裡是一片寂靜。唐魯伸手關了燈，整個房屋就籠罩在一片黑暗之中了。

# 油栗子的戀史

## 山區紀實之一

(中國大陸新移民·美國) 雪城

(一)

油栗子本名叫哈志有。只因為近幾年他常年在外面遊蕩，不參加集體勞動，隊長想抓他這個勞動力總是抓不住，像個油鍋裏的栗子那樣油滑，所以衆人就給他取了這個諱名。

哈志有二十歲左右的時候，曾經是這回民溝裡數一數二的好勞力，幹起活來比誰都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能掙五千多分工。和他婆婆(奶奶)在一起過，祖孫二人一個在地裡幹活，一個在家裡餵雞餵羊子，生活倒也過得蠻舒坦。溝口上的紅瓦房裡住著的木全孝也答應把女兒翠喜許配給他。那翠喜倒也長得蠻乾淨，細長的身材，白皙的臉蛋，常常穿一雙艷麗的紅花鞋，趕一頭牛從他家門前經過。有時候，趁哈志有不在家，她也停下來，進屋去幫助婆婆做些縫縫補補的活計，然後一溜煙又走

了。木全孝託介紹人何彩姑給哈志有傳了個話：

「草窩裡雞棲金鳳凰。啥時候把草房換成瓦房了，再來娶人！」

五月端陽，依照規矩，哈志有把未過門的愛人接來家吃午飯。傍晚，又送回去。在揀翠喜過河的時候，哈志有低聲問她：

「我婆婆已是快八十歲的人了，跟你爸爸求求情，能不能通融一下，讓你早點過來？」

翠喜扒在哈志有的肩膀上，伏在他耳朵邊笑吟吟地說道：

「我倒也想早點過來侍候你婆婆，咱們一起幹，一兩年也能立起三間新瓦房來，只是我爸還不肯放我走。因為，我弟弟還正在上中學，他還需要我為他們掙幾年工分！」

「也好。我的計劃，今年掙的工分錢一文不花，用來買三間房的椽子；明年買大樑、柱子和檩子；後年買瓦；大後年存夠糧食和工錢

，請土匠砌根基、打土牆，請木匠做房架、裝修、蓋瓦。四年以後，就一定接你來住新房了。」說著，哈志有緊緊地用背在背後的手，把翠喜托得高高地，深怕河水濺濕了翠喜的花鞋；翠喜也伸用手帕擦了擦哈志有頭上的汗水，並輕輕地對他說：

「修房子固然是好事，可是身體也很重要，可別把身體累壞了！」

然而，事情的發展却正朝著這句話上來了。

那是第二年的清明時節。回民溝兩岸的坡地上，正忙著耕地、送肥，準備種玉米。在這個節骨眼上，正需要把勞力都動員到地裡來，集中十天半個月，把玉米種下去。然後，再趕上一場春雨，嫩綠的玉米苗就會整整齊齊地破土而出，這一季莊稼就算有一半的收成了。然而，許多人家却正在這時候沒有糧食下鍋了，就紛紛向隊長請假，背上背簍出外借糧去了。

這一天，隊長哈志良決定揸糞上坡，是最吃重的活路。早晨都到大榆樹下面哈志金家的糞堆邊集合。哈志有自然是第一個到達。等了半個多小時，只來了兩、三個婦女、老漢之類的半勞動力，其餘二、三十個精壯勞力全都借糧去了。哈志良氣得把剉肥的鐵錘摔了一丈多遠，怒氣沖沖地發佈了今天的特別政策：

「老子今天就是要治一治那些不上工的人。今天揸糞按斤頭計，每一百斤五分工！」

他這一宣佈好不靈驗。幾個人立即揸起背篋，讓隊長給他們裝糞，而且裝得越滿越好。然後，站在磅秤上過了秤，把糞一步一捱地揸到河對面高坡上的黃泥地裡。因為，人人都知道這是隊長慣用的「高工分掛帥」的絕招。每百斤五分工，如果一個半勞力這一天揸上十來趟，上千斤糞，就是五十分工，這一天就相當於平時十多天掙的工。

哈志有自然是滿懷興奮地揸了一趟又一趟，每一趟他都讓隊長給他裝得滿滿的，而且用鐵鍬築得實實的，差不多二百斤左右。儘管那一段上坡路實在難走，背上的二百多斤糞把他壓得弓下了腰，大汗從背脊骨直往下流，把裏裏外外的幾件衣服全濕透了，然而，他仍是咬著牙，一趟一趟地揸，到太陽落西的時候，他已經揸了十來趟，兩千多斤糞了。

「哈，這一天要等於平時十多天了。高工分掛帥就是好。那些出外借糧的人，要掙十多天才能及得上我今天這一天。……」哈志有一邊走，一邊暗自計算著。他想，趕天黑收工以前，再揸上兩趟，湊夠兩千五百斤，就可以掙到一百二十五分工了。再一想到每多掙十分工，年底就可以多分到五、六毛錢，就可以為他修新房子多買回幾根木頭、幾根椽子或幾片瓦，就可以把翠喜早一些娶到家裏來。一想到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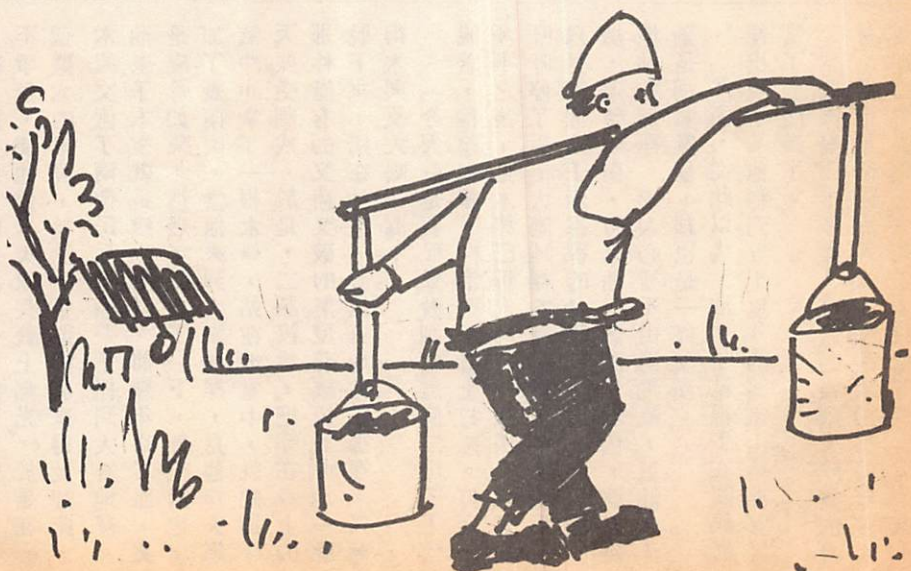
些，他的腳板底下就越發增加了幾分力量，使得他幾乎忘記了整天的疲勞。

太陽已落西沉了，山坡上是一片蒼茫的暮靄。小河對岸山角下他姊夫木興文家裏已經亮起了燈光，大概是準備吃晚飯了，哈有志仍在奮力揸他今天最後一次肥料。在走上山坡以前，他已經感到力氣不濟了，於是就停下來歇了一會兒，反正就這一趟了，而且隊長已經過了秤，記在本子上了，如果不揸上山坡就是騙取工分，那就太不好聽了。於是，他咬緊牙，揸上沉重的背篋，在陡峻而又狹窄的山坡路上吃力地向上爬著。爬到一個高石坎面了，這裏叫做「鬼見愁」，一腳踏不上去，就會連人帶背篋滾下山的。哈有志每走到這裡，都要聚足一口氣，然後用一股猛勁兒，一腳踏上去。這一次也是同樣。然而，當他聚了一大口氣，猛地向上蹬的時候，不料頭腦嗡的一聲，胸口一陣疼痛；接著一種鹹滋滋的東西從喉嚨口湧了出來；兩腿發軟，即將向後倒下去。他急忙用手抓住石崖，肩膀一縮，讓背篋滑了下去，一直滾下了山坡。幸好他這身體，却還斜靠在石崖旁邊——他知道，他是被這一天的高工分掙得開倉咯血了。

哈有志在家裡一躺就是半個多月，天天請赤腳醫生哈志高來家裡看病，開處方，吃中藥，而且都是在晚上。因為，他唯恐吐血的事情被翠喜她爸知道了會悔婚的。

休養了將近一個月，他就急著去上工。然而，一走上坡路就心慌，一使勁兒就氣喘；回到家，他婆婆就勸說道：

「你自幼沒了父親，你媽又丟下你改嫁。你斷奶斷得早，是我一匙一匙用玉米粉湯把你餵大的，比不得別人身體那麼壯實。還是把身體養好了再去掙工分吧！」



然而，哈志有哪裡聽得進去。他一想到翠喜，想到要修的新瓦房，就不由得毛躁火辣地坐不住。但是一上工，輕活兒是婦女的，這全勞力他不能去搶半勞力的活兒；重活兒他做不動，勉強去幹半天，回來又要躺上三、兩天。就這樣，哈志有這一年就沒有掙多少工分。不要說買椽子買木頭，就是他婆孫二人的口糧錢還要倒找幾元呢！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更何況翠喜的家就在回民溝口外面，不過是咫尺之地。於是，正月裡，不見翠喜來拜年，說是被她父親木全孝帶到城裡她姑姑家去了；二月裡，哈志有的這樁婚事的介紹人何彩姑受木全孝的委託，把哈志有過去送去的彩禮金退回來了；五月端陽，翠喜就被送到城裡，和回民巷的鄭玉貴成親了。從此以後，哈志有就三魂失了六魄，整日提不起精神，遊手好閒，到處胡遊亂逛。到了年底，既分不到錢，也分不到糧，凍得打哆嗦，餓得嗷嗷叫，成了回民溝裡最淒惶的一戶。

那年臘月二十三，回民溝裡的一些人家，在宰牛殺羊，推米磨麵，熱熱鬧鬧，準備過年，可是油栗子家那一間獨獨的又矮又小的草房裡，却是冰鍋冷灶，舀水不上鍋。他的八十多歲的婆婆，坐在那張僅僅舖了一把稻草的床沿上，見他從房子中間的紅薯窖裡爬出來，向他只是搖頭嘆氣擦眼淚。他急忙把掛在牆上的那個小布口袋取下來，用裡面僅剩的一把玉米麵給婆婆攪了一碗玉米湯，畢恭畢敬地端到婆婆面前說：

「您老先喝一口湯，暖暖身子，我這就去打主意，中午就回來。」說著，一轉身出了門，跨過門前的那條小沙河，到姊夫木興文家裡借了件羊皮襖披在身上，快步向新坪鎮走去。五分鐘以後，油栗子已經來到新坪鎮的鬧市之中。只見他大搖大擺地穿梭在熙來攘往的人群裡面，機敏地叮視著那些趕場的農民。

在食品公司門口，他看見一個老農攬著一把鈔票走了出來。他佯裝漫不經心的樣子走近那個老頭，低聲問道：

「老鄉，你這頭肥豬可賣了不少錢啊！打算幹什麼？是娶兒媳婦，還是修房子待客？」

這老農民見他的心思已被猜中，就實實在在地說：

「明天，我新修的三間瓦房短水（註：即蓋瓦），賣的這幾個錢，就是要買點煙、酒待客。現在買這些東西都要走後門，咱農民是和土塊打交道的，哪裡有後門好走？」

哈志有見機會來到，就抖了抖羊皮大襖，從衣袋裡取出一疊帳簿，向老農說道：

「我是煙酒公司的會計，最愛幫助農民。剛才到食品公司對帳來著，這煙、酒嘛，全歸我管。看你需要多少？」

「那我就連過年用的一次買了。能不能給二十瓶酒、三條煙？事成後，我報答你一根木頭，你可以做點傢俱。」

「好說，好說。我就給你十瓶洋河大麴、十瓶西鳳酒、兩條寶成牌、一條大前門。把錢交給我，共是四十元零五角，到煙酒公司門前等我。你要不放心，就把我這帳簿拿著。這可是我的飯碗子。」

說著，哈志有就拿過四十元零五角現款，將帳簿塞給老農，大踏步走進煙酒公司大門，又從後門走出去，一溜煙跑掉了。而那位老農民站在公司門外一直守候到集市已散，天將黃昏，仍不見那位「會計」將煙、酒送出來，就拿起帳簿去找人詢問，原來這帳簿竟是十多年前生產隊用過的舊帳簿，而煙酒公司的劉會計是外地人，也早已在一星期前請假回家過年去了。人們從帳簿和老農所說的形象上猜得出來，這又是哈志有詐騙了老農的錢。然而，找到他家，他早已逃得無影無踪了。實在無法，他姊夫木興文才張羅了四十元錢還給人家。

(二)

油栗子成了隊長哈志良最頭痛的人。因為，論成份，油栗子是貧農。貧農是農村中的依靠對象，只能優待，不能打擊。但是，論表現，油栗子長年不參加集體勞動，隊長要抓勞力，可是別人就要向哈志有看齊。隊長只得向他的姊夫木興文求救。

木興文是回民溝的生產大隊長，長著一副篤實的身材。雖然不識字，但辦事公道，性情直爽，頗得社員的好評。他也感到他這小舅子不爭氣，使他這個大隊長臉上無光。於是在一個嚴寒的早晨，趁油栗子還沒有來得及起床，木興文派了兩個民兵把油栗子抓到大寨地裡。油栗子本來就是瘦小身材。前幾年咯了血，更是瘦骨如柴。這幾年保養了一下，身上倒也增加了幾兩肉。當他來到大寨地裡，見他姊夫怒氣沖沖拿了一根木棒，站在地當中，就知道今天要受訓戒。於是，二話沒說，把穿在身上的那件僅有的又舊又破的黑燈蕊絨短衫喇地一聲脫下來，扔在地上，直挺挺地站在那裡。只聽得木興文大喝一聲：

「今天就是要狠狠教訓你這個二流子！」說著，掄起木棒，向油栗子身上打來。打過十多下之後，這木棒已折成兩截，木興文也氣喘吁吁停了手，大寨地裡的社員們也忙來勸解，只見這油栗子赤裸裸的赤身上，青一條，紫一塊，遍體鱗傷，可是他仍然面無懼色，直挺挺地站在那裡。衆人心裡不由得驚歎，這油栗子雖是胡騙亂偷，却也是一條硬漢。

然而，從此以後，油栗子就很少在回民溝裡出現了。他跑到五十里外的馮家山給馮寡婦當了上門漢了。

馮寡婦四十多歲，寬寬的臉龐，壯實的身材，倒也是個老實人。丈夫馮木匠在前年修大寨地的時候塌土方死了，只留下個女兒小鳳，



如今也是十八、九歲的大姑娘了。只因爲馮家山是在李子溝的最深處；而且在這小山包上，只有馮寡婦這單家獨戶一家人，需要經常到溝外面去上工、開會、分糧、趕場，沒個男的，實在膽怯。這油栗子雖只三十出頭，但一來家窮，二來名聲不好，所以也樂得有個現成的家。至於回漢不通婚的教規，他也不大理會了。何況，他早已開始吃豬肉，叛了教。

馮寡婦的家座落在馮家山的山頂平台上，是長三間帶轉角的瓦房。房前是一個小院落，周圍種滿了桃、棗、杏、梨之類的果樹，房後

是蔥籠茂密的翠竹，倒是個幽靜秀麗的好地方。推開那烏光閃亮、鑲著紅邊邊的黑油漆大門，就是馮家的堂屋，是會見客人的地方。堂屋兩邊，開著兩扇小門，通向左、右兩間房子。左面是睡房，裡面有兩張床；右面是廚房兼飯堂。而那轉角，前半截是儲藏室，後半截就是豬圈。

油栗子初來乍到，脫去了襤褸的衣衫，換上了馮木匠留下的半新衣服；一日三餐，上工時馮寡婦還弄幾個玉米麵饅饅讓他帶上，比起他在回民溝裡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日子，倒也舒心得多。隔上十天半月，他還悄悄帶些糧食到回民溝去看望一下他八十多歲的老祖母。

這段日子雖然過得還愜意，但不久，又發生了軒然大波。

一天，半夜時分，馮寡婦家裡大哭大鬧起來。仔細一聽，是馮寡婦的女兒在嚎啕大哭，馮寡婦在破口大罵：

「壞傢伙，不要臉，深更半夜鑽到我女兒被窩裡去了，老牛還想吃嫩草……你給我滾蛋，滾回你回民溝去……」

這油栗子也不示弱，大聲罵道：

「老子來上門圖個甚麼？結婚兩個月，一次都不讓老子來，臭寡婦還想充黃花女！老的不願意，老子就要拿小的來頂替。」一邊罵著，一邊跳著，似乎心裡有無限的憤懣。

原來，這睡房裡支著兩架床舖。大床是馮寡婦和油栗子的，小床是馮寡婦女兒小鳳的。按照鄉下風俗，夫妻雖是同床睡，但却是兩個床頭，兩副枕頭，腳對頭，頭對腳。若到半夜，妻子搥了丈夫的腳板心，丈夫才從這頭爬到那頭，天亮時候，再爬回自己那頭。油栗子和馮寡婦同床以來，每晚都等著馮寡婦搥他的腳板心，但每晚都是空等一場。半個月過去了

，油栗子只好主動爬過去。却不料馮寡婦把被窩裹得緊緊的，油栗子使勁把被窩拉開後，一摸馮寡婦，下面却是穿著一條長褲，把褲腰紮得緊緊的，油栗子只好咳嗽嘆氣地又爬回自己那頭睡下。油栗子想問問馮寡婦究竟是身子不淨還是有病，但由於小鳳在同一間屋裡睡著，又不便問，只好等待著。然而，他哪裡知道，馮寡婦招他來當上門漢，是想撿他這個現成勞動力，讓他給她們掙工分。至於睡覺這件事，一是嫌油栗子滿身的回民腥羶味；再是，馮寡婦早已有了搥腳板心的人——這人正是小鳳的大爹生產隊長馮金生。

這天夜裡，油栗子聽見這母、女兩人都已熟睡，於是，就躡手躡腳，摸到小鳳的床前，輕輕揭開被窩，躺在小鳳身邊，剛伸手向胸部摸去，就把小鳳驚醒了，於是就引起了這一場哭鬧。

馮寡婦見油栗子語言粗魯，吵鬧下去，讓別人聽見了，更不好看，就提出一個和解決辦法：

「以後，我們分房睡覺。小鳳住這間睡房，晚上，把房門門好。你我二人，搬到廚房去住。」

這樣解決，對小鳳固然安全，但油栗子和馮寡婦却仍是經常吵鬧。

一天清早，正要上工，只聽到馮寡婦大哭大叫起來：

「壞傢伙，你給老娘塞的甚麼東西，扎死我了，扎死我了……」一邊叫，一邊忙著脫褲子，找盆子，倒水，洗身子。油栗子却在一旁哈哈大笑，大聲說：

「不給老子脫褲子，這一次讓你脫都脫不及！」

原來，油栗子趁馮寡婦起床繫褲帶之機，

把她推倒在床上，一隻手按著她的身子，使她動彈不得，一隻手伸進她的褲襠，把一撮棕毛塞了進去。這棕毛扎得馮寡婦疼痛無比，而且愈搔愈向肉裡扎。只好急忙脫掉褲子用水沖洗。一邊沖洗，一邊嚷道：

「你這壞傢伙，是餵不佳的狗。趁早，咱們離婚。」

油栗子一聽此言，火冒三丈，從枕頭下面拿出一把明晃晃的宰羊刀，啪的一聲，在桌子上拍，大聲叫道：

「老子是殺牛宰羊的。要離，先宰了你這娘兒們再說！」

馮寡婦見油栗子如此兇狠，心想，馮家山這樣偏僻，他要真的動起刀子戳咱娘兒倆幾刀，呼救都呼不應呢。於是，暫時屏聲斂氣，不再說話，急忙去溝外上工。夜裡回來，也不吭聲，逕自搬了被子和女兒關起門來，睡在一起。

半夜時分，油栗子正獨自在廚房裡睡得懵懵懂懂，只聽得遠處山溝裡傳來狗叫聲；再仔細一聽，還有人走路的雜沓聲。他急忙起身就著窗洞向外望去，只見院子裡手電筒亂晃，許多黑影已經把房屋包圍。只聽見隊長馮金生上前敲門，大聲喊道：

「油栗子快起來，咱馮家戶族不要你這個壞蛋。今天晚上，咱就是來給你送行的！」說著，竟已推門而入，十多個人，有的拿著木棒，有的拿著繩索，有的拿著梭標，有的拿著步槍，油栗子急忙用一張桌子頂住廚房門，心想，光棍不吃眼前虧，遂把那殺羊刀別在腰裡，縱身翻上廚房大樑，揭下幾塊瓦片，從房上打將下來；又跳上屋頂，大聲罵道：

「你哈老子也不想蹲這個母猪窩了！」話音未了，油栗子已從屋簷跳到院子中間，手裡

舞著明晃晃的殺羊刀，奪路向山下走去。

原來，這馮家山一帶，都聚居著姓馮的人家，表面上是集體生產，實際上是家族組織。聽了馮寡婦哭訴油栗子如何欺侮她母女二人的種種情節後，遂議決晚上一齊出動，將油栗子擄出馮家山，不許再回來。

### (三)

油栗子回到回民溝後仍然呆不下去，半個月後，他偷偷跑到太平區去做販賣牛羊的生意。油栗子感到很幸運。因為，他剛到流溪河，就買好了兩隻胖嘟嘟的小羊。他一邊沿著河邊的小路，趕著羊兒往回走，一邊盤算著：把這兩隻羊子交給婆婆去餵，到了臘月，剪下一、兩斤羊毛，就可以給婆婆打件毛衣穿了，省得她老人家凍得成天打顫。然後，賣一隻，宰一隻，過個肥碩的新年。

走在前面，只見一個岔路口，他不知道該向那邊走。忽然他看見柳樹蔭下，一個婦女正在河邊洗衣服，就向前問道：

「老鄉，往新坪鎮怎麼走？」  
只見這婦女抬起頭來望了一眼，又低下頭說：

「我也是新來這裡不久，道路還不熟呢！」

油栗子一聽，是四川口音，再一端詳，只見這婦女不過三十歲左右，方正的臉龐上生著一副水靈靈的大眼睛，很有幾分秀氣。只是臉色稍黃一些，顯然是逃荒出來的。油栗子遂把羊子拴在柳樹上，說是需要在河水裡擦一把臉，喝一口水，就和這婦女攀談起來。

原來這婦女名叫馬玉娥，是從二、三百里以外的四川鄉下爬火車出來逃荒的。她家鄉那

裡，原是一望無邊的稻田，是旱澇保收的肥地方。只是這幾年「農業學大寨」，一年一個新套套。先是要強迫農民種矮稻，甚麼廣場矮、珍珠矮，規定要密植插秧，長三寸，寬四寸，一畝田要保證插五萬窩，結果秧苗一發芽，水田裏烏油油一片全是秧草，苗兒見不到陽光，到收割時，只收回了一大堆稻草，不見稻穀。第二年，又一個新套套，要農民搞套種，水田裡套玉米，說是一畝頂兩畝，一季收兩季，既收稻穀，又收玉米，雙豐收。然而，人人皆知，水稻喜水不耐旱，玉米耐旱不喜水，兩樣種在一塊田裡，既旱死了水稻，又泡死了玉米。第三年，又來個新套套，要種雙季稻。要清明時候栽早秧，大暑時候栽第二季。誰知第一季栽得太早秧苗不發芽，第二季栽得太晚，一過秋風，顆粒無收。就這樣折騰來折騰去，三年三個新套套，都是大白板，實驗失敗。然而，農民的公糧却一顆也不能少，管你有吃沒喝，先把公糧繳清再說。就這樣，收割以後，社員只得紛紛出外自謀生路，逃荒要飯。

馬玉娥的丈夫在又餓又病中死去了，她只好獨自來到川陝交界的大坪區，被農民趙禿子收留著。趙禿子已是四十五歲以上的人了，只因過去害過滿頭的禿瘡，把頭髮全害光了，頭上成了一個光蛋蛋。婦女們一提起他就感到齷齪，所以一直沒有娶到親。如今恰好碰上這饑得發慌的川婆子，自然喜之不盡了，於是就收留在家裡，給他做飯、餵豬、洗衣服，只等夏收以後，把戶口轉過來，好正式辦結婚手續。然而，當馬玉娥發現趙禿子晚上脫了帽子以後，是滿頭摸不到一根頭髮的禿子的時候，就整天愁眉苦臉，沒有心思再在這裡呆下去了。這剛好投和了油栗子的主意。油栗子就下決心要把馬玉娥弄到手。於是，他開始自吹自擂起

來了：

「我們新坪鎮，火車嗚嗚叫，汽車突突跑，北上西安，南下成都，睡一覺就到。我們那回民溝，一彎河水一彎田，牛兒羊兒跑滿山。我姊夫是副支部書記兼大隊長。我是生產隊會計，住著三間大瓦房。糧食吃不完，用不盡。而且呀，我們回民家，還有個風俗：疼媳婦不疼閨女。家家都把媳婦留在家裡看門、做飯，讓女兒到田地裏去受風吹雨淋幹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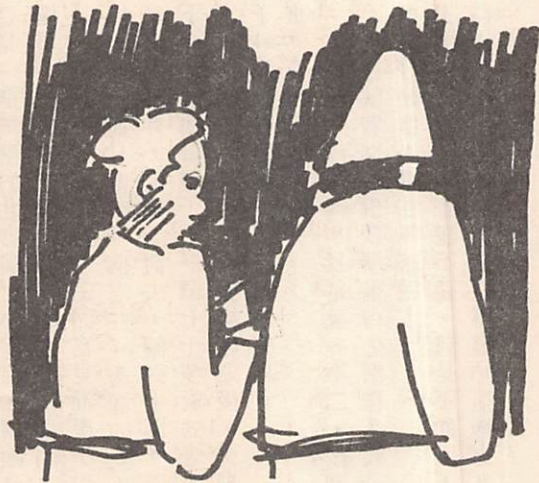
這些話把馬玉娥說得天花亂墜，於是就答應當天晚上趁趙禿子到隊上開會的時候逃出來，跟油栗子一道走。因為，人人都知道，農村裏開會往往都是雞叫會——不開到三更半夜雞兒叫是不會散的。

回民溝的人轟動起來了，在大寨地裡忙著種玉米的人，一邊挖窩窩，一邊攪種子，一邊談論著。大伙兒都說，這一次油栗子可找了個好對象，年齡相當，才貌雙全。有這樣如意的愛人放在屋裏，油栗子就能放心，在家裡好好勞動了。誰知事情却不盡如人所料。

一到家，剛坐下來，馬玉娥就抽抽著哭起來了。原來說的三間大瓦房，如今是一間獨獨的小草房；原來說的吃不完，用不盡，如今一看，屋裡空蕩蕩的，一個冰冷的獨鍋灶，一張舖了一把稻草的竹笆床，房子中間有個鍋口那麼大的地窖，那就是晚上他倆棲息的地方。牆上不見掛有玉米棒子，罈子裡不見有米和麵。北風呼嘯著掠過小屋，再從屋簷下灌進來，使坐在屋裏的人如置身在無遮無蔽的塞野。油栗子的祖母，一個又乾又瘦又矮小的老太婆，坐在灶火前面的小檯上，一邊擰著清鼻涕，一邊撥弄著一堆火灰，試圖從中取得一星半點溫暖。看見油栗子回來了，而且還帶著個女人，她急忙抖擻著站起來讓坐，顛顛巍巍地向他們打招

呼。油栗子則甚麼也顧不得，急忙推門出去，跨過小河，到姊姊家借了幾個雞蛋，兩斤麵條，和一小袋玉米粉，煮了一鍋雞蛋麵條，一家人吃著，喝著，取了點兒暖。

晚上，老祖母一再要油栗子和馬玉娥睡在她的床上，但她又睡在哪裡？那地窖有一人多深，老祖母怎麼下得去？於是，還是油栗子和馬玉娥下地窖睡了。



地窖原是為保存紅薯而挖的，像個罈子形狀。上面一個圓口，下面比較開闊，但也只能供一個人伸開腿來睡，兩個人就只能擠在一起，不能動彈。恰好，油栗子和馬玉娥就把衣服脫掉，兩人臉對臉側著身子睡，有時也換換姿勢，兩人重疊著睡。下面舖著一些稻草，上面蓋上他倆的衣服，倒也親親熱熱，暖暖和和。然而，總不能夜夜睡地窖，天天借糧吃，於是油栗子向馬玉娥說：「我有一個主意，可以讓我們住新房，過好日子……」

原來，當油栗子去大坪區買羊子的時候，在路上遇見幾個從關中來的農民，是來買牛的。其中一人，名叫王開富，悄悄把油栗子叫到一旁說：

「鄉黨，咱不是買牛，咱是想買個高腳驢子。」說完，他望著油栗子的疑惑不解的面孔，又解釋說：

「高腳驢子，就是人。咱那八百里秦川，物產豐富，啥都不缺，就是缺少女人。買高腳驢子，就是買個女人。」

油栗子聽了心中暗自喜歡，這又是發財的機會到了。但他却故作為難地說：

「咱這裡氣候溫暖，水土宜人，大米白麵，豬羊牛肉，樣樣都有，人稱小江南。婦女們都不願出遠門，尤其不願嫁到你們那裡，水土乾燥，吃不到大米……」

王開富見油栗子如此說，急忙說道：

「有些婦女，在家裡呆不住，想換個地方出遠門的，大概也是有的。何況，咱也肯出大價錢呢！」

「你能出到多大價錢？」油栗子探詢著問。

王開富摸摸腦袋，向油栗子說：

「那就要看這女人的年齡、長相嘍！咱今年四十出頭，想找個三十多歲的婦女。如果體氣壯，長相好，進門交四百元，辦了戶口和結婚手續再交四百元，你看如何？」

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兩人議定，以一千元成交，兩次各交五百，並留下了王開富的地址。

如今，油栗子想起王開富的囑託，就對馬玉娥說：

「要想過好日子，白頭到老，永不分開，只有暫時受點委屈，把你送到關中去，把錢弄

到手了，再接你回來。」

馬玉娥乍聽之下，那裡肯依，又哭又罵說：

「人家說你是壞心腸，我看一點也不假。你要把我賣到關中去，我離家更遠了，一輩子也別想回娘家了……」說著，竟倒在油栗子懷裡痛哭起來。

油栗子急忙安慰她說：

「其實我也是捨不得你呀！你在那裡呆上一、半個月，我再把你接回來。到那個時候，咱們不是人、財兩得嗎？」

第二天，油栗子就把馬玉娥送上，兩人一齊爬上了「七一八」次列車向關中去了。

這「七一八」次列車是運木頭、煤塊、牛馬的混合列車，到站以後，一些買不起車票的人，也都爬到木頭、煤塊上面坐下來，車站上也不加干涉，還美其名曰，這是支農列車。於是，趕場的、出外看病的、買豬要牛的、販賣水果的，總之，凡是出外的農民，都來搭這趟車。而搭這趟車，甚麼危險都會發生。有睡覺了，從車皮上摔下來摔死的；有過山洞來不及睡倒，被擡下來輾死的；有見財起意，為搶五分錢，為搶一隻雞而犯了命案的。雖是這樣凶險，搭這趟車的人還是把車皮坐得滿滿的。爲了省下幾元車票錢啊！

油栗子和馬玉娥就選擇了一個裝滿了煤渣的車皮坐下來。油栗子檢來一塊小木板墊在煤堆上，又幫著馬玉娥用手中把頭髮包起來，然後，讓馬玉娥坐在他的懷裡。

一聲汽笛響過，火車急速開動了，劇烈地顛簸著，震動著。油栗子用一隻手牢牢地抓住車廂邊緣的木柵，一隻手緊緊地抱著馬玉娥，讓他在他的懷裡安穩地休息。而他們的身體，也隨著列車的晃動而緊緊地黏合在一起。

列車常常在隧道中穿行。一進隧道，就是一片漆黑，冷冽的塞風在他們的身邊吹過；風裡夾帶著車頭上的煤煙，裹著隨風吹來的煙渣，嗆得他們睜不開眼，打得他們抬不起頭，他們只能緊緊地把頭抱在一起，來熬過這驟然的襲擊。待到出洞以後，兩人互相看看，只見兩人的身上、頭上、臉上完全落上了一層煤灰，只有兩對眼睛在黧黑的面孔中對視著，不覺得又抱頭大笑起來。

王開富家離火車站不遠，半個小時就走到了。這是一個典型的北方農村小庭院。周圍是一圈圍牆，正中有一個帶門樓的大門；進門之後，是一排長三間的瓦房。王開富見油栗子果然如期來到，而且帶著一個端莊、秀麗的女人，不禁喜出望外，忙迎上前去，請到中間堂屋裡坐下，忙讓他母親——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婆燒水、做飯，招待客人。安排好之後，又把油栗子叫到馬廄旁邊，談起這筆交易。

油栗子先開口問道：

「怎麼樣？滿意嗎？我是說一不二，按期交貨。現在就看看你的價款準備得怎麼樣？要是你不要，好幾個人還在等著呢！」

王開富忙說：「誰說不要。只是不知道人家看得上不上咱？住得慣住不慣咱這地方？」

油栗子保證說：「那沒有問題。甚麼情況我都是給她說清楚了，儘管放心好了。只是下一步，我要到四川去辦她的戶口，上上下下都是無錢不開路，無水不行船。不知道你老哥能不能多給我一點盤纏？」

王開富原是個慷慨人，就一口應允，說：「原來說的一千元，兩次付清。現在我見了人，滿心歡喜，再加你一百元盤費，你看如何？」

油栗子在倉促之中，也不想多費口舌，延誤時間，也就點頭稱是，接過六百元現鈔，胡亂吃了一點兒飯，就起身告辭。臨走時，油栗子推說要向馬玉娥叮嚀幾句話，於是，兩人到馬廄旁邊約定了一個月以後如何接馬玉娥脫身。

馬玉娥在王開富家實在是度日如年。她吃不慣這裡的飯，睡不慣這裡的炕，見不慣這裡的人，服不住這裡的水土，總之，她一心想著油栗子，縱然他再窮，她也情願和他在一起過窮日子。她真後悔不該設這個圈套，害得她一個人在這裡受孤獨。

最難耐的自然是晚上。

晚上，王開富很早就把大門關起來，然後點燃一把柴草，把土坑燒得熱呼呼地。他的媽媽睡在土坑的一角，用被子把頭捂得嚴嚴的，表示對坑上其他人的事不聞不問。馬玉娥一向習慣於睡床舖，睡在這土坑上，硬邦邦地，總是睡不著。王開富一熄燈，就悄悄地爬過來，要揭她的被子，同時，不住地在她耳邊囁咕：「你已是咱的人了，現在就缺一張紙證。油栗子把你的戶口一辦來，咱就正式辦結婚證了。……你別那麼死腦筋，挨都不讓咱挨一下……咱爲你，賣了一頭心愛的棗紅馬，這是咱唯一的家當呀……你也是過來人了，又不是黃花閨女，還這樣尊貴……咱可是個童男子啊……你就可憐可憐咱吧，咱四十出頭的人了，還沒有嚐過女人的滋味呢……」

馬玉娥哪裏聽得進去這些話，她一心想著油栗子；盤算著他來接她走的日子。王開富越是糾纏，她越是把被子緊緊地裹在身上，蒙著頭，假裝不會聽到王開富的絮叨。

端午節來到了。王開富爲了誇耀他聘到了一位漂亮的婆姨，就磨了二十斤麵粉，特意到



火車站買了半斤豬肉，準備請親戚朋友們來家吃麵。

這是關中有名的澆水麵，是爲了表示親友之間親密無間而吃的一種麵食。吃的時候，所有的人都圍在煮麵條的大鍋旁邊，每人盛一碗湯麵，吃完以後，每人都把碗裡剩下的湯水倒進煮麵的鍋裡，然後再煮第二鍋，吃完以後，再接再煮第三鍋，第四鍋。

馬玉娥哪裡見過這種吃法？她望著那些男男女女，把吃剩的麵湯和澆水一齊倒進鍋裡，然後又互相吃著各人的澆水，就不由得噁心起來，沒等吃到第二碗，她就急忙跑到院子角落裡嘔吐了。

一個月的時間終於捱過去了。按照預先的約定，油栗子在這月開頭的第二天中午，趁王開富出外上工的時候，在火車站外的中藥舖見面。於是，當天晚上，當王開富又來糾纏的時候，馬玉娥趁勢提出：

「你要怎樣都可以，只是這一晌我的身子不乾淨，明天要去買點藥來吃。」

王開富一聽此言，自是喜出望外，忙說：「要不要我陪你去？」

馬玉娥用手指著王開富的腦袋說：

「傻瓜，就是沒聞過女人的味兒。女人家去看婦女病，還興讓男人家跟著看？你還是上工，多掙點工分要緊！」

於是，第二天中午，馬玉娥拿著王開富給的十元看病抓藥的錢，來到火車站，在中藥舖見到了油栗子，兩人急忙登上北去省城的火車，逃之夭夭了。

油栗子和馬玉娥在省城逛了兩天之後，就搭上「八十一」次特別快車——這是一種只停大站，不停小站的列車，迅速南下，回到了新坪鎮的老家回民溝。

像一對久別的戀人，像一雙新婚的夫婦，油栗子和馬玉娥又回到了他們那一間獨獨的草房裡。老祖母歡喜得急忙站到河岸邊上，喊叫油栗子的姊姊和姊夫，把預先準備好的羊肉、大麵帶過來，爲他倆舉行一個接風宴。三杯熱酒下肚，油栗子不由得心血來潮，向姊夫表白起他的心迹來了。他結結巴巴地說：

「姊夫，您那一頓悶棍打得好，把我打出了回民溝，打上了馮家山，打得我結識了馬玉娥。沒有您那一頓悶棍，就沒有我的今天！」

他姊夫木興文急忙止住說：

「不要胡說了，我打了你，人家都批評我，說我是用軍閥作風來整你這流氓作風呢！」

油栗子接著說：

「不管什麼作風！我油栗子活了三十歲，現在也有了愛人了，也不再打光棍了，也可以生兒育女了，也不愁沒後人了。……你知道，這麼多年，自從紅瓦房裡的翠喜，讓人娶走以後，我的心就碎了，臉就破了，做什麼事也怕羞醜了……反正老子是最貧的貧農，誰能把老子怎麼樣？房子屁股大，家無隔夜糧，老鼠子都跑光。要不是丟不下我的婆婆，我早已不在這人世了。」說到淒慘處，他又不由得嗚咽起來了。他又拉著馬玉娥的手說：

「只要有了你，再狠的悶棍也打不走我了。我哈志有還是有志氣，有能耐的人。再苦幹幾年，我一定要把這草房換成瓦房，把這個家興起來！」

木興文聽了，也非常興奮，他接著說：

「我和你姊姊也商量好了，借給你一些錢湊足六百元，把從關中那個農民手裡拿的錢還給人家，然後再去四川辦戶口，再到公社辦個正式結婚手續。從這以後，你們就可以一心無掛地過日子了。」

一席話，說得大家心裡都很熱火。炎熱的夏天來到了。爲了確保十月國慶節的慶祝活動順利進行，全國要開展一個「一打三反運動」，重點是打擊各種犯罪活動。區上給新坪鎮公社分配了兩個打擊名額。公社孫書記對於油栗子前後後的事情早有所聞，於是就以詐騙和拐帶的罪名，把油栗子定爲兩名之一。

孫書記曾經當過縣公安局的政治協理員，對於辦案這一套非常熟悉。他先派油栗子的姊夫到外地去採購一些東西，以免大隊長木興文徇私情走漏風聲；然後通知公安派出所，連夜把油栗子和馬玉娥抓到火車站的收容站關起來，然後再派人調查材料，落實罪證，以免他倆又逃跑了，打擊名額就會落空。於是，在一個夜晚，當油栗子和馬玉娥剛下到地窖睡覺的時候，一名持短槍的警察和兩名揹長槍的民兵敲開了他家的門，把他倆帶走了。

#### (四)

嗚，嗚！下行的八十一次快車進站又出站了。油栗子被這南下列車的汽笛吵醒了。他張開惺忪的雙眼，才看到膀子上、脊背上、小腿肚子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又黑又大的蚊子，在那裡吮吸著他的血液。他急忙用手使勁地拍打著，直打得兩手都粘滿了蚊子的屍體和自己的血漿，這時候，他才定睛去看窗外。透過那用嚴密的鐵條釘得很牢靠的窗格，他看見八月的陽光又射進了被高牆隔開的小院落。他想，今天大概又是個毒太陽烤死人的大熱天。

油栗子計算著，在這裡已經被關了七天了。這倒霉的收容站，既不是正經八百的監獄，也不是過堂問罪的看守所，而是一個關押從火

車上、汽車上抓來的流竄人口的地方。其中有掏包包的扒手，有跑江湖的遊醫，有跑單幫的販子，有逃飢荒的災民，有被通緝的逃犯，有出外買豬、買牲口的農民。這些人，或者因為在車上竊竊，或者因為無票乘車，或者因為衣衫襤褸，或者因為向人乞食，就被乘警抓下車來扭送到車站對門的收容站來，然後由收容站問明家庭地址，派人押送回去。

走進收容站的大門，就是一個長方形的天井院子。靠南一排，有五、六個小房間，那是工作人員審訊流竄犯的地方。靠角落裡那一間是廚房，是給流竄犯煮食的地方。靠西頭是大院子裡的小院子，那裡有一道很結實的鐵門，鐵門裡修了一大一小兩間房子，房子裡只有用水泥覆蓋著的光達達的地面，和用鐵條釘牢的窗子，此外什麼也沒有。流竄犯被投進這房間以後，任你站也好，坐也好，臥也好，悉聽尊便。有時候，抓進來的人多了，大房間裡也能關上二、三十個男犯；小房間裡則比較冷清，往往只有一、兩個女犯。

油栗子首先想到的，是關在隔壁房裡的馬玉娥。此時，在他手裡的，只有她給他的兩件信物，一件是一條被揉成一團的白手帕，那上面有馬玉娥繡上的一朵紅紅的刺梅花；另一件是一個小圓鏡，背面嵌著他倆在省城合照的半身像。他用這手帕擦了擦手上和腿上的血污，又用鏡子照了照自己那又黑又瘦的臉龐。接著，他又仔細地端詳著鏡子背面的照片。馬玉娥正用那一雙大而亮的眼睛，歡喜地盯著他呢！然而，他無法和她說話。他用手敲了敲橫在兩間房中間的那堵牆壁，然而，這牆是很厚實的磚牆，敲在上面，根本不可能聽到任何回響。他只好低下頭來，盼望著開早飯的時光。因為，每到開飯的時候，他就會看到馬玉娥從廚房

裡擔來兩桶稠稀飯，用鐵勺給排成隊的流竄犯把飯盛進碗裡——她在廚房裡做幫廚呢。而每一次輪到給油栗子盛飯的時候，她總是把臉朝著另一邊，連看也不敢看他一眼，這使油栗子非常氣憤，就輕輕地然而狠狠地她的耳邊罵上一、兩句：

「賤貨！又去勾引別的男人了！小心老子宰了你！」

然而，在內心裡，油栗子對馬玉娥只有溫存和愛憐。因為他知道，在他這一生中，只有馬玉娥給了他真正的愛，使他第一次嚐到了愛的溫馨和甘美；使他的心裡，又燃起了對生活的希望的火花。然而，如今，這一切還剛剛開始，又全完了，這陰森的鐵窗又把他關進了痛苦的深淵。這後半生又將怎樣渡過？八十多歲的婆婆又將怎樣生活？他所摯愛的玉娥又將有怎樣的遭遇？這些問題，都使他煩躁不已。

中午時分，一個混濁的聲音在院子裡吼叫著：

「哈志有！」緊接著，鐵門上響起了開鎖的聲音。

他知道，正式逮捕他的時間到了。他急忙站起來，緊緊紮了一下褲腰帶，走出了鐵門。待他站定之後，一名警察用鐵鎚鎖住了他的雙手，然後，搜了他的口袋。口袋裡空空的，只有馬玉娥送給他的那兩件信物：一塊揉作一團的發了黃的繡著小紅花的白手帕，一個嵌著他倆照片的小圓鏡。警察用手指尖夾著這兩樣東西抖了抖，似乎是嫌這兩樣東西弄髒了他的手。旁邊的人，發出輕蔑、嘲弄的笑聲。他們可能是嘲笑他窮得非常徹底，也可能是嘲笑他這信物卑微得不值一顧；也可能是兼而有之，嘲笑他在這樣貧困的境況中還這樣珍惜這一份卑微的愛情。

他被帶回家去實行再一次的搜查。在這個矮小的草房裡，用不著細心的搜尋，一切都是空的：空的鍋，空的床，空的地窖，空的破衣箱，空的小米罈，空的小油瓶，空的小鹽罐。只有水缸裡裝了半缸水，煤油燈裡點剩了半燈油。警察應付差使似地把這間屋子掃視了一周，在一覽無遺之後，下意識地把煤油燈挪動了一下，也算是搜查。無意中却發現現在煤油燈下壓著一張郵局匯款收據，上面寫著六百元，收款人王開富等字樣。他不屑地把這條扔在了地上。

在回民溝的大隊會議室裡，召開了群眾批鬥大會，宣佈正式逮捕。這時候，只見警察將原來銬在油栗子手上的手銬取掉，從身上掏出一根細細的線繩，將他的雙臂向後拉去，用繩子纏住，然後，將手臂向上彎曲，用力向上提起，纏了個「鴨子鬼水」。油栗子早已知道，這是受法人所受的第一道刑罰。許多人被這向上一縛，纏得叫娘叫老子；有的就為了逃避這一繩子，甚至上吊自殺。油栗子對這一手，思想上早有準備，在警察用勁向上一纏的時候，他也聚足了渾身的力氣，鼓勁一兜，那繩子竟翻作兩截了。於是，他只得又被銬上手銬帶走了。

警察拿著馬玉娥送給油栗子的兩件信物——一個花手帕，一個小圓鏡作為這個罪犯的僅有的罪證，緊跟在後面押送著。

在路的拐角處的小土坡上，一個八十多歲的瘦削的老太婆，顛巍巍地站在那裡，等候著油栗子從她的面前走過。她長久地目送著他的背影遠去，直到消失。她心裡明白，這輩子恐怕是再也見不到她的孫子了。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二日

於舊金山

## 徵文啓事

# 捐款獎勵優秀作品

我是華盛頓地區的一名僑商，一直嚮往祖國走上繁榮富強的康莊大道。最近，我訪問了闊別多年的大陸故鄉。我深感到，維系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和精神支柱已經崩潰，急需樹立新的信仰和價值觀念。在此情況下，中國之春傳播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和多元的觀點，可謂正逢其時。

為表示我對民主運動的支持，我再捐助貳千美元，掀起中國之春月刊新的徵文活動，獎勵自第四十三期至四十六期上的優秀文章，以鼓勵投稿，提高中國之春的質量。獎金為：一等獎——壹千美元；二等獎——陸百美元；三等獎——肆百美元（編輯部另付正常稿酬）。要求：文字內容與中國民主之前途有關，體裁不限，但力求有新的創意，徵文截稿為一九八七年二月一日。

美國華盛頓僑商 廿次 奔

一九八六年九月廿五日

## 有獎徵集大陸留學生新通訊錄

自九月起，新學期開始了。各校迎來了新出國的同學，並將編輯新的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通訊錄。本刊特有獎徵集這些新通訊錄，以利於與各校留學生們的交流。如有可能，本刊將嘗試編纂全美、全日、全歐、全澳中國大陸同學總通訊錄。

▲凡寄本校全套的新通訊錄者，本刊贈寄過去十二期中國之春，並將贈閱中春二年；

▲提供不了全套通訊錄也無妨，凡提供十名以上大陸留學生通訊處者（寫出姓名和院系

），獲贈未來一年及過去六期中春；五名以上者，獲贈閱中春一年。

感謝您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援！

# 中國要民主！要法治！要自由！要人權！

## 中國民聯及中國之春簡介

- 中國之春是中國大陸留學生於 1982年 11月創辦的第一份民主運動刊物。
- 中國之春是北京西單民主牆和北京之春民主運動的延續和發展。
- 中國民聯是 1983年底，在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基礎上組建的海內外聯合運作的民主團體。其主體為中國大陸留學生。
- 中國民聯成立後，中國之春為其主辦刊物。
- 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的宗旨是變革中國專制制度，爭取中國大陸的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權。
- 中國民聯遍於海內外，遍於全世界，獲得了廣大留學生和海內外同胞的同情和支持。在國內，中國民聯已在各大城市建立了支部或聯絡網點；在海外，聯絡站遍於五大洲。

中國向民主制度轉變的大變革時代已經來臨！  
歡迎您參加到這一歷史洪流中來！

民主 ■ 法治 ■ 自由 ■ 人權 ■ 多元

■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 通訊處：(美洲) P. O. BOX 4873, NEW YORK, N. Y. 10185, USA  
(香港) 香港九龍旺角郵政信箱 79047 號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ATIE  
B. P. 84, 75623 PARIS CEDEX 13, FRANCE  
(澳洲) G. P. O. BOX 376F, MELBOURNE (3001) AUSTRALIA

■ 電 話：(美洲) (718) 429-6777 ; (718) 507-6442 (香港) 3-322375

■ 零售價：(美) 2.00 美元 (加) 2.50 加幣 (港) 6.00 港幣

≡ SECOND CLASS ≡  
≡ POSTAGE PAID ≡  
≡ FLUSHING N.Y. ≡  
≡ ISSN 0735-8237 ≡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